

## 卷第一

### 帝纪第一 序纪

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，或内列诸华，或外分荒服。昌意少子，受封北土，国有大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其后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。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纪契而已。世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纪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，北俗谓土为托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。其裔始均，入仕尧世，逐女魃于弱水之北，民赖其勤，帝舜嘉之，命为田祖。爰历三代，以及秦汉，獯鬻、猃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属，累代残暴，作害中州，而始均之裔，不交南夏，是以载籍无闻焉。积六十七世，至成皇帝讳毛立，聪明武略，远近所推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威振北方，莫不率服。崩。

节皇帝讳贷立，崩。

庄皇帝讳观立，崩。

明皇帝讳楼立，崩。

安皇帝讳越立，崩。

宣皇帝讳推寅立。南迁大泽，方千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。谋更南徙，未行而崩。

景皇帝讳利立，崩。

元皇帝讳侯立，崩。

和皇帝讳肆立，崩。

定皇帝讳机立，崩。

僖皇帝讳盖立，崩。

威皇帝讳佷立，崩。

献皇帝讳邻立。时有神人言于国曰：“此土荒遐，未足以建都邑，宜复徙居。”帝时年衰老，乃以位授子。

圣武皇帝讳诘汾。献帝命南移，山谷高深，九难八阻，于是欲止。有神兽，其形似马，其声类牛，先行导引，历年乃出。始居匈奴之故地。其迁徙策略，多出宣、献二帝，故人并号曰“推寅”，盖俗云“钻研”之义。初，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，欵见辘辘自天而下。既至，见美妇人，侍卫甚盛。帝异而问之，对曰：“我天女也，受命相偶。”遂同寝宿。旦，请还，曰：“明年周时，复会此处。”言终而别，去如风雨。及期，帝至先所田处，果复相见。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：“此君之子也，善养视之。子孙相承，当世为帝王。”语讫而去。子即始祖也。故时人谚曰：“诘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。”帝崩。

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。生而英睿。

元年，岁在庚子。先是，西部内侵，国民离散，依于没鹿回部大人寔宾。始祖有雄杰之度，时人莫测。后与寔宾攻西部，军败，失马步走。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。寔宾归，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，当加重赏，始祖隐而不言。久之，寔宾乃知，大惊，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。始祖不受，乃进其爱女。寔宾犹思报恩，固问所欲。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，寔宾乃敬从。积十数岁，德化大洽，诸旧部民，咸来归附。

二十九年，寔宾临终，戒其二子，使谨奉始祖。其子不从，乃阴谋为逆。始祖召杀之，尽并其众，诸部大人，悉皆款服，

控弦上马二十余万。

三十九年，迁于定襄之盛乐。夏四月，祭天，诸部君长皆来助祭，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，于是征而戮之，远近肃然，莫不震慑。始祖乃告诸大人曰：“我历观前世匈奴、蹋顿之徒，苟贪财利，抄掠边民，虽有所得，而其死伤不足相补，更招寇讎，百姓涂炭，非长计也。”于是与魏和亲。四十二年，遣子文帝如魏，且观风土。魏景元二年也。

文皇帝讳沙漠汗，以国太子留洛阳，为魏宾之冠。聘问交市，往来不绝。魏人奉遗金帛缯絮，岁以万计。始祖与邻国交接，笃信推诚，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，宽恕任真，而遐迩归仰。魏晋禅代，和好仍密。始祖春秋已迈，帝以父老求归，晋武帝具礼护送。

四十八年，帝至自晋。

五十六年，帝复如晋；其年冬，还国。晋遗帝锦、罽、缯、彩、绵、绢诸物，咸出丰厚，车牛百乘。行达并州，晋征北将军卫瓘，以帝为人雄异，恐为后患，乃密启晋帝，请留不遣。晋帝难于失信，不许。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，令致间隙，使相危害。晋帝从之，遂留帝。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，皆受瓘货。

五十八年，方遣帝。始祖闻帝归，大悦，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。酒酣，帝仰视飞鸟，谓诸大人曰：“我为汝曹取之。

“援弹飞丸，应弦而落。时国俗无弹，众咸大惊，乃相谓曰：“太子风采被服，同于南夏，兼奇术绝世，若继国统，变易旧俗，吾等必不得志，不若在国诸子，习本淳朴。”咸以为然。且离间素行，乃谋危害，并先驰还。始祖问曰：“我子既历他国，进德何如？”皆对曰：“太子才艺非常，引空弓而落飞鸟，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，乱国害民之兆，惟愿察之。”自帝在晋

之后，诸子受宠日进，始祖年逾期颐，颇有所惑，闻诸大人之语，意乃有疑。因曰：“不可容者，便当除之。”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，矫害帝。既而，始祖甚悔之。帝身长八尺，英姿瑰伟，在晋之日，朝士英俊多与亲善，雅为人物归仰。后乃追谥焉。

其年，始祖不豫。乌丸王库贤，亲近任势，先受卫瓘之货，故欲沮动诸部，因在庭中砺钺斧。诸大人问欲何为，答曰：“上恨汝曹谗杀太子，今欲尽收诸大人长子杀之。”大人皆信，各各散走。始祖寻崩。凡纁国五十八年，年一百四岁。太祖即位，尊为始祖。

章皇帝讳悉鹿立，始祖之子也。诸部离叛，国内纷扰。纁国九年而崩。

平皇帝讳绰立，章帝之少弟也。雄武有智略，威德复举。七年，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，更立莫槐弟普拔为大人。帝以女妻拔子丘不勤。帝纁国七年而崩。

思皇帝讳弗立，文帝之少子也。聪哲有大度，为诸父兄所重。政崇宽简，百姓怀服。纁国一年而崩。

昭皇帝讳禄官立，始祖之子也。分国为三部：帝自以一部居东，在上谷北，濡源之西，东接宇文部；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一部，居代郡之参合陂北；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，居定襄之盛乐故城。自始祖以来，与晋和好，百姓义安，财畜富实，控弦骑士四十余万。是岁，穆帝始出并州，迁杂胡北徙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。又西渡河击匈奴、乌桓诸部。自杏城以北八十里，迄长城原，夹道立碣，与晋分界。

二年，葬文帝及皇后封氏。初，思帝欲改葬，未果而崩。至是，述成前意焉。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，河间王司马颺遣司马靳利，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，并来会葬。

远近赴者二十万人。

三年，桓帝度漠北巡，因西略诸国。

四年，东部未耐娄大人倍斤入居辽东。

五年，宇文莫廆之子逊昵延朝贡。帝嘉其诚款，以长女妻焉。

七年，桓帝至自西略，诸降附者二十余国，凡积五岁，今始东还。

十年，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鄴。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，自号汉王。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。桓帝率十余万骑，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，大破渊众于西河、上党。会惠帝还洛，腾乃辞师。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。乃使辅相卫雄、段繁，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，树碑以记行焉。

十一年，刘渊攻司马腾，腾复乞师。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，斩渊将纂母豚。渊南走蒲子。晋假桓帝大单于，金印紫绶。

是岁，桓帝崩。帝英杰魁岸，马不能胜。常乘安车，驾大牛，牛角容一石。帝曾中蛊，呕吐之地仍生榆木。参合陂土无榆树，故世人异之，至今传记。帝统部凡十一年。后定襄侯卫操，树碑于大邗城，以颂功德。子普根代立。

十二年，賸人李雄僭帝号于蜀，自称大成。

十三年，昭帝崩。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。是岁，羯胡石勒与晋马牧帅汲桑反。

穆皇帝天姿英特，勇略过人，昭帝崩后，遂总摄三部，以为一统。

元年，刘渊僭帝号，自称大汉。

三年，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，以子遵为质。帝嘉其意，厚报馈之。白部大人叛入西河，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，攻琨新兴、雁门二郡。琨来乞师，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，

助琨击之，大破白部；次攻刘虎，屠其营落。虎收其余烬，西走度河，窜居朔方。晋怀帝进帝大单于，封代公。帝以封邑去国悬远，民不相接，乃从琨求句注、陁北之地。琨自以托附，闻之大喜，乃徙马邑、阴馆、楼烦、繁峙、崞五县之民于陁南，更立城邑，尽献其地，东接代郡，西连西河、朔方，方数百里。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。刘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，帝遣步骑二万助之。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辞以洛中饥馑，师乃还。是年，刘渊死，子聪僭立。

四年，刘琨牙门将邢延据新兴叛，招引刘聪。帝遣军讨之，聪退走。

五年，刘琨遣使乞师以讨刘聪、石勒。帝以琨忠义，矜而许之。会聪遣其子粲袭晋阳，害琨父母而据其城，琨来告难，帝大怒，遣长子六脩、桓帝子普根，及卫雄、范班、姬澹等为前锋，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。粲惧，焚辎重，突围遁走。纵骑追之，斩其将刘儒、刘丰、简令、张平、邢延，伏尸数百里。琨来拜谢，帝以礼待之。琨固请进军，帝曰：“吾不早来，致卿父母见害，诚以相愧。今卿已复州境，然吾远来，士马疲弊，且待终举。贼奚可尽乎？”馈琨马牛羊各千余，车令百乘，又留劲锐戍之而还。是年，晋雍州刺史贾疋、京兆太守阎鼎，以晋怀帝为刘聪所执，共立怀帝兄子秦王业为太子，于长安称行台。帝复戒严，与琨更克大举。命琨自列晋行台，部分诸军，帝将遣十万骑从西河鉴谷南出，晋军从蒲坂东度，会于平阳，就食聪粟，迎复晋帝。事不果行。

六年，城盛乐以为北都，修故平城以为南都。帝登平城西山，观望地势，乃更南百里，于堽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，晋人谓之小平城，使长子六脩镇之，统领南部。

七年，帝复与刘琨约期，会于平阳。会石勒擒王浚，国有

匈奴杂胡万余家，多勒种类，闻勒破幽州，乃谋为乱，欲以应勒，发觉，伏诛。讨聪之计，于是中止。

八年，晋愍帝进帝为代王，置官属，食代、常山二郡。帝忿聪、勒之乱，志欲平之。先是，国俗宽简，民未知禁。至是，明刑峻法，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。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。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，人问：“何之？”答曰：“当往就诛。”其威严伏物，皆此类也。

九年，帝召六修，六修不至。帝怒，讨之，失利，乃微服民间，遂崩。普根先守外境，闻难来赴，攻六修，灭之。卫雄、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，随刘遵南奔并州。普根立月余而薨。普根子始生，桓帝后立之。其冬，普根子又薨。是年，李雄遣使朝贡。

平文皇帝讳郁律立，思帝之子也。姿质雄壮，甚有威略。

元年，岁在丁丑。

二年，刘虎据朔方，来侵西部。帝逆击，大破之。虎单骑迸走。其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，帝以女妻之。西兼乌孙故地，东吞勿吉以西，控弦上马将有百万。刘聪死，子粲僭立，为其将靳准所杀。渊族子曜僭立。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，顾谓大臣曰：“今中原无主，天其资我乎？”刘曜遣使请和，帝不纳。是年，司马睿僭称大位于江南。

三年，石勒自称赵王，遣使乞和，请为兄弟。帝斩其使以绝之。

四年，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使朝贡。

五年，僭晋司马睿遣使韩暢加崇爵服，帝绝之。治兵讲武，有平南夏之意。桓帝后以帝得众心，恐不利于己子，害帝，遂崩，大人死者数十人。天兴初，尊曰太祖。

惠皇帝讳贺傉立，桓帝之中子也。以五年为元年。未亲政

事，太后临朝，遣使与石勒通和，时人谓之女国使。

二年，司马睿死，子绍僭立。

四年，帝始临朝。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，乃筑城于东木根山，徙都之。是年，张茂死，兄寔子骏立，遣使朝贡。

五年，帝崩。是年，司马绍死，子衍僭立。

炆皇帝讳纥那立，惠帝之弟也。以五年为元年。

三年，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，帝御之于句注陁北，不利，迁于大宁。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。帝遣使求之，贺兰部帅蔼头，拥护不遣。帝怒，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。宇文众败，帝还大宁。

四年，石勒擒刘曜。

五年，帝出居于宇文部。贺兰及诸部大人，共立烈帝。

烈皇帝讳翳槐立，平文之长子也。以五年为元年。石勒遣使求和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，从者五千余家。

二年，石勒僭立，自称大赵王。

五年，勒死，子大雅僭立。慕容廆死，子元真代立。

六年，石虎废大雅，僭立。李雄死，兄子班立。雄子期，杀班自立。

七年，蔼头不修臣职，召而戮之，国人复贰。炆帝自宇文部还入，诸部大人复奉之。

炆皇帝复立，以七年为后元年。烈帝出居于鄴，石虎奉第宅、伎妾、奴婢、什物。

三年，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。国人六千余落叛炆帝，炆帝出居于慕容部。

烈皇帝复立，以三年为后元年。城新盛乐城，在故城东南十里。一年而崩。

昭成皇帝讳什翼犍立，平文之次子也。生而奇伟，宽仁大

度，喜怒不形于色。身長八尺，隆准龙顏，立发委地，卧则乳垂至席。烈帝临崩顾命曰：“必迎立什翼犍，社稷可安。”烈帝崩，帝弟孤乃自诣鄴奉迎，与帝俱还。事在《孤传》。十一月，帝即位于繁峙之北，时年十九，称建国元年。是岁，李雄从弟寿杀期僭立，自号曰汉。

二年春，始置百官，分掌众职。东自濊貊，西及破洛那，莫不款附。夏五月，朝诸大人于参合陂，议欲定都于垒源川，连日不决，乃从太后计而止。语在《皇后传》。娉慕容元真妹为皇后。

三年春，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。

四年秋九月，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。皇后慕容氏崩。冬十月，刘虎寇西境。帝遣军逆讨，大破之，虎仅以身免。虎死，子务桓立，始来归顺，帝以女妻之。十二月，慕容元真遣使朝贡，并荐其宗女。

五年夏五月，幸参合陂。秋七月七日，诸部毕集，设坛埽，讲武驰射，因以为常。八月，还云中。是年秋，司马衍死，弟岳僭立。

六年秋八月，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。是年，李寿死，子势僭立，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二月，遣大人长孙秩迎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于境。夏六月，皇后至自和龙。秋七月，慕容元真遣使奉聘，求交婚。帝许之。九月，以烈帝女妻之。其年，司马岳死，子聃僭立。

八年，慕容元真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张骏私署假凉王。

九年，石虎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张骏死，子重华代立。

十年，遣使诣鄴观衅。是年，司马聃擒李势。张重华遣使朝贡。

十一年，慕容元真死，子俊代立。

十二年，西巡，至河而还。是年，石虎死，子世立。世兄遵，杀世自立。尊兄鉴，杀遵自立。

十三年，魏郡人冉闵，杀石鉴僭立。

十四年，帝曰：“石胡衰灭，冉闵肆祸，中州纷梗，莫有匡救，吾将亲率六军，廓定四海。”乃敕诸部，各率所统，以俟大期。诸大人谏曰：“今中州大乱，诚宜进取，如闻豪强并起，不可一举而定，若或留连，经历岁稔，恐无永逸之利，或有亏损之忧。”帝乃止。是岁，苻健僭称大位，自号大秦。

十五年，慕容俊灭冉闵，僭尊号。

十六年，慕容俊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张重华死，子曜灵立。重华庶兄祚杀曜灵而自立，称凉公。

十七年，遣使于慕容俊。张祚复称凉王，置百官，遣使朝贡。

十八年，太后王氏崩。是年，苻健死，子生僭立。羌姚襄自称大将军、大单于。张瓘、宋混杀张祚，立重华少子玄靖，称凉王。

十九年春正月，刘务桓死，其弟闾头立，潜谋反叛。二月，帝西巡，因而临河，使人招喻，闾头从命。冬，慕容俊来请婚，许之。

二十年夏五月，慕容俊奉纳礼币。是年，苻坚杀苻生而僭立。姚襄为苻眉所杀。

二十一年，闾头部民多叛，惧而东走。渡河，半济而冰陷，后众尽归闾头兄子悉勿祈。初，闾头之叛，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，尽遣归，欲其自相猜离。至是，悉勿祈夺其众。闾头穷而归命，帝待之如初。

二十二年春，帝东巡，至于桑乾川。三月，慕容俊遣使朝贡。夏四月，帝还云中。悉勿祈死，弟卫辰立。秋八月，卫辰

遣子朝贡。

二十三年夏六月，皇后慕容氏崩。秋七月，卫辰来会葬，因而求婚，许之。是岁，慕容俊死，子暉立，遣使致赙。

二十四年春，卫辰遣使朝聘。是年，司马聃死，衍子千龄僭立。

二十五年，帝南巡，至君子津。冬十月，行幸代。十一月，慕容暉荐女备后宫。

二十六年冬十月，帝讨高车，大破之，获万口，马牛羊百余万头。是年，张重华弟天锡杀玄靖而自立。

二十七年春，车驾还云中。冬十一月，讨没歌部，破之，获牛马羊数百万头。

二十八年春正月，卫辰谋反，东渡河。帝讨之，卫辰惧而遁走。冬十二月，苻坚遣使朝贡。是岁，司马千龄死，弟奔僭立。

二十九年夏五月，遣燕凤使苻坚。

三十年冬十月，帝征卫辰。时河冰未成，帝乃以苇絙约渐，俄然冰合，犹未能坚，乃散苇于上，冰草相结，如浮桥焉。众军利涉，出其不意，卫辰与宗族西走，收其部落而还，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。

三十一年春，帝至自西伐，班赏各有差。

三十二年正月，帝南幸君子津。冬十月，幸代。

三十三年冬十一月，征高车，大破之。是年，苻坚擒慕容暉。三十四年春，长孙斤谋反，伏诛。斤之反也，拔刃向御座，太子献明皇帝讳寔格之，伤胁。夏五月，薨，后追谥焉。秋七月，皇孙珪生，大赦。是年，司马奔臣桓温，废奔为海西公，立睿子昱。

三十五年，司马昱死，子昌明僭立。

三十六年夏五月，遣燕凤使苻坚。

三十七年，帝征卫辰，卫辰南走。

三十八年，卫辰求援于苻坚。

三十九年，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、张蚝、邓羌等诸道来寇，侵逼南境。冬十一月，白部、独孤部御之，败绩。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。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，王师不利。帝时不豫，群臣莫可任者，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。高车杂种尽叛，四面寇钞，不得刍牧。复度漠南。坚军稍退，乃还。十二月，至云中，旬有二日，帝崩，时年五十七。太祖即位，尊曰高祖。

帝雅性宽厚，智勇仁恕。时国中少缯帛，代人许谦盗绢二匹。守者以告，帝匿之，谓燕凤曰：“吾不忍视谦之面，卿勿泄言。谦或惭而自杀，为财辱士，非也。”帝尝击西部叛贼，流矢中目。贼破之后，诸大臣执射者，各持锥刀欲屠割之。帝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何罪也。”乃释之。

是岁，苻坚灭张天锡。

史臣曰：帝王之兴也，必有积德累功博利，道协幽显，方契神祇之心。有魏奄迹幽方，世居君长，淳化育民，与时无竞。神元生自天女，桓、穆勤于晋室。灵心人事，夫岂徒然？昭成以雄杰之姿，包君子之量，征伐四克，威被荒遐，乃立号改都，恢隆大业。终于百六十载，光宅区中。其原固有由矣。

## 帝纪第二

### 太祖纪

太祖道武皇帝，讳珪，昭成皇帝之嫡孙，献明皇帝之子也。母曰献明贺皇后。初因迁徙，游于云泽，既而寢息，梦日出室内，寤而见光自牖属天，欵然有感。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，生太祖于参合陂北，其夜复有光明。昭成大悦，群臣称庆，大赦，告于祖宗。保者以帝体重倍于常儿，窃独奇怪。明年有榆生于埋胞之坎，后遂成林。弱而能言，目有光曜，广颡大耳，众咸异之。年六岁，昭成崩。苻坚遣将内侮，将迁帝于长安，既而获免。语在《燕凤传》。坚军既还，国众离散。坚使刘库仁、刘卫辰分摄国事。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，尽将故民南依库仁，帝于是转幸独孤部。

元年，葬昭成皇帝于金陵，营梓宫，木柿尽生成林。帝虽冲幼，而嶷然不群。库仁常谓其子曰：帝有高天下之志，兴复洪业，光扬祖宗者，必此主也。

七年，冬十月，苻坚败于淮南。是月，慕容文等杀库仁，库会弟眷摄国部。

八年，慕容暉弟冲僭立。姚萇自称大单于、万年秦王。慕容垂僭称燕王。

九年，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，乃将谋逆。商人王霸知之，履帝足于众中，帝乃驰还。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，为显谋

主，尽知其计，密使部人穆崇驰告。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、元他等。秋八月，乃幸贺兰部。其日，显果使人求帝，不及。语在《献明太后传》。是岁，鲜卑乞伏国仁私署大单于。苻坚为姚萇所杀，子丕僭立。

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，帝即代王位，郊天，建元，大会于牛川。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，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。班爵叙勋，各有差。二月，幸定襄之盛乐。息众课农。三月，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，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。

夏四月，改称魏王。五月，车驾东幸陵石。护佛侯部帅侯辰、乙弗部帅代题叛走。诸将追之，帝曰：“侯辰等世修职役，虽有小愆，宜且忍之。当今草创，人情未一，愚近者固应越越，不足追也。”

秋七月己酉，车驾还盛乐。代题复以部落来降，旬有数日，亡奔刘显。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。是月，刘显弟肺泥率骑掠奴真部落，既而率以来降。初，帝叔父窟咄为苻坚徙于长安，因随慕容永，永以为新兴太守。八月，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，以兵随之，来逼南境。于是诸部骚动，人心顾望。帝左右于桓等，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。事泄，诛造谋者五人，余悉不问。帝虑内难，乃北逾阴山，幸贺兰部，阻山为固。遣行人安同、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。垂遣使朝贡，并令其子贺麟帅步骑以随同等。

冬十月，贺麟军未至而寇已前逼，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人及诸乌丸亡奔卫辰。帝自弩山迁幸牛川，屯于延水南，出代谷，会贺麟于高柳，大破窟咄。窟咄奔卫辰，卫辰杀之，帝悉收其众。十二月，慕容垂遣使朝贡，奉帝西单于印绶，封上谷王。帝不纳。是岁，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，自号大燕。苻丕死，苻登自立于陇东。姚萇称皇帝于长安，自号大秦。慕

容冲为部下所杀。慕容永僭立。

二年春正月，班赐功臣长孙嵩等七十三人各有差。二月，帝幸宁川。夏五月，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，垂使子贺麟率众来会。六月，帝亲征刘显于马邑南，追至弥泽，大破之，显南奔慕容永，尽收其部落。秋八月，帝至自伐显。

冬十月癸卯，幸濡源，遣外朝大人王建使于慕容垂。十一月，遂幸赤城。十有二月，巡松漠。还幸牛川。

三年春二月，帝东巡。

夏四月，幸东赤城。五月癸亥，北征库莫奚。六月，大破之，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，渡弱落水。班赏将士各有差。

秋七月庚申，库莫部帅鸠集遗散，夜犯行宫。纵骑扑讨，尽杀之。其月，帝还赤城。八月使九原公元仪使于慕容垂。冬十一月，慕容垂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辛卯，车驾西征。至女水，讨解如部。大破之，获男女杂畜十数万。是岁，乞伏国仁死，弟乾归立，私署河南王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袭高车诸部落，大破之。二月癸巳，至女水，讨叱突邻部，大破之。戊戌，贺染干兄弟率诸部来救，与大军相遇，逆击走之。

夏四月，行还赤城。五月，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。

冬十月，垂遣使朝贡。是岁，氐吕光自称三河王，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三月甲申，帝西征。次鹿浑海，袭高车袁纥部，大破之，虏获生口、马牛羊二十余万。慕容垂遣子贺麟率众来会。

夏四月丙寅，行幸意辛山，与贺麟讨贺兰、纥突邻、纥奚诸部落，大破之。六月，还幸牛川。卫辰遣子直力鞬寇贺兰部，围之。贺讷等请降，告困。秋七月丙子，帝引兵救之，至羊山，直力鞬退走。

八月，还幸牛川。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。九月壬申，讨叱奴部于囊曲河，大破之。

冬十月，迁云中，讨高车豆陈部于狼山，破之。十有一月，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。十有二月，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。帝还次白漠。

六年春二月，幸纽垵川。三月，遣九原公元仪、陈留公元虔等西讨黜弗部，大破之。

夏四月，祠天。六月，慕容贺麟破贺讷于赤城。帝引兵救之，麟退走。

秋七月壬申，讲武于牛川。行，还纽垵川。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，帝绝之。乃遣使于慕容永，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。其月，卫辰遣子直力鞬出柁杨塞，侵及黑城。九月，帝袭五原，屠之。收其积谷，还纽垵川。于柁杨塞北，树碑记功。

冬十月戊戌，北征蠕蠕。追之，及于大磧南床山下，大破之。班赐从臣各有差。其东西二部主匹候跋及缁纥提，斩别帅屋击于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十有一月戊辰，还幸纽垵川。戊寅，卫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。己卯，车驾出讨。壬午，大破直力鞬军于铁歧山南，获其器械辎重。牛羊二十余万。戊子，自五原金津南渡河。辛卯，次其所居悦跋城，卫辰父子奔遁。壬辰，诏诸将追之，擒直力鞬。十有二月，获卫辰尸，斩以徇，遂灭之。语在《卫辰传》。卫辰少子屈丐，亡奔薛干部。车驾次于盐池。自河已南，诸部悉平。簿其珍宝畜产，名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四百余万头。班赐大臣各有差。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，尽杀之。山胡酋大幡颓、业易于等率三千余家降附，出居于马邑。是岁，起河南宫。

七年春正月，幸木根山，遂次黑盐池。飨宴群臣，覲诸国

贡使。北之美水。三月甲子，宴群臣于水滨，还幸河南宫。西部泣黎大人茂鲜叛走，遣南部大人长孙嵩追讨，大破之。夏五月，班赐诸官马牛羊各有差。秋八月，行幸漠南，仍筑巡台。冬十有二月，慕容永遣使朝贡。是岁，皇子嗣生。

八年春正月，帝南巡。二月，幸羖羊原，赴白楼。三月，车驾西征侯吕邻部。

夏四月，至苦水，大破之。五月，还幸白楼。慕容垂讨慕容永于长子。六月，车驾北巡。永来告急，遣陈留公元虔、将军庾岳率骑五万东度河救之。破类拔部帅刘曜等，徙其部落。元虔等因屯秀容，慕容垂遂围长子。

秋七月，车驾临幸新坛。庚寅，宴群臣，仍讲武。先是，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，征之不送。

八月，帝南征薛干部帅太悉佛于三城，会其先出击曹覆，帝乘虚屠其城，获太悉佛子珍宝，徙其民而还。太悉佛闻之，来赴不及，遂奔姚兴。九月，还幸河南宫。是岁，姚萇死。

九年春三月，帝北巡。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，至于栖杨塞外。夏五月，田于河东。

秋七月，还幸河南宫。

冬十月，蠕蠕社仑等率部落西走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是岁，姚萇子兴僭立，杀苻登。慕容垂灭永。

十年春正月，太悉佛自长安还岭北，上郡以西皆应之。夏五月，幸盐池。六月，还幸河南宫。

秋七月，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，造舟收谷。帝遣右司马许谦征兵于姚兴。东平公元仪徙据朔方。八月，帝亲治兵于河南。九月，进师，临河筑台告津，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。是时，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，以绝其左；元仪五万骑在河北，以承其后；略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。

冬十月辛未，宝烧船夜遁。十一月己卯，帝进军济河。乙酉夕，至参合陂。丙戌，大破之。语在《宝传》。生擒其陈留王绍、鲁阳王倭奴、桂林王道成、济阴公尹国、北地王世子钟葵、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，器甲辎重、军资杂财十余万计。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、贾闰、晁崇等与参谋议，宪章故实。班赏大臣将校各有差。十有二月，还幸云中之盛乐。

皇始元年春正月，大搜于定襄之虎山，因东幸善无北陂。三月，慕容垂来寇桑乾川。阿留公元虔先镇平城，时征兵未集，虔率麾下邀击，失利死之。垂遂至平城西北，逾山结营。闻帝将至，乃筑城自守。疾甚，遂遁走，死于上谷。子宝匿丧而还，至中山乃僭立。夏六月癸酉，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宝广宁太守刘亢泥，斩之，徙其部落。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，捐郡奔走。丁亥，皇太后贺氏崩。是月，葬献明太后。

秋七月，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，帝始建天子旌旗，出入警蹕，于是改元。八月庚寅，治兵于东郊。己亥，大举讨慕容宝，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，南出马邑，逾于句注。旌旗骆驿二千余里，鼓行而前，民室皆震。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，从东道出袭幽州，围蓟。九月戊午，次阳曲，乘西山，临观晋阳，命诸将引骑围胁，已而罢还。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大惧，将妻子弃城夜出，东遁，并州平。初建台省，置百官，封拜公侯、将军、刺史、太守，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。帝初拓中原，留心慰纳。诸士大夫诣军门者，无少长，皆引入赐见。存问周悉，人得自尽。苟有微能，咸蒙叙用。己未，诏辅国将军奚牧略地晋川，获慕容宝丹阳王买得等于平陶城。

冬十月乙酉，车驾出井陘，使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粟五万骑先驱启行。十有一月庚子朔，帝至真定。自常山以东，

守宰或捐城奔窜，或稽颡军门，唯中山、鄴、信都三城不下。别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仪五万骑南攻鄴，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粟等攻信都，军之所行，不得伤民桑枣。戊午，进军中山；己未，引骑围之。帝谓诸将曰：“朕量宝不能出战，必当凭城自守，偷延日月。急攻则伤士，久守则费粮，不如先平鄴、信都，然后还取中山，于计为便。若移军远去，宝必散众求食民间，如此，则人心离阻，攻之易克。”诸将称善。丁卯，车驾幸鲁口城。是岁，司马昌明死，子德宗僭立，遣使朝贡。吕光僭称天王，号大凉，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大飨群臣于鲁口。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，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，抄掠租运。是时信都未下，庚申，乃进军。壬戌，引骑围之。其夜，宝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凤逾城奔走，归于中山。癸亥，宝辅国将军张骧、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已下举城降。宝闻帝幸信都，乃趣博陵之深泽，屯呼沱水，遣弟贺麟寇杨城，杀常山守兵三百余人。宝悉出珍宝及宫人招募郡县，群盗无赖者多应之。

二月己巳，帝进幸杨城。丁丑，军于钜鹿之柏肆坞，临呼沱水。其夜，宝悉众犯营，燎及行宫，兵人骇散。帝惊起，不及衣冠，跣出击鼓。俄而左右及中军将士，稍稍来集。帝设奇陈，列烽营外，纵骑冲之，宝众大败，斩首万余级，擒其将军高长等四千余人。戊寅，宝走中山，获其器仗辎重数十万计。宝尚书闵亮、秘书监崔暹、太常孙沂、殿中侍御史孟辅等并降。降者相属，赐拜职爵各有差。平原徐超聚众反于畔城，诏将军奚辱捕斩之。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与徒何为逆，将攻刺史元延，延讨平之。是时，柏肆之役，远近流言，贺兰部帅附力眷、纥突邻部帅匿物尼、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，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，不克，死者数千。诏安远将军庾岳总万骑，还讨

叱奴根等，灭之。三月己酉，车驾次于卢奴。宝遣使求和，请送元觚，割常山以西奉国，乞守中山以东。帝许之。已而宝背约。辛亥，车驾次中山，命诸将围之。是夜，宝弟贺麟将妻子出走西山。宝见贺麟走，恐先据和龙，壬子夜，遂将其妻子及兄弟宗族数千骑北遁。宝将李沈、王次多、张超、贾归等来降。遣将军长孙肥追之，至范阳，不及而还。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。

夏四月，帝以军粮未继，乃诏征东大将军东平公元仪罢鄴围，徙屯钜鹿，积租杨城。普邻出步卒六千余人，伺间犯诸屯兵。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，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，斩首五千，生虏七百人，宥而遣之。夏五月庚子，大赏功臣。帝以中山城内为普邻所胁，而大军迫之，欲降无路，乃密招喻之。甲辰，曜兵扬威以示城内，命诸军罢围南徙以待其变。甲寅，以东平公元仪为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、左丞相，封卫王。襄城公元题，进封为王。

秋七月，普邻遣乌丸张骧率五千余人出城求食，寇常山之灵寿，杀害吏民。贺麟自丁零国入于骧军，因其众，复入中山，杀普邻而自立。帝还幸鲁口，遣将军长孙肥一千骑袭中山，入其郭而还。八月丙寅朔，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。时大疫，人马牛多死。帝问疫于诸将，对曰：“在者才十四五。”是时中山犹拒守，而饥疫并臻，群下咸思还北。帝知其意，因谓之曰：“斯固天命，将若之何！四海之人，皆可与为国，在吾所以抚之耳，何恤乎无民！”群臣乃不敢复言。遣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袭中山，芟其禾菜，入郭而还。九月，贺麟饥穷，率三万余人出寇新市。甲子晦，帝进军讨之。太史令晁崇奏曰：“不吉。”帝曰：“其义云何？”对曰：“昔纣以甲子亡，兵家忌之。”帝曰：“纣以甲子亡，周武不以甲子胜乎？”崇无

以对。

冬十月丙寅，帝进军新市。贺麟退阻泝水，依渐洳泽以自固。甲戌，帝临其营，战于义台坞，大破之，斩首九千余级。贺麟单马走西山，遂奔鄴，慕容德杀之。甲申，共所署公卿、尚书、将吏、士卒降者二万余人。其将张骧、李沈、慕容文等先来降，寻皆亡还，是日复获之，皆赦而不问。获其所传皇帝玺绶、图书、府库、珍宝，簿列数万。班赐功臣及将士各有差。中山平。乙酉，襄城王题薨。丁亥，遣三万骑赴卫王仪，将以攻鄴。是岁，鲜卑秃发乌孤私署大单于、西平王。

天兴元年春正月，慕容德走保滑台。仪克鄴，收其仓库。诏赏将士各有差。仪追德至于河，不及而还。庚子，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，次赵郡之高邑，遂幸于鄴。民有老不能自存者，诏郡县赈恤之。帝至鄴，巡登台榭，遍览宫城，将有定都之意，乃置行台，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，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鄴。车驾自鄴还中山，所过存问百姓。诏大军所经州郡，复赉租一年，除山东民租赋之半。车驾将北还，发卒万人治直道，自望都铁关凿恆岭至代五百余里。帝虑还后山东有变，乃置行台于中山，诏左丞相、守尚书令、卫王仪镇中山，抚军大将军、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。右军将军尹国先督租于冀州，闻帝将还，谋反，欲袭信都。安南将军长孙嵩执送，斩之。辛酉，车驾发自中山，至于望都尧山。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、高丽杂夷三十六万，百工伎巧十万余口，以充京师。车驾次于恆山之阳。博陵、勃海、章武群盗并起，略阳公元遵等讨平之。广川太守贺卢杀冀州刺史王辅，驱勒守兵，抄掠阳平、顿丘诸郡，遂南渡河，奔慕容德。

二月，车驾自中山幸繁宫，更选屯卫。诏给内徙新民耕牛，计口受田。三月，离石胡帅呼延铁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

人叛。诏安远将军庾岳讨平之。渔阳群盗库儻官韬聚众反。诏中坚将军伊谓讨之。征左丞相、卫王仪还京师，诏略阳公遵代镇中山。

夏四月壬戌，进遵封常山王，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，征虏将军、历阳公穆崇为太尉，安南将军、钜鹿公长孙嵩为司徒。帝祠天于西郊，麾帟有加焉。广平太守、辽西公元意烈谋反，于郡赐死，原其妻子。鄜城屠各董羌、杏城卢水郝奴、河东蜀薛榆、氏帅苻兴，各率其种内附。六月丙子，诏有司议定国号。群臣曰：“昔周秦以前，世居所生之土，有国有家，及王天下，即承为号。自汉以来，罢侯置守，时无世继，其应运而起者，皆不由尺土之资。今国家万世相承，启基云代。臣等以为若取长远，应以代为号。”诏曰：“昔朕远祖，总御幽都，控制遐国，虽践王位，未定九州。逮于朕躬，处百代之季，天下分裂，诸华乏主。民俗虽殊，抚之在德，故躬率六军，扫平中土，凶逆荡除，遐迩率服。宜仍先号，以为魏焉。布告天下，咸知朕意。”

秋七月，迁都平城，始营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。渔阳乌丸库儻官韬复聚党为寇。诏冠军将军王建讨平之。八月，诏有司正封畿，制郊甸，端径术，标道里，平五权，较五量，定五度。遣使循行郡国，举奏守宰不法者，亲览察黜陟之。九月，乌丸张骥子超，收合亡命，聚党三千余家，据勃海之南皮，自号征东大将军、乌刃王，抄掠诸郡。诏将军庾岳讨之。

冬十月，起天文殿。十有一月辛亥，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，立爵品，定律吕，协音乐；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、社稷、朝觐、飨宴之仪；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，申科禁；太史令晁崇造浑仪，考天象；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。闰月，左丞相、骠骑大将军、卫王仪及诸王公卿士，诣阙上书曰：“臣等

闻宸极居中，则列宿齐其晷；帝王顺天，则群后仰其度。伏惟陛下德协二仪，道隆三五，仁风被于四海，盛化塞于大区，泽及昆虫，恩沾行苇，讴歌所属，八表归心，军威所及，如风靡草，万姓颺颺，咸思系命。而躬履谦虚，退身后己，宸仪未彰，哀服未御，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，下副乐推之心。宜光崇圣烈，示轨宪于万世。臣等谨昧死以闻。”帝三让乃许之。十有二月己丑，帝临天文殿，太尉、司徒进玺绶，百官咸称万岁。大赦，改年。追尊成帝已下及后号谥。乐用《皇始》之舞。诏百司议定行次。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，服色尚黄，数用五；未祖辰腊，牺牲用白。五郊立气，宣赞时令，敬授民时，行夏之正。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、豪杰、吏民二千家于代都。是岁，兰汗杀慕容宝而自立，宝子盛杀汗僭立。慕容德自称燕王。

二年春正月甲子，初祠上帝于南郊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，降坛视燎，成礼而反。乙丑，曲赦京师。始制三驾之法。庚午，车驾北巡，分命诸将大袭高车。大将军、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，镇北将军、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，车驾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髻水西北。

二月丁亥朔，诸军同会，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，获七万余口，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百四十余万。骠骑大将军、卫王仪督三万骑别从西北绝漠千余里，破其遗进七部，获二万余口，马五万余匹，牛羊二十余万头，高车二十余万乘，并服玩诸物。还次牛川及薄山，并刻石记功。班赐从臣各有差。庚戌，征虏将军庾岳破张超于勃海。超走平原，为其党所杀。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，南因台阴，北距长城，东包白登，属之西山，广轮数十里。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，疏为三沟，分流宫城内外。又穿鸿雁池。三月己未，车驾至自北伐。甲子，初令《五经》群书各置博士，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。是月，氐人李辩叛慕

容德，求援于鄴行台尚书和跋。跋轻骑往应之，克滑台，收德宫人府藏；又破德桂林王镇及郎吏将士千余人。丙子，遣建义将军庾真、越骑校尉奚斤讨库狄部帅叶亦干、宥连部帅奚羽泥于太浑川，破之。库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。真等进破侯莫陈部，获马牛羊十余万头，追殄遗迸，入大峨谷。中山太守仇儒亡匿赵郡，推群盗赵准为主，号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冀青二州牧、钜鹿公，仇儒为准长史，聚党扇惑。诏中领军长孙肥讨平之。

夏四月，前清河太守傅世聚党千余家，自号抚军将军。五月癸亥，征虏将军庾岳讨破之。

秋七月，起天华殿。辛酉，大阅于鹿苑，飨赐各有差。陈郡、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，遣使者存劳之。姚兴遣众围洛阳，司马德宗将辛恭靖请救。八月，遣太尉穆崇率骑六千往赴之。增启京师十二门。作西武库。除州郡民租赋之半。辛亥，诏礼官备撰众议，著于新令。范阳人卢溥，聚众海滨，称使持节、征北大将军、幽州刺史，攻掠郡县，杀幽州刺史封沓干。慕容盛辽西太守李朗，举郡内属。西河胡帅护诺于、丁零帅翟同、蜀帅韩苍，并相率内附。

冬十月，太庙成，迁神元、平文、昭成、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。十有二月甲午，慕容盛征虏将军、燕郡太守高湖，率户三千内属。辛亥，诏材官将军和突讨卢溥。天华殿成。是岁，吕光立其子绍为天王，自称太上皇。光死，庶子纂杀绍僭立。秃发乌孤死，弟鹿孤代立，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戊午，和突破卢溥于辽西，生获溥及其子焕，传送京师，轘之。癸亥，有事于北郊。分命诸官循行州郡，观民俗，察举不法。赐群臣布帛各有差。二月丁亥，诏有司祀日于东郊。始耕籍田。壬寅，皇子聪薨。三月戊午，立皇后慕

容氏。是月，穿城南渠通于城内，作东西鱼池。

夏四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五月戊辰，诏谒者仆射张济使于姚兴。己巳，车驾东巡，遂幸涿鹿，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、帝舜庙。西幸马邑，观涿源。

秋七月壬子，车驾还宫。起中天殿及云母堂、金华室。十有一月，高车别帅敕力犍，率九百余落内属。十有二月乙未，诏曰：“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，此未达其故也。夫刘承尧统，旷世继德，有蛇龙之征，致云彩之应，五纬上聚，天人俱协，明革命之主，大运所钟，不可以非望求也。然狂狡之徒，所以颠蹶而不可已者，诚惑于逐鹿之说，而迷于天命也。故有踵覆车之轨，蹈衅逆之踪，毒甚者倾州郡，害微者败邑里，至乃身死名颓，殃及九族，从乱随流，死而不悔，岂不痛哉！《春秋》之义，大一统之美，吴楚僭号，久加诛绝，君子贱其伪名，比之尘垢。自非继圣载德，天人合会，帝王之业，夫岂虚应。历观古今，不义而求非望者，徒丧其保家之道，而伏刀锯之诛。有国有家者，诚能推废兴之有期，审天命之不易，察征应之潜授，杜竞逐之邪言，绝奸雄之僭肆，思多福于止足，则几于神智矣。如此，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，流余庆于后世。夫然，故祸悖无缘而生，兵甲何因而起？凡厥来世，勸哉戒之，可不慎欤！”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，帝亲览经占，多云改王易政，故数革官号，一欲防塞凶狡，二欲消灾应变。已而虑群下疑惑，心谤腹非，丙申复诏曰：“上古之治，尚德下名，有任而无爵，易治而事序，故邪谋息而不起，奸慝绝而不作。周姬之末，下凌上替，以号自定，以位制禄，卿世其官，大夫遂事，阳德不暢，议发家陪，故衅由此起，兵由此作。秦汉之弊，舍德崇侈，能否混杂，贤愚相乱，庶官失序，任非其人。于是忠义之道寢，廉耻之节废，退让之风绝，毁誉之义兴，莫不由乎

贵尚名位，而祸败及之矣。古置三公，职大忧重，故曰‘待罪宰相’，将委任责成，非虚宠禄也。而今世俗，金以台辅为荣贵，企慕而求之。夫此职司，在人主之所任耳，用之则重，舍之则轻。然则官无常名，而任有定分，是则所贵者至矣，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。夫桀纣之南面，虽高而可薄；姬旦之为下，虽卑而可尊。一官可以效智，莘门可以垂范。苟以道德为实，贤于覆餗郤家矣。故量己者，令终而义全；昧利者，身陷而名灭。利之与名，毁誉之疵竞；道之与德，神识之家宝。是故道义，治之本；名爵，治之末。名不本于道，不可以为宜；爵无补于时，不可以为用。用而不禁，为病深矣。能通其变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来者诚思成败之理，察治乱之由，鉴殷周之失，革秦汉之弊，则几于治矣。”是岁，乞伏乾归为姚兴所破，李暠私署凉州牧、凉公。

四年春正月，高车别帅率其部三千余落内附。二月丁亥，命乐师入学习舞，释菜于先圣、先师。丁酉，分命使者循行州郡，听察辞讼，纠劾不法。三月，帝亲渔，荐于寝庙。

夏四月辛卯，罢鄴行台。诏有司明扬隐逸。五月，起紫极殿、玄武楼、凉风观、石池、鹿苑台。

秋七月，诏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长孙肥步骑二万南徇许昌、彭城。诏赐天下镇戍将士布帛各有差。冬十二月辛亥，诏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遵等率众五万讨破多兰部帅木易于，材官将军和突率骑六千袭黠弗、素古延等诸部。集博士儒生，比众经文字，义类相从，凡四万余字，号曰《众文经》。是岁，慕容盛死，宝弟熙僭立。吕光弟子隆杀篡自立。卢水胡沮渠蒙逊私署凉州牧、张掖公。蒙逊及李暠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丁丑，慕容熙遣将寇辽西。虎威将军宿沓干等拒战不利，弃令支而还。帝闻姚兴将寇边，庚寅，大简輿徒，

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之乾壁。戊子，材官将军和突破黜弗、素古延等诸部，获马三千余匹，牛羊七万余头。辛卯，蠕蠕祖仓遣骑救素古延等，和突逆击破之于山南河曲，获铠马二千余匹。班师。赏赐将士各有差。

二月癸丑，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，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、屈丐弃国遁走，追至陇西瓦亭，不及而还。获其輜重库藏，马四万余匹，骆驼、牦牛三千余头，牛、羊九万余口。班赐将士各有差。徙其民于京师。沙门张翹自号无上王，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。夏四月，太守楼伏连讨斩之。五月，姚兴遣其弟安北将军、义阳公平率众四万来侵。平阳乾壁为平所陷。六月，治兵于东郊，部分众军，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、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。

秋七月戊辰朔，车驾西讨。八月乙巳，至于柴壁。平固守，进军围之。姚兴悉举其众来救。甲子，帝渡蒙坑，逆击兴军，大破之。

冬十月，平赴水而死，俘其余众三万余人。语在《兴传》。获兴征虏将军、尚书右仆射狄伯支，越骑校尉唐小方，积弩将军姚梁国，建忠将军雷星、康官，北中郎将康猥，平从弟伯禽已下、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。获先亡臣王次多、靳勤，并斩以徇。兴频使请和，帝不许。群臣劝进平蒲坂，帝虑蠕蠕为难，戊申，班师。十有一月，车驾次晋阳。征相州刺史庾岳为司空。遣左将军莫题讨上党群盗秦颇、丁零翟都于壶关。丁丑，上党太守捕颇，斩之，都走林虑。十有二月辛亥，至自西征。蠕蠕杜仓犯塞，诏常山王遵追之，不及而还。越勤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，居五原之北。是岁，秃发鹿孤病死，弟儁檀统任，遣使朝贡。

六年春正月辛未，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，入居云

中。夏五月，大简舆徒，将略江淮，平荆扬之乱。

秋七月，镇西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毗陵王顺有罪，以王还第。戊子，车驾北巡，筑离宫于豺山，纵士校猎，东北逾鬲岭，出参合、代谷。九月，行幸南平城，规度堽南，面夏屋山，背黄瓜堆，将建新邑。辛未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起西昭阳殿。乙卯，立皇子嗣为齐王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位相国；绍为清河王，加征南大将军；熙为阳平王；曜为河南王。封故秦愍王子夔为豫章王，陈留王子右将军悦为朱提王。丁巳，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。司马德宗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庚午，伊谓大破高车。是年，岛夷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而自立，僭称大楚。

天赐元年春正月，遣离石护军刘托率骑三千袭蒲子。三月丙寅，擒姚兴宁北将军、秦平太守衡谭，获三千余口。初限县户不满百罢之。

夏四月，诏尚书郎中公孙表使于江南，以观桓玄之衅也。值玄败而还。蠕蠕社仑从弟悦伐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。发觉，来奔。五月，置山东诸冶，发州郡徒谪造兵甲。秋九月，帝临昭阳殿，分置众职，引朝臣文武，亲自简择，量能叙用；制爵四等，曰王、公、侯、子，除伯、男之号；追录旧臣，加以封爵，各有差。是秋，江南大乱，流民纒负而奔淮北，行道相寻。

冬十月辛巳，大赦，改元。筑西宫。十有一月，上幸西宫，大选朝臣，令各辨宗党，保举才行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。十有二月戊辰，车驾幸豺山宫。是岁，岛夷刘裕起兵诛桓玄。

二年春二月癸亥，车驾还宫。

夏四月，车驾有事于西郊，车旗尽黑。是岁，司马德宗复

僭立。慕容德死，兄子超僭立。

三年春正月甲申，车驾北巡，幸豺山宫。校猎，至屋孤山。二月乙亥，幸代园山，建五石亭。三月庚子，车驾还宫。

夏四月庚申，复幸豺山宫。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《兵法孤虚立成图》三百六十时。遂登定襄角史山，又幸马城。甲午，车驾还宫。是月，蠕蠕寇边。夜召兵，将旦，贼走，乃罢。六月，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堊垒南宫，门阙高十余丈；引沟穿池，广苑囿；规立外城，方二十里，分置市里，经涂洞达。三十日罢。

秋七月，太尉穆崇薨。八月甲辰，行幸豺山宫，遂至青牛山。丙辰，西登武要北原，观九十九泉，造石亭，遂之石漠。九月甲戌朔，幸漠南盐池。壬午，至漠中，观天盐池；度漠，北之吐盐池。癸巳，南还长川。丙申，临观长陂。

冬十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

四年春二月，封皇子玠为河间王，处文为长乐王，连为广平王，黎为京兆王。夏五月，北巡。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，大雨，暴水流輜重数百乘，杀百余人。遂东北逾石漠，至长川，幸濡源。常山王遵有罪赐死。

秋七月，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。筑北宫垣，三旬而罢，乃还宫。八月，幸豺山宫。是月，诛司空庾岳。冬十有一月，车驾还宫。是岁，慕容宝养子高云杀熙自立，赫连屈丐自称大单于、大夏天王。

五年春正月，行幸豺山宫，遂如参合陂，观渔于延水，至宁川。三月，姚兴遣使朝贡。是岁，皇孙焘生。

六年夏，帝不豫。初，帝服寒食散，自太医令阴羌死后，药数动发，至此逾甚。而灾变屡见，忧懣不安，或数日不食，或不寝达旦。归咎群下，喜怒乖常，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，虑

如天文之占，或有肘腋之虞。追思既往成败得失，终日竟夜独语不止，若旁有鬼物对扬者。朝臣至前，追其旧恶皆见杀害，其余或以颜色变动，或以喘息不调，或以行步乖节，或以言辞失措，帝皆以为怀恶在心，变见于外，乃手自殴击，死者皆陈天安殿前。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。有司懈怠，莫相督摄；百工偷劫，盗贼公行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。帝亦闻之，曰：“朕纵之使然，待过灾年，当更清治之尔。”

秋七月，慕容支属百余家，谋欲外奔。发觉，伏诛，死者三百余人。八月，卫王仪谋叛，赐死。

冬十月戊辰，帝崩于天安殿，时年三十九。永兴二年九月甲寅，上谥宣武皇帝，葬于盛乐金陵。庙号太祖。泰常五年，改谥曰道武。

史臣曰：晋氏崩离，戎羯乘衅，僭伪纷纠，豺狼竞驰。太祖显晦安危之中，屈伸潜跃之际，驱率遗黎，奋其灵武，克剪方难，遂启中原，朝拱人神，显登皇极。虽冠履不暇，栖遑外土，而制作经谟，咸存长世。所谓大人利见，百姓与能，抑不世之神武也。而屯厄有期，祸生非虑，将人事不足，岂天实为之。呜呼！

## 帝纪第三

### 太宗纪

太宗明元皇帝，讳嗣，太祖长子也，母曰刘贵人，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。太祖晚有子，闻而大悦，乃大赦天下。帝明睿宽毅，非礼不动，太祖甚奇之。天兴六年，封齐王，拜相国，加车骑大将军。初，帝母刘贵人赐死，太祖告帝曰：“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，不令妇人后与国政，使外家为乱。汝当继续，故吾远同汉武，为长久之计。”帝素纯孝，哀泣不能自胜，太祖怒之。帝还宫，哀不自止，日夜号泣。太祖知而又召之。帝欲入，左右曰：“孝子事父，小杖则受，大杖避之。今陛下怒盛，入或不测，陷帝于不义。不如且出，待怒解而进，不晚也。”帝惧，从之，乃游行逃于外。

天赐六年冬十月，清河王绍作逆，太祖崩。帝入诛绍。壬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年为永兴元年。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。公卿大臣先罢归第不与朝政者，悉复登用之。诏南平公长孙嵩、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，简贤任能，彝伦攸叙。闰十月丁亥，朱提王悦谋反，赐死。诏郑兵将军、山阳侯奚斤巡行诸州，问民疾苦，抚恤穷乏。十有二月戊戌，封卫王仪子良为南阳王，阴平公元烈进爵为王，高凉王乐真改封平阳王。己亥，帝始居西宫，御天文殿。蠕蠕犯塞。是岁，乞伏乾归据金城自称秦王。高云为海夷冯跋所灭，跋僭号，自称大燕天王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朔，诏南平公长孙嵩等北伐蠕蠕。平阳民黄苗等，依汾自固，受姚兴官号。并州刺史元六头讨平之。二月癸未朔，诏将军于栗磾领步骑一万镇平阳。夏五月，长孙嵩等自大漠还，蠕蠕追围之于牛川。壬申，帝北伐。蠕蠕闻而遁走，车驾还幸参合陂。

秋七月丁巳，立马射台于陂西，仍讲武教战。乙丑，车驾至自北伐。八月，章武民刘牙聚众反。山阳侯奚斤讨平之。九月甲寅，葬太祖宣武皇帝于盛乐金陵。冬十有二月辛己，诏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，镇抚山胡。是岁，司马德宗将刘裕，灭慕容超于广固。

三年春二月戊戌，诏曰：“衣食足，知荣辱。夫人饥寒切己，唯恐朝夕不济，所急者温饱而已，何暇及于仁义之事乎？王教之多违，盖由于此也。非夫耕妇织，内外相成，何以家给人足矣。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，自余悉出以配鰥民。”己亥，诏北新侯安同等持节循行并、定二州及诸山居杂胡、丁零，问其疾苦，察举守宰不法；其冤穷失职、强弱相陵、孤寒不能自存者，各以事闻。昌黎、辽东民二千余家内属。三月己未，诏侍臣常带剑。

夏四月戊寅，河东蜀民黄思、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。五月丁卯，车驾谒金陵于盛乐。己巳，昌黎王慕容伯兒谋反，伏诛。六月，姚兴遣使来聘。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。

秋七月戊申，赐卫士酺三日、布帛各有差。辛酉，赐附国大人锦罽衣服各有差。八月戊寅，诏将军、束州侯尉古真统兵五千，镇西境太洛城。冬十二月甲戌，蠕蠕斛律宗党吐抵于等百余人内属。甲午，诏南平公长孙嵩、任城公嵇拔、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，录决囚徒，务在平当。

四年春二月癸未，登虎圈射虎；赐南平公长孙嵩等布帛各

有差。

夏四月乙未，宴群臣于西宫，使各献直言。

秋七月己巳朔，东巡。置四厢大将，又放十二时，置十二小将。以山阳侯奚斤、元城侯元屈行左右丞相。己卯，大狩于石会山。戊子，临去畿陂观渔。庚寅，至于濡源。西巡，幸北部诸落，赐以缯帛。八月庚戌，车驾还宫。壬子，幸西宫，临板殿，大飨群臣将吏，以田猎所获赐之，命民大酺三日。乙卯，赐王公以下至宿卫将士布帛各有差。冬十有一月乙丑，赐宗室近属南阳王良已下至于缙麻之亲布帛各有差。十有二月丁巳，车驾北巡，至长城而还。是年，乞伏乾归为兄子公府所杀，子炽磐立。沮渠蒙逊自称河西王。

五年春正月己巳，大阅，畿内男子十二以上悉集。己卯，幸西宫。赧拔大、渠帅四十余人诣阙奉贡，赐以缯帛锦罽各有差。乙酉，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。庚寅，大阅于东郊，部署将帅。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，众三万；阳平王熙等十二将，各一万骑；帝临白登，躬自校览焉。二月戊申，赐阳平王熙及诸王、公、侯、将士布帛各有差。庚戌，幸高柳川。甲寅，车驾还宫。癸丑，穿鱼池于北苑。庚午，姚兴遣使来聘。诏分遣使者巡求俊逸，其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，及有文武才干、临疑能决，或有先贤世胄、德行清美、学优义博、可为人师者，各令诣京师，当随才叙用，以赞庶政。

夏四月，河东民薛相率部内属。乙巳，上党民劳聪、士臻群聚为盗，杀太守令长，相率外奔。乙卯，车驾西巡，诏前军奚斤等先行，讨越勤部于跋那山。夏五月乙亥，行幸云中旧宫之大室。丙子，大赦天下。西河张外、建兴王绍，自以所犯罪重，不敢解散。庚戌，遣元城侯元屈等率众三千镇并州。乙卯，诏会稽公刘洁、永安侯魏勤等率众三千镇西河。六月，西幸五

原，校猎于骨罗山，获兽十万。濩泽刘逸自号征东将军、三巴王，王绍为署置官属，攻逼建兴郡。元屈等讨平之。

秋七月己巳，还幸薄山。帝登观太祖游幸刻石颂德之处，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飧焉。赐从者大酺于山下。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，获马五万匹，牛二十万头，徙二万余家于大宁，计口受田。河西胡曹龙、张大头等，各领部，拥众二万人，来入蒲子，逼胁张外于研子垒。外惧，给以牛酒，杀马盟誓，推龙为大单于，奉美女良马于龙。丙戌，车驾自大室西南巡诸部落，赐其渠帅缯帛各有差。遂南次定襄大落城，东逾十岭山，田于善无川。八月癸卯，车驾还宫。癸丑，奚斤等班师。甲寅，帝临白登，观降民，数军实。曹龙降，执送张外，斩之。辛未，赐征还将士牛、马、奴婢各有差。置新民于大宁川，给农器，计口受田。丁丑，幸豺山宫。癸未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丁巳，将军元屈、会稽公刘洁、永安侯魏勤等，击吐京叛胡，失利，洁被伤，勤死之。十一月癸酉，大飧于西宫。姚兴遣使朝贡，来请进女，帝许之。

神瑞元年正月辛酉，以禎瑞频集，大赦，改元。辛巳，幸繁峙。赐王公已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。二月戊戌，车驾还宫。是月，赫连屈子入寇河东蒲子，杀掠吏民。三城护军张昌等要击走之。庚戌，幸豺山宫。西河胡曹成、吐京民刘初原攻杀屈子所置吐京护军及其守三百余人。乙卯，起丰宫于平城东北。夏五月辛酉，车驾还宫。六月，司马德宗冠军将军、太山太守刘研弟，辅国将军、领东平太守阳平赵鸢，广威将军、平昌太守罗卓，斗城那种各帅张文兴等，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。河西胡酋刘遮、刘退孤率部落等万余家，渡河内属。戊申，幸豺才山宫。丁亥，车驾还宫。秋八月戊子，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。辛丑，遣谒者悦力延扶慰蠕蠕，于什门招谕冯跋。诏

平南将军、相州刺史尉古真与司马德宗太尉刘裕相闻，使博士王谅假平南参军将命焉。姚兴遣使来聘。冬十一月壬午，诏使者巡行诸州，校阅守宰资财，非自家所贲，悉簿为赃。诏守宰不如法，听民诣阙告言之。十二月丙戌朔，蠕蠕犯塞。丙申，帝北伐蠕蠕。河内人司马顺宰自号晋王。太守讨捕不获。是岁，秃发儁檀为乞付炽磐所灭。

二年春正月丙辰，车驾至自北伐，赐从征将士布帛各有差。二月丁亥，大飨于西宫，赐附国大、渠帅朝岁首者缯帛金厨各有差。司马德宗琅邪太守刘朗，率二千余家内属。庚子，河西胡刘云等，率数万户内附。甲辰，立太祖庙于白登之西。三月，诏曰：“刺史守宰，率多逋慢，前后怠惰，数加督罚，犹不悛改。今年贲调悬违者，谪出家财充之，不听征发于民。”河西饥胡屯聚上党，推白亚栗斯为盟主，号大将军，反于上党，自号单于，称建平元年，以司马顺宰为之谋主。

夏四月，诏将军公孙表等五将讨之。河南流民二千余家内属。众废栗斯而立刘虎，号率善王。司马德宗遣使朝贡。己卯，车驾北巡。五月丁亥，次于参合，东幸大宁。丁未，田于四岬山。六月戊午，幸去畿陂，观渔。辛酉，次于濡源，筑立蟠台。射白熊于颓牛山，获之。丁卯，幸赤城，亲见长老，问民疾苦，复租一年。南次石亭，幸上谷，问百年，访贤俊，复田租之半。壬申，幸涿鹿，登桥山，观温泉，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。至广宁，登历山，祭舜庙。

秋七月，还宫，复所过田租之半。九月，阙有差。河南流民，前后三千余家内属。京师民饥，听出山东就食。冬二月壬子，姚兴使散骑常侍、东武侯姚敞，尚书姚泰，送其西平公主来，帝以后礼纳之。辛酉，行幸沮洳城。癸亥，车驾还宫。丙寅，诏曰：“古人有言，百姓足则君有余，未有民富而国贫者

也。顷者以来，频遇霜旱，年谷不登，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，其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。”十有一月丁亥，幸豺山宫。庚子，车驾还宫。

泰常元年春正月甲申，行幸豺山宫。戊子，车驾还宫。

三月己丑，长乐王处文薨。常山民霍秀，自言名载图讖，持一黑石以为天赐玉印，诳惑聚党，入山为盗。州郡捕斩之。

夏四月壬子，大赦，改元。庚甲，河间王琠薨。六月丁巳，车驾北巡。

秋七月甲申，帝自白鹿陂西行，大狝于牛川。登釜山，临殷繁水而南，观于九十九泉。戊戌，车驾还宫。九月戊午，前并州刺史叔孙建等大破山胡。刘虎渡河东走，至陈留，为从人所杀，司马顺宰等皆死。司马德宗相刘裕，溯河伐姚泓，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，从陆道至梁城。兖州刺史尉建畏懦，弃州北渡，王仲德遂入滑台。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，耀威滑台，斩尉建于城下。

冬十月壬戌，幸豺山宫。徒何部落库儻官斌先降，后复叛归冯跋。骁骑将军延普渡濡水讨击，大破之，斩斌及冯跋幽州刺史渔阳公库儻官昌、征北将军、关内侯库儻官提等首，生擒库儻官女生，缚送京师。幽州平。十一月甲戌，车驾还宫，筑蓬台于北苑。十二月，南阳王良薨。是岁，姚兴卒，子泓立。

二年春二月丙午，诏曰：“九州之民，隔远京邑，时有壅滞，守宰至不以闻。今东作方兴，或有贫穷失农务者。其遣使者巡行天下，省诸州，观民风俗，问民疾苦，察守宰治行。诸有不能自申，皆因以闻。”辛酉，司马德宗荥阳守将傅洪，遣使诣叔孙建，请以虎牢降，求军赴接。德宗谯王司马文思遣使王良诣阙上书，请军讨刘裕。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，战于畔城，更有负捷。帝诏止诸军，不克。

夏四月丁未，榆山丁零翟蜀率营部遣使通刘裕。冯跋使人王特兒等通于司马德宗，章武太守捕特兒等，囚送京师。丁巳，幸高柳。壬戌，车驾还宫。五月，汝南民胡譱等万余家相率内属。乙未，司马德宗齐郡太守王懿来降。车驾西巡，至于云中，遂济河，田于大漠。

秋七月，作白台于城南，高二十丈。司马顺之入常山，流言惑众，称受天帝命，年二十五应为人君，遂聚党于封龙山。赵郡大盗赵德执送京师，斩之。八月，刘裕灭姚泓。九月癸酉，司马德宗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司马休之，息譙王文思，章武王子司马国璠、司马道赐，辅国将军温楷，竟陵内史鲁轨，荆州治中韩延之、殷约，平西参军桓谧、桓璉及桓温孙道子，勃海刁雍，陈郡袁式等数百人来降。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。

冬十月己酉，诏司徒长孙嵩等还京师，遣叔孙建镇鄴。癸丑，豫章王夔薨。十有一月，司徒长孙嵩等诸军至乐平。诏嵩遣娥清、周几特等与叔孙建讨西山丁零翟蜀、洛支等，悉灭余党而还。复诸州租税。十有二月己酉，诏河东、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，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。庚申，田于西山。癸亥，车驾还宫。氏豪徐駿奴、齐元子等，拥部落三万于雍，遣使内附。诏将军王洛生及河内太守杨声等西行以应之。壬申，幸大宁长川。姚泓尚书、东武侯姚敞，敞弟镇远将军僧光，右将军姚定世自洛来奔。是年，李嵩卒，子歆立，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丁酉朔，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众北略，至弱水，降者二千余人，获牛马二万余头。河东胡、蜀五千余家相率内属。三月，司马德宗遣使来贡。庚戌，幸西宫。以范阳去年水，复其租税。

夏四月己巳，徙冀、定、幽三州徙何于京师。五月丙午，

诏叔孙建镇广阿。壬子，车驾东巡，至于濡源及甘松。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、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精骑二袭冯跋，又命骁骑将军延普自幽州北趋辽西为声势，帝自突门岭待之。道生至龙城，徙其民万余家而还。六月乙酉，车驾西返。

秋七月戊午，至于京师。八月，雁门、河内大雨水，复其租税。九月甲寅，诏诸州调民租，户五十石，积于定、相、冀三州。

冬十月戊辰，筑宫于西苑。是岁，司马德宗卒，弟德文僭位。赫连屈丐僭称皇帝。

四年正月壬辰朔，车驾临河，大搜于犊渚。癸卯，车驾还宫。三月癸丑，筑宫于蓬台北。司马德文宁朔将军、平阳太守、匈奴护军薛辩及司马楚之、司马顺明、司马道恭，并遣使请降。

夏四月庚辰，车驾有事于东庙，远籓助祭者数百国。辛巳，南巡，幸雁门。赐所过无出今年租赋。五月庚寅朔，观渔于堽垒水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复所过一年租赋。六月，司马德文建威将军、河西太守、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。秋八月辛未，东巡。遣使祭恆岳。甲申，车驾还宫。所过复一年田租。九月，筑宫于白登山。冬十有二月癸亥，西巡，至云中，逾白道，北猎野马于辱孤山。至于黄河，从君子津西渡，大狩于薛林山。

五年春正月丙戌朔，自薛林东还。至于屋窰城，飡劳将士，大酺二日，班禽兽以赐之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三月丙戌，南阳王意文薨。

夏四月，河西屠各帅黄大虎、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内附。丙寅，起堽垒南宫。五月乙酉，诏曰：“宣武皇帝体道得一，天纵自然，大行大名未尽盛美，非所以光扬洪烈、垂之无穷也。今因启纬图，始睹尊号，天人之意，焕然著明。其改‘宣’曰‘道’，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，以彰灵命之先启，圣德之玄同。”

告祀郊庙，宣于八表。”庚戌，淮南侯司马国璠、池阳侯司马道赐等谋反伏诛。

六月丙寅，行幸翳犊山。秋七月丁酉，西至于五原。丁未，幸云中大室，赐从者大酺。八月癸亥，车驾还宫。闰月甲午，阴平王烈薨。冬十有一月，诏骁骑将军延普城乾城。十有二月丁亥，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。是岁，刘裕废杀其主司马德文，僭自称皇帝，号宋。李歆为沮渠蒙逊所灭，歆弟恂自立于敦煌。

六年春正月辛未，行幸公阳。二月，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、大牛一头。三月甲子，阳平王熙薨。乙亥，制六部民，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。发京师六千人筑苑，起自旧苑，东包白登，周回三十余里。夏六月乙酉，北巡，至蟠羊山。

秋七月，西巡，猎于柞山，亲射虎，获之，遂至于河。八月庚子，大狝于犊渚。九月庚戌，车驾还宫。壬申，刘裕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己亥，行幸代。十有二月丙申，西巡狩，至于云中。是岁，沮渠蒙逊灭李恂。

七年春正月甲辰朔，自云中西行，幸屋窋城，赐从者大酺三日，蕃渠帅缿帛各有差。二月丙戌，车驾还宫，赐从者布帛各有差，大飨于西宫。三月乙丑，河南王曜薨。

夏四月甲戌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，焘，字佛厘，拜相国，加大将军；丕为乐平王，加车骑大将军；玆为安定王，加卫大将军；范为乐安王，加中军大将军；健为永昌王，加抚军大将军；崇为建宁王，加辅国大将军；俊为新兴王，加镇军大将军；献怀长公主子嵇敬，封长乐王，拜大司马、大将军。初，帝素服寒食散，频年动发，不堪万机，五月，诏皇太子临朝听政。是月，泰平王摄政。刘裕卒，子义符僭立。秋九月，诏假司空

奚斤节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，为晋兵大将军、行扬州刺史，交址侯周几为宋兵将军、交州刺史，安固子公孙表为吴兵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前锋伐刘义符。乙巳，幸堊南宫，遂如广宁。己酉，诏泰平王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，车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。辛亥，筑平城外郭，周回三十二里。辛酉，幸桥山，遣使者祠黄帝、唐尧庙。因东幸幽州，见耆年，问其所苦，赐爵号。分遣使者循行州郡，观察风俗。

冬十月甲戌，车驾还宫，复所过田租之半。奚斤伐滑台不克，帝怒，议亲南讨，为其声援。壬辰，车驾南巡，自出天门关，逾恆岭。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。十有一月，泰平王亲统六军出镇塞上，安定王弥与北新公安同居守。丙午，曲赦司州殊死已下。刘义符东郡太守王景度弃滑台走。诏成皋侯元苟兒为兖州刺史，镇滑台。十有二月，遣寿光侯叔孙建等率众自平原东渡，徇下青、兖诸郡。刘义符兖州刺史徐琰闻渡河，弃守走，叔孙建遂东入青州。司马爱之、秀之先聚党济东，皆率众来降。

八年正月丙辰，行幸鄴，存恤民俗。司空奚斤既平兖豫，还围虎牢。刘义符守将毛德祖距守不下。河东蜀薛定、薛辅率五千余家内属。蠕蠕犯塞。二月戊辰，筑长城于长川之南，起自赤城，西至五原，延袤二千余里，备置戍卫。三月乙巳，帝田于鄴南韩陵山，幸汲郡，至于枋头。乙卯，济自灵昌津，幸陈留、东郡。乙丑，济河而北，西之河内，造浮桥于冶坂津。

夏四月丁卯，幸成皋城，观虎牢。而城内乏水，悬缦汲河。帝令连舰上施 贲辇，绝其汲路，又穿地道以夺其井。遂至洛阳，观《石经》。蛮王梅安，率渠帅数千人来贡方物。闰月己未，还幸河内，北登太行，幸高都。虎牢溃，获刘义符冠军将军、司州刺史、观阳伯毛德祖，冠军司马、荥阳太守翟广，建

威将军窦霸，振武将军姚勇错，振威将军吴宝之，司州别驾姜元兴，治中窦温。士众大疫，死者十二三。辛酉，帝还至晋阳。班赐从官，王公已下逮于厮贱，无不沾给。五月丙寅，还次雁门。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。庚寅，车驾至自南巡。六月己亥，太尉、宜都公穆观薨。丙辰，北巡，至于参合陂，游于蟠羊山。

秋七月，幸三会屋侯泉，诏皇太子率百官以从。八月，幸马邑，观于堽垒源。九月乙亥，车驾还宫。诏司空奚斤还京师，昌平侯娥清、交址侯周几等镇枋头。刘义符颖川太守李元窃入许昌，诏周几击之，元德遁走。几平许昌，还军枋头。

冬十月癸卯，广西宫，起外垣墙，周回二十里。十有一月己巳，帝崩于西宫，时年三十二。遗诏以司空奚斤所获军实赐大臣，自司徒长孙嵩已下至士卒各有差。十有二月庚子，上谥曰明元皇帝，葬于云中金陵，庙称太宗。

帝礼爱儒生，好览史传。以刘向所撰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，乃撰《新集》三十篇，采诸经史，该洽古义，兼资文武焉。

史臣曰：太祖英雄，北驱朔漠，未年内多衅隙。明元抱纯孝之心，逢泉镜之祸，权以济事，危而获安，隆基固本，内和外辑。以德见宗，良无愧也。

## 帝纪第四

### 世祖纪上

世祖太武皇帝，讳焘，太宗明元皇帝之长子也，母曰杜贵嫄。天赐五年生于东宫，体貌瑰异，太祖奇而悦之，曰：“成吾业者，必此子也。”泰常七年四月，封泰平王，五月，为监国。太宗有疾，命帝总摄百揆，聪明大度，意豁如也。八年十一月壬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十有二月，追尊皇妣为密皇后，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，司空奚斤为宜城王，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，其余普增爵位各有差。于是除禁锢，释嫌怨，开仓库，赈穷乏，河南流民相率内属者甚众。

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，安定王弥薨。

夏四月甲辰，东巡，幸大宁。

秋七月，车驾还宫。八月，蠕蠕率六万骑入云中，杀掠吏民，攻陷盛乐宫。赭阳子尉普文率轻骑讨之，虏乃退走。诏平阳王长孙翰等击蠕蠕别帅，破之，杀数千人，获马万余匹。语在《蠕蠕传》。九月，大简舆徒，治兵于东郊，部分诸军五万骑，将北讨。冬十有二月，遣平阳王长孙翰等讨蠕蠕。车驾次祚山。蠕蠕北遁，诸军追之，大获而还。是年，刘义符为其臣徐羨之等所废杀，立义符弟义隆。

二年春正月己卯，车驾至自北伐，以其杂畜班赐将士各有差。二月，慕容渴悉邻反于北平，攻破郡治，太守与守将击败

之。三月丙辰，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。丁巳，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，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，宜城王奚斤为司空。庚申，营故东宫为万寿宫，起永安、安乐二殿，临望观，九华堂。初造新字千余，诏曰：“在昔帝轩，创制造物，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。自兹以降，随时改作，故篆隶草楷，并行于世。然经历久远，传习多失其真，故令文体错谬，会义不惬，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。孔子曰，名不正则事不成，此之谓矣。今制定文字，世所用者，颁下远近，永为楷式。”

夏四月，诏龙骧将军步堆、谒者仆射胡觐使于刘义隆。五月，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，运粟塞上。秋九月，永安、安乐二殿成，丁卯，大飨以落之。

冬十月，治兵于西郊。癸卯，车驾北伐，平阳王长孙翰等绝漠追之。蠕蠕北走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是年，赫连屈丐死，子昌僭立。

三年春正月壬申，车驾至自北伐。班军实以赐将士，行、留各有差。乞伏炽磐遣使朝贡，请讨赫连昌。二月，起太学于城东，祀孔子，以颜渊配。夏五月辛卯，中山公元纂进爵为王，南安公元素复先爵常山王。六月，幸云中旧宫，谒陵庙；西至五原，田于阴山；东至和兜山。

秋七月，筑马射台于长川，帝亲登台观走马；王公诸国君长驰射，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。

八月，车驾还宫。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帝以屈丐既死，诸子相攻，九月，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、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，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袭陕城。

冬十月丁巳，车驾西伐，幸云中，临君子津。会天暴寒，数日冰结。十有一月戊寅，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。壬午，至其城下，徙万余家而还。语在《昌传》。至祚山，班所虏获以

赐将士各有差。奚斤未至蒲坂，昌守将赫连乙升弃城西走。昌弟助兴守长安，乙升复与助兴自长安西走安定。奚斤遂入蒲坂。十有二月，诏斤西据长安。秦雍氏、羌皆叛昌诣斤降。武都氏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。

四年春正月乙酉，车驾至自西伐，赐留台文武生口、缿帛、马牛各有差。从人在道多死，其能到都者才十六七。己亥，行幸幽州。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。帝闻之，乃遣就阴山伐木，大造攻具。二月，车驾还宫。三月丙子，遣高凉王礼镇长安。诏执金吾桓贷造桥于君子津。丁丑，广平王连薨。

夏四月丁未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、谒者仆射胡觐等使于刘义隆。是月，治兵讲武，分诸军，司徒长孙翰、廷尉长孙道生、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，常山王素、太仆丘堆、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，南阳王伏真、执金吾桓贷、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，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。五月，车驾西讨赫连昌。辛巳，济君子津。三城胡酋鹞子相率内附。帝次拔邻山，筑城，舍辎重，以轻骑三万先行。戊戌，至于黑水，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。六月甲辰，昌引众出城，大破之。事在《昌传》。昌将麾下数百骑西南走，奔上邽。诸军乘胜追至城北，死者万余人，临阵杀昌弟河南公满及其兄子蒙逊。会日暮，昌尚书仆射问至拔城，夜将昌母出走。乙巳，车驾入城，虏昌君弟及其诸母、姊妹、妻妾、宫人万数，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，擒昌尚书王买、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分之、秦雍人士数千人，获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数千万。以昌宫人及生口、金银、珍玩、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。昌弟平原公定拒司空奚斤于长安城，娥清率骑五千讨之，西走上邽。辛酉，班师，留常山王素、执金吾桓贷镇统万。

秋七月己卯，筑坛于祚岭，戏马驰射，赐射中者金锦缯絮各有差。蠕蠕寇云中，闻破赫连昌，惧而还走。八月壬子，车驾至自西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，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，各有差。九月丁酉，安定民举城归降。冬十有一月，以氏王杨玄为都督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、假征南大将军、梁州刺史、南秦王。十有二月，行幸中山，守宰贪污免者十数人。癸卯，车驾还宫。复所过田租之半。

神 元年春正月，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，精选忠良悉代之。辛未，京兆王黎薨。二月，改元。赫连昌退屯平凉。司空奚斤进军安定。将军丘堆为昌所败，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，擒昌。昌余众立昌弟定为王，走还平凉。三月癸酉，诏侍中古弼迎赫连昌。辛巳，弼等以昌至于京师。司空奚斤追定于平凉马鬣岭，为定所擒。丘堆先守辎重在安定，闻斤败，弃甲东走蒲坂。帝闻大怒，诏安颉斩堆。

夏四月，赫连定遣使朝贡，帝诏谕之。壬子，西巡。戊午，田于河西。大赦天下。南秦王杨玄遣使朝贡。六月丁酉，并州胡酋卜田谋反伏诛，余众不安。诏淮南公王倍斤镇虑虓，抚慰之。甲寅，行幸长川。

秋七月，车驾还宫。八月，东幸广宁，临观温泉。以太牢祭黄帝、尧、舜庙。蠕蠕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内属。九月，车驾还宫。上洛巴渠泉午触等万余家内附。

冬十月甲辰，北巡。壬子，田于牛川。刘义隆淮北镇将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余入寇济阳、陈留。是月，车驾还宫。闰月辛巳，义隆又遣将王玄谟、兖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寇荥阳，将袭虎牢。豫州遣军逆击，走之。上郡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。定州丁零鲜于台阳、翟乔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，劫掠郡县。

州军讨之，失利。诏镇南将军、寿光侯叔孙建击之。十有一月，行幸河西，大校猎。十有二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是岁，皇子晃生。乞伏炽磐死，子暮末僭立。沮渠蒙逊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，赫连定弟酒泉公俊自平凉来奔。丁零鲜于台阳等归罪，诏赦之。二月，上党李禹聚众杀太守，自称无上王，署置将帅。河内守将击破之。禹亡走入山，为人执送，斩之。

夏四月，治兵于南郊。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庚寅，车驾北伐，以太尉、北平王长孙嵩，卫尉、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，从东道与长孙翰等期会于贼庭。五月丁未，次于沙漠。舍辎重，轻骑兼马，至粟水。蠕蠕震怖，焚烧庐舍，绝迹西走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是月，赫连定来侵统万，东至侯尼城而还。

秋七月，车驾东辕。至黑山，校数军实，班赐王公将士各有差。八月，帝以东部高车屯巴尼陂，诏左仆射安原率骑万余讨之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

冬十月，振旅凯旋于京师，告于宗庙。列置新民于漠南，东至濡源，西暨五原、阴山，竟三千里。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、尚书令刘洁、左仆射安原、侍中古弼镇抚之。十有一月，西巡狩，田于河西，至祚山而还。三年春正月庚子，车驾还宫。壬寅，大赦天下。癸卯，行幸广宁，临温泉，作《温泉之歌》。二月丁卯，司徒、平阳王长孙翰薨。戊辰，车驾还宫。三月壬寅，进会稽公赫连昌为秦王。癸卯，云中、河西敕勒千余家叛。尚书令刘洁追灭之。帝闻刘义隆将寇边，乃诏冀、定、相三州造船三千艘，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。

夏四月甲子，行幸云中。敕勒万余落叛走。诏尚书封铁追讨灭之。五月戊戌，诏曰：“夫士之为行，在家必孝，处朝必忠，然后身荣于时，名扬后世矣。近遣尚书封铁翦除亡命，其所部将士有尽忠竭节以殒躯命者，今皆追赠爵号；或有蹈锋履

难以自效者，以功次进位；或有故违军法私离幢校者，以军法行戮。夫有功蒙赏，有罪受诛，国之常典，不可暂废。自今以后，不善者可以自改。其宣敕内外，咸使闻知。”六月，诏平南大将军、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，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、琅邪王，屯颍川。

秋七月己亥，诏曰：“昔太祖拨乱，制度草创；太宗因循，未遑改作，军国官属，至乃阙然。今诸征镇将军、王公仗节边远者，听开府辟召；其次，增置吏员。”庚子，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、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、行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进爵为王，镇鄴，为诸军节度。八月，清河群盗杀太守。刘义隆将到彦之，自清水入河，溯流西行。帝以河南兵少，诏摄四镇。乃治兵，将西讨。丙寅，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，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击破之，斩首五千余级，投水死者甚众。甲戌，行幸南宮，猎于南山。戊寅，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。九月己丑，赫连定遣弟谓以代寇鄴城，平西将军、始平公隗归等率诸军讨之，擒贼将王卑，杀万余人，谓以代遁走。癸卯，立密皇太后庙于鄴。甲辰，行幸统万，遂征平凉。

冬十月庚申，到彦之、王仲德沿河置守，还保东平。乙亥，冠军将军安颉济河，攻洛阳。丙子，拔之，擒义隆将二十人，斩首五千级。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，彦之恐军南度，遣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，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，斩之。辛巳，安颉平虎牢，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。十有一月乙酉，车驾至平凉。先是，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于鄴城，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广阳公度洛孤城守。帝至平凉，登北原，使赫连昌招谕之，社于不降。诏安西将军古弼等击安定，攻平凉。定闻之，弃鄴城，入于安定，自率步骑三万从鹑觚原将救平凉，与弼相遇。弼击之，杀数千人，乃还走。诏诸军四面围之。甲午，寿光侯叔孙

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济河。到彦之、王仲德从清入济，东走青州。义隆兖州刺史竺灵秀弃顺昌，南奔湖陆。丁酉，定乏水，引众下原，诏武卫将军皇眷击之，定众大溃，死者万余人。定中重创，单骑遁走。获定弟丹阳公乌视拔、武陵公秃骨及公侯百余人。是日，诸将乘胜进军，遂取安定。定从兄东平公乙升弃城奔长安，劫掠数千家，西奔上邽。戊戌，叔孙建大破竺灵秀于湖陆，杀获五千余人。己亥，帝幸安定，获乞伏炽磐质子及定车旗，簿其生口、财畜，班赐将士各有差。庚子，帝自安定还临平凉，遂掘堑围守之。行幸纽城，安慰初附，赦秦雍之民，赐复七年。定陇西守及将士数千人来降。辛丑，冠军将军安颉率诸军攻滑台。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刘义隆将于长社。沮渠蒙逊遣使朝贡。壬寅，封寿光侯叔孙建为丹阳王。十有二月丁卯，定弟社于、度洛孤面缚出降，平凉平，收其珍宝。定长安、临晋、武功守将皆奔走，关中平。壬申，车驾东还，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。是岁，冯跋死，弟文通僭立。

四年春正月壬午，车驾次于木根山，大飨群臣，赐布帛各有差。丙申，刘义隆将檀道济、王仲德从清水救滑台，丹阳王叔孙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拒之，道济等不敢进。是月，乞伏慕末为赫连定所灭。二月辛酉，安颉、司马楚之平滑台，擒义隆将朱玠之、李元德及东郡太守申谟。癸酉，车驾还宫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，赐留台百官各有差，战士赐复十年。丁丑，行幸南宮。定州民饥，诏启仓以赈之。义隆将檀道济、王仲德东走，诸将追之，至历城而还。三月庚戌，冠军将军安颉献义隆俘万余人，甲兵三万。夏五月庚寅，行幸云中。六月，赫连定北袭沮渠蒙逊，为吐谷浑慕璜所执。闰月乙未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诏散骑侍郎周绍使于刘义隆。

秋七月己酉，行幸河西，起承华宫。八月乙酉，沮渠蒙逊

遣子安周入侍。吐谷浑慕瓚遣使奉表，请送赫连定。己丑，以慕瓚为大将军、西秦王。九月癸丑，车驾还宫。庚申，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，特进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癸亥，诏兼太常李顺持节拜河西王沮渠蒙逊为假节、加侍中、都督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事、行征西大将军、太傅、凉州牧、凉王。壬申，诏曰：“顷逆命纵逸，方夏未宁，戎车屡驾，不遑休息。今二寇摧殄，士马无为，方将偃武修文，遵太平之化，理废职，举逸民，拔起幽穷，延登俊乂。昧旦思求，想遇师辅，虽殷宗之梦板筑，罔以加也。访诸有司，咸称范阳卢玄、博陵崔绰、赵郡李灵、河间邢颖、勃海高允、广平游雅、太原张伟等，皆贤俊之胄，冠冕州邦，有羽仪之用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‘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’。庶得其人，任之政事，共臻邕熙之美。《易》曰：‘我有好爵，吾与尔縻之。’如玄之比，隐迹衡门、不耀名誉者，尽敕州郡以礼发遣。”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，至者数百人，皆差次叙用。

冬十月戊寅，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。行幸漠南。十一月丙辰，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，率其部数万骑，驱鹿数百万，诣行在所，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，勒石漠南，以记功德。宜城王奚斤，坐事降爵为公。十二月丁丑，车驾还宫。

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，尊保太后为皇太后，立皇后赫连氏，立皇子晃为皇太子，谒于太庙，大赦，改年。己巳，诏曰：“朕以眇身，获奉宗庙，思阐洪基，廓清九服。遭值季运，天下分崩。是用屡征，罔或宁息，自始光至今，九年之间，戎车十举。群帅文武，荷戈被甲，栝风沐雨，蹈履锋刃，与朕均劳。赖神祇之助，将士宣力，用能摧折强竖，克翦大憝。兵不极武，而二寇俱灭；师不违律，而遐方以宁。加以时气和洽，嘉瑞并降，遍于郡国，不可胜纪。岂朕一人，独应此祐，斯亦群后协

同之所致也。公卿因兹，稽诸天人之会，请建副贰。夫庆赏之行，所以褒崇勋旧，旌显贤能，以永无疆之休。其王公将军以下，普增爵秩，启国承家，修废官，举俊逸，蠲除烦苛，更定科制，务从轻约，除故革新，以正一统。群司当深思效绩，直道正身，立功立事，无或懈怠，称朕意焉。”二月丙子，行幸南宫。三月丁未，追赠夫人贺氏为皇后。壬申，西秦王吐谷浑慕瓚，送赫连定于京师。夏五月，大简舆徒于南郊，将讨冯文通。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六月庚寅，车驾伐和龙。诏尚书左仆射安原等屯于漠南，以备蠕蠕。辛卯，兼散骑常侍邓颖使于刘义隆。

秋七月己未，车驾至濡水。庚申，遣安东将军、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及密云丁零万余人，运攻具，出南道，俱会和龙。帝至辽西，文通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。己巳，车驾至和龙，临其城。文通石城太守李崇、建德太守王融十余郡来降，发其民三万人穿围堑以守之。是月，筑东宫。八月甲戌，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，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，死者万余人。文通尚书高绍率万余家保羌胡固。己卯，车驾讨绍。辛巳，斩之。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文通带方太守慕容玄于猴固，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攻建德，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攻冀阳，皆拔之，虏获生口，班赐将士各有差。九月乙卯，车驾西还。徙营丘、成周、辽东、乐浪、带方、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，开仓以赈之。

冬十月癸酉，车驾至濡水。吐谷浑慕瓚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乙巳，车驾至自伐和龙。十有二月己丑，冯文通长乐公崇及其母弟朗、朗弟邈，以辽西内属。文通遣将封羽围辽西。先是，辟召贤良，而州郡多逼遣之。诏曰：“朕除伪平暴，征讨累年，思得英贤，缉熙治道，故诏州郡搜扬隐逸，进举贤俊。古之君

子，养志衡门，德成业就，才为世使。或雍容雅步，三命而后至；或栖栖遑遑，负鼎而自达。虽徇尚不同，济时一也。诸召人皆当以礼申谕，任其进退，何逼遣之有也！此刺史、守宰宣扬失旨，岂复光益，乃所以彰朕不德。自今以后，各令乡闾推举，守宰但宣朕虚心求贤之意。既至，当时以不次之举，随才文武，任之政事。其明宣敕，咸使闻知。”是年，秃发傉檀子保周弃沮渠蒙逊来奔，以保周为张掖公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。丙寅，以乐安王范为假节、加侍中、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、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长安。二月庚午，诏兼鸿胪卿李继，持节假冯崇车骑大将军、辽西王，承制听置尚书已下；赐崇功臣爵秩各有差。征西将军金崖与安定镇将延普及泾州刺史狄子玉争权构隙，举兵攻普，不克，退保胡空谷，驱掠平民，据险自固。诏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安定镇将陆俟讨获之。壬午，行幸河西。诏兼散骑常侍宋宣使于刘义隆。丙申，冯崇母弟朗来朝。三月，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司马元显子天助来降。壬子，车驾还宫。夏五月己亥，行幸山北。六月，遣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，尚书左仆射安原督诸军讨和龙。将军楼勃别将五千骑围凡城，交通守将封羽以城降，收其民三千余家。辛巳，诏乐安王范发秦、雍兵一万人，筑小城于长安城内。秋八月，辽西王冯崇上表，求说降其父，帝不听。九月，刘义隆遣使朝贡，奉驯象一。戊午，诏兼大鸿胪卿崔暅持节拜征虏将军杨难当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南秦王。

冬十月，南秦王杨难当率众围汉中。十有一月甲寅，车驾自山北还宫。十有二月己巳，大赦天下。辛未，幸阴山之北。陇西休屠王弘祖率众内属。金崖既死，部人立崖从弟当川领其众。诏兼散骑常侍卢玄使于刘义隆。是岁，沮渠蒙逊死，以其

子牧犍为车骑大将军，改封河西王。

三年春正月乙未，车驾次于女水，大飨群臣，班赐各有差。戊戌，冯文通遣其给事黄门侍郎伊臣乞和，帝不许。丙辰，金当川反。杨难当克汉中，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。二月丁卯，蠕蠕吴提奉其妹，并遣其异母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朝贡，献马二千匹。戊寅，诏曰：“朕承统之始，群凶纵逸，四方未宾，所在逆僭。蠕蠕陆梁于漠北，铁弗肆虐于三秦。是以旰食忘寝，抵掌扼腕，期在扫清逋残，宁济万宇。故频年屡征，有事西北，运输之役，百姓勤劳，废失农业，遭离水旱，致使生民贫富不均，未得家给人足，或有寒穷不能自贍者，朕甚愍焉。今四方顺轨，兵革渐宁，宜宽徭赋，与民休息。其令州郡县隐括贫富，以为三级，其富者租赋如常，中者复二年，下穷者复三年。刺史守宰当务尽平当，不得阿容以罔政治。明相宣约，咸使闻知。”辛卯，车驾还宫。

三月甲寅，行幸河西。闰月甲戌，秦王赫连昌叛走。丙子，河西候将格杀之。验其谋反，群弟皆伏诛。己卯，车驾还宫。彭城公元粟进爵为王。辛巳，冯文通遣尚书高颡上表称蕃，诏征其侍子。戊子，金当川率其众围西川侯彭文暉于阴密。

夏四月乙未，诏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讨当川。丁未，行幸河西。壬戌，获当川，斩之于长安以徇。六月甲辰，车驾还宫。辛亥，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，司空、汝阴公长孙道生，侍中古弼，督诸军讨和龙。芟其禾稼，徙民而还。

秋七月辛巳，东宫成，备置屯卫，三分西宫之一。壬午，行幸美稷，遂至隰城。命诸军讨山胡白龙于西河。九月戊子，克之，斩白龙及其将帅，屠其城。

冬十月癸巳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甲午，破白龙余党于五原。诏山胡为白龙所逼及归降者，听为平民。诸与白龙同恶，斩数

千人，虏其妻子，班赐将士各有差。十有一月，车驾还宫。十有二月甲辰，行幸云中。

太延元年春正月壬午，降死刑已下各一等。癸未，出太祖、太宗宫人，令得嫁。甲申，大赦，改年。二月庚子，蠕蠕、焉耆、车师诸国各遣使朝献。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，其孤老不能自存者，听还乡里。丁未，车驾还宫。三月癸亥，冯文通遣大将渴烛通朝献，辞以子疾。夏五月庚申，进宜都公穆寿为宜都王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为上党王，宜城公奚斤为恆农王，广陵公楼伏连为广陵王，本官各如故。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。甲戌，行幸云中。

六月甲午，诏曰：“顷者寇逆消除，方表渐晏，思崇政化，敷洪治道，是以屡诏有司，班宣思惠，绥理百揆。群公卿士，师尹牧守，或未尽导扬之美，致令阴阳失序，和气不平，去春小旱，东作不茂。忧勤克己，祈请灵祇，上下咸秩。岂朕精诚有感，何报应之速，云雨震洒，流泽沾渥。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，诣潞县侯孙家，既而亡去，莫知所在。玉色鲜白，光照内映。印有三字，为龙鸟之形，要妙奇巧，不类人迹，文曰‘旱疫平’。推寻其理，盖神灵之报应也。朕用嘉焉。比者已来，祯瑞仍臻：所在甘露流液，降于殿内；嘉瓜合蒂，生于中山；野木连理，殖于魏郡；在先后载诞之乡，白燕集于盛乐旧都，玄鸟随之，盖有千数；嘉禾频岁合秀于恆农；白雉、白兔并见于勃海，白雉三只又集于平阳太祖之庙。天降嘉贶，将何德以酬之？所以内省惊震，欣惧交怀。其令天下大酺五日，礼报百神；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，上答天意，以求福祿。”丙午，高丽、鄯善国并遣使朝献。戊申，诏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等五将率骑四万东伐文通。

秋七月，田于柁杨。己卯，丕等至于和龙，徙男女六千口

而还。八月丙戌，遂幸河西。粟特国遣使朝献。九月甲戌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癸卯，尚书左仆射安原谋反伏诛。甲辰，行幸定州，次于新城宫。十有一月乙丑，行幸冀州。己巳，校猎于广川。丙子，行幸鄴，祀密太后庙。诸所过，对问高年，褒礼贤俊。十有二月甲申，诏曰：“操持六柄，王者所以统摄；平政理讼，公卿之所司存；劝农平赋，宰民之所专急；尽力三时，黔首之所克济。各修其分，谓之有序；今更不然，何以为治？越职侵局，有紊纲纪；上无定令，民知何从？自今以后，亡匿避难，羁旅他乡，皆当归还旧居，不问前罪。民相杀害，牧守依法平决，不听私辄报复，敢有报者，诛及宗族；邻伍相助，与同罪。州郡县不得妄遣吏卒，烦扰民庶。若有发调，县宰集卿邑三老计贖定课，哀多益寡，九品混通，不得纵富督贫，避强侵弱。太守覆检能否，核其殿最，列言属州。刺史明考优劣，抑退奸吏，升进贞良，岁尽举课上台。特守荷治民之行，当宣扬恩化，奉顺宪典，与国同忧。直道正身，肃居官次，不亦善乎？”癸卯，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，车驾还宫。二月戊子，冯文通遣使朝贡，求送侍子，帝不许。壬辰，遣使者十余辈诣高丽、东夷诸国，诏谕之。三月丙辰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辛未，平东将军娥清、安西将军古弼，率精骑一万讨冯文通，平州刺史元嬰又率辽西将军会之。文通迫急，求救于高丽，高丽使其大将葛蔓卢以步骑二万人迎文通。甲戌，以阙镇虎牢。

夏四月甲申，皇子小兒、苗兒并薨。五月乙卯，冯文通奔高丽。戊午，诏散骑常侍封拔使高丽，征送文通。丁卯，行幸河西。赫连定之西也，杨难当窃据上邽。秋七月庚戌，诏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等督河西、高平诸军讨之。诏散骑侍郎、广

平子游雅等使于刘义隆。八月丁亥，遣使六辈使西域。帝校猎于河西。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，通莎泉道。甲辰，高车国遣使朝献。九月庚戌，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等至略阳，难当奉诏摄上邽守。高丽不送文通，遣使奉表，称当与文通俱奉王化。帝以高丽违诏，议将击之，纳乐平王丕计而止。冬十有一月己酉，行幸柁杨，驱野马于云中，置野马苑。闰月壬子，车驾还宫。乙丑，颍川王提改封武昌王。河西王沮渠牧犍，遣使朝贡。是岁，吐谷浑慕瓌死。

三年春正月癸未，征东大将军、中山王纂薨。戊子，太尉、北平王长孙嵩薨。乙巳，镇南大将军、丹阳王叔孙建薨。二月乙卯，行幸幽州，存恤孤老，问民疾苦；还幸上谷，遂至代。所过复田租之半。高丽、契丹国并遣使朝献。三月丁丑，以南平王浑为镇东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和龙。己卯，舆驾还宫。癸巳，龟兹、悦般、焉耆、车师、粟特、疏勒、乌孙、渴槃陀、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。丁酉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夏五月己丑，诏曰：“方今寇逆消殄，天下渐晏。比年以来，屡诏有司，班宣惠政，与民宁息。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，不能忧勤所司，纠察非法，废公带私，更相隐置，浊货为官，政存苟且。夫法之不用，自上犯之，其令天下吏民，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。”丙申，行幸云中。

秋七月戊子，使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，司空、上党王长孙道生，讨山胡白龙余党于西河，灭之。八月甲辰，行幸河西。九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丁酉，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瓌弟慕利延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。

冬十月癸卯，行幸云中。十有一月壬申，车驾还宫。甲申，破洛那、者舌国各遣使朝献，奉汗血马。是岁，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坛来朝。

四年春三月庚辰，鄯善王弟素延耆来朝。癸未，罢沙门年五十已下。江阳王根薨。是月，高丽杀冯文通。夏五月戊寅，大赦天下。丙申，行幸五原。

秋七月壬午，车驾北伐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

冬十月乙丑，大飨六军。十二月丁巳，车驾至自北伐。上洛巴泉葷等相率内附。诏兼散骑常侍高雅使刘义隆。

五年春正月庚寅，行幸定州。三月丁卯，诏卫大将军、乐安王范遣雍州刺史葛那取上洛。刘义隆上洛太守谭生长弃郡走。辛未，车驾还宫。庚寅，以故南秦王世子杨保宗为征南大将军、秦州牧、武都王，镇上邽。

夏四月丁酉，鄯善、龟兹、疏勒、焉耆诸国遣使朝献。五月丁丑，治兵于西郊。癸未，遮逸国献汗血马。六月甲辰，车驾西讨沮渠牧犍，侍中、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；大将军、长乐王嵇敬，辅国大将军、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，以备蠕蠕。

秋七月己巳，车驾至上郡属国城，大飨群臣，讲武马射。壬午，留辎重，分部诸军：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，尚书令、钜鹿公刘洁督诸军，与常山王素二道并进，为前锋；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，太宰、阳平王杜超，督平凉、鄜城诸军为后继。八月甲午，永昌王健获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。牧犍遣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，望尘退走。丙申，车驾至姑臧，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，乃分军围之。九月丙戌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。是日，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，帝解其缚，侍以籓臣之礼，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，仓库珍宝不可称计。进张掖公秃发保周爵为王，与龙骧将军穆羆、安远将军源贺分略诸郡，杂人降者亦数十万。牧犍弟张掖太守宜得，烧仓库，西奔酒泉。乐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浑。遣镇南将军奚眷讨张掖，

遂至酒泉，牧犍弟酒泉太守无讳及宜得复奔晋昌。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。镇北将军封沓讨乐都，掠数千家而还。班赐将士各有差。戊子，蠕蠕犯塞，遂至七介山，京师大骇。皇太子命上党王长孙道生等拒之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

冬十月辛酉，车驾东还，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。留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，征西大将军贺多罗镇凉州。癸亥，遣张掖王秃发保周谕诸部鲜卑，保周因率诸部叛于张掖。十有一月乙巳，刘义隆遣使朝献，并献驯象一。是月，高丽及粟特、渴槃陀、破洛那、悉居半诸国各遣使朝献。十有二月壬午，车驾至自西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杨难当寇上邽，镇将元勿头击走之。是岁，鄯善、龟兹、疏勒、焉耆、高丽、粟特、渴槃陀、破洛那、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## 帝纪第四

### 世祖纪下 宗纪

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，沮渠无讳围酒泉。辛亥，分遣侍臣巡行州郡，观察风俗，问民疾苦。壬子，无讳诱执弋阳公元洁。二月己巳，诏假通直常侍邢颖使于刘义隆。发长安五千人浚昆明池。三月，酒泉陷。

夏四月庚辰，无讳寇张掖，秃发保周屯于删丹。丙戌，诏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等督诸军讨保周。五月辛卯，行幸北部。乙巳，无讳复围张掖，不克，退还。丙辰，车驾还宫。六月丁丑，皇孙浚生，大赦，改年。

秋七月，行幸阴山。己丑，永昌王健至番禾，破保周。周遁走。丙申，皇太后奚氏崩于行宫。癸丑，保周自杀，传首京师。八月甲申，无讳降，送弋阳公元洁及诸将士。九月壬寅，车驾还宫。冬十有一月丁亥，行幸山北。十二月，车驾还宫。是岁，州镇十五民饥，开仓赈恤。以河南王曜子羯儿为河间王，后改封略阳王。

二年春正月癸卯，拜沮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牧、酒泉王。甲辰，行幸温泉。二月壬戌，车驾还宫。三月辛卯，葬惠太后于崢山。庚戌，新兴王俊、略阳王羯儿有罪，并黜为公。辛亥，封蠕蠕郁久闾乞列归为朔方王，沮渠万年为张掖王。

夏四月丁巳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诏镇南将军、南阳

公奚眷征酒泉。五月辛卯，行幸山北。秋八月辛亥，诏散骑侍郎张伟等使刘义隆。行幸河西。九月戊戌，抚军大将军、永昌王健薨。冬十有一月庚子，镇南将军奚眷平酒泉，获沮渠天周、臧嗟、屈德，男女四千口。十有二月甲戌，车驾还宫。丙子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甲申，帝至道坛，亲受符箓，备法驾，旗帜尽青。语在《释老志》。三月壬寅，北平王长孙頽有罪，削爵为侯。

夏四月，无讳走渡流沙，据鄯善。李皓孙宝据敦煌，遣使内附。五月，行幸阴山之北。闰月，刘义隆龙骧将军裴方明、梁州刺史刘康祖寇南秦，南秦王杨难当败，奔于上邽。六月丙戌，难当朝于行宫。先是，起殿于阴山之北，殿始成而难当至，因名曰广德焉。

秋七月丙寅，诏安西将军、建兴公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等从祁山南入，征西将军、淮阳公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等督关中诸军从散关西入，俱会仇池；郁林公司马文思为征南大将军，进爵谯王，督洛豫诸军事南趣襄阳；征南将军、东安公刁雍东趣广陵，邀方明归路。

冬十月己卯，封皇子伏罗为晋王，翰为秦王，谭为燕王，建为楚王，余为吴王。十有二月辛巳，侍中、太保、襄城公卢鲁元薨。丁酉，车驾还宫。李宝遣使朝贡，以宝为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沙州牧，封敦煌公。

四年春正月己巳，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大破刘义隆将于乐乡，擒其将王奂之、王长卿等。强玄明、辛伯奋弃下辨遁走，追斩之，尽虏其众。庚午，行幸中山。二月丙子，车驾至于恆山之阳，诏有司刊石勒铭。是月，克仇池。三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壬戌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，武都王杨保宗谋反，诸将擒送京师；诸氐、羌复推保宗弟文德为主，围仇池。丁酉，大赦天下。己亥，行幸阴山。五月，将军古弼大破诸氐，解仇池围。六月庚寅，诏曰：“朕承天子民，忧理万国，欲令百姓家给人足，兴于礼义。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，勤恤民隐，至乃侵夺其产，加以残虐，非所以为治也。今复民赏赋三年，其田租岁输如常。牧守之徒，各厉精为治，劝课农桑，不得妄有征发；有司弹纠，勿有所纵。”癸巳，大阅于西郊。秋九月辛丑，行幸漠南。甲辰，舍辎重，以轻骑袭蠕蠕，分军为四道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。冬十一月，将军皮豹子等追破刘义隆将于浊水。甲子，车驾至于朔方。诏曰：“朕承祖宗重光之绪，思阐洪基，恢隆万世。自经营天下，平暴除乱，扫清不顺，二十年矣。夫阴阳有往复，四时有代谢。授子任贤，所以休息；优隆功臣，式图长久，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。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，总统百揆。诸朕功臣，勤劳日久，皆当以爵归第，随时朝请，飧宴朕前，论道陈谏而已，不宜复烦以剧职。更举贤俊，以备百官。主者明为科制，以称朕心。”十二月辛卯，车驾至自北伐。

五年春正月壬寅，皇太子始总百揆。侍中、中书监、宜都王穆寿，司徒、东郡公崔浩，侍中、广平公张黎，侍中、建兴公古弼，辅太子以决庶政。诸上书者皆称臣，上疏仪与表同。戊申，诏曰：“愚民无识，信惑妖邪，私养师巫，挟藏讖记、阴阳、图纬、方伎之书；又沙门之徒，假西戎虚诞，生致妖孽。非所以壹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，有私养沙门、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，不得容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师巫、沙门身死，主人门诛。明相宣告，咸使闻知。”庚戌，诏曰：“自顷以来，军

国多事，未宣文教，非所以整齐风俗，示轨则于天下也。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，其子息皆诣太学。其百工伎巧、驺卒子息，当习其父兄所业，不听私立学校。违者师身死，主人门诛。“二月辛未，中山王辰等八将，以北伐后期，斩于都南。癸酉，骠骑大将军、乐平王丕薨。庚辰，行幸庐阙。三月戊戌，大会于那南池。遣使者四辈使西域。甲辰，车驾还宫。癸丑，诏征西大将军、司空、上党王长孙道生镇统万。

夏四月乙亥，侍中、太宰，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。五月丁酉，行幸阴山之北。六月，北部民杀立义将军、衡阳公莫孤，率五千余落北走。追击于漠南，杀其渠帅，余徙居冀、相、定三州为营户。西平王吐谷浑慕利延杀其兄子纬代。是月，纬代弟叱力延等来奔，乞师。以叱力延为归义王。

秋七月癸卯，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叛伏诛。八月乙丑，田于河西。壬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高济使于刘义隆。晋王伏罗督高平、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。九月，帝自河西至马邑，观于崢川。己亥，车驾还宫。丁未，行幸漠南。

冬十月癸未，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，慕利延走奔白兰。慕利延从弟伏念、长史鷓鴣梨、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。十一月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十二月，粟特国遣使朝贡。丙戌，车驾还宫。

六年春正月辛亥，车驾行幸定州，引见长老，存问之。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愔使刘义隆。二月，遂西幸上党，观连理树于兹氏。西至吐京，讨徙叛胡，出配郡县。三月庚申，车驾还宫。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，以经义量决。是月，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，杀守将王幡。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。温弃城走，自杀，家属伏诛。

夏四月庚戌，征西大将军、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

阴平白兰。诏秦州刺史、天水公封敕文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桴罕，散骑常侍、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以西兵袭鄯善。六月壬辰，车驾北巡。什归闻军将至，弃城夜遁。秋八月丁亥，封敕文入桴罕，分徙千家还上邽。壬辰，度归以轻骑至鄯善，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。帝大悦，厚待之。车驾幸阴山之北，次于广德宫。诏发天下兵，三分取一，各当戒严，以须后命。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。令民北徙畜牧至广漠，以饵蠕蠕。壬寅，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，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，那急追。故西秦王慕璜世子被囊逆军拒战，那击破之。被囊轻骑遁走，中山公杜丰精骑追之，度三危，至雪山，生擒被囊、什归及炽磐子成龙，送于京师。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。

九月，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。冬十月戊子，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，为吴所杀。吴党遂盛，民皆渡渭奔南山。于是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，诏将军叔孙拔乘传领摄并、秦、雍兵屯渭北。十有一月，高凉王那振旅还京师。己未，遣那及殿中尚书、安定公韩茂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，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确礲津。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，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，杀汧城守将。吴遂进军李闰堡，分兵掠临晋巴东。将军章直与战，大败之，兵溺死于河者三万余人。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，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余级。庚申，孙东王寔漏头薨。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，驱三千余人入汾曲，西通盖吴，受其位号。秦州刺史、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，不克而还。庚午，诏殿中尚书、扶风公元处真，尚书、平阳公慕容嵩二万骑讨薛永宗；诏殿中尚书乙拔率五将三万骑讨盖吴，西平公寇提三将一万骑讨吴党白广平。盖吴自号天台王，署置百官。辛未，车驾还宫。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，使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分领，为二道，各一万骑，南略淮泗以北，

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。癸未，车驾西巡。

七年春正月戊辰，车驾次东雍州。庚午，围薛永宗营垒。永宗出战，大败。六军乘之，永宗众溃。永宗男女无少长赴汾水死。辛未，车驾南幸汾阴。庚辰，帝临戏水。盖吴退走北地。

二月丙戌，幸长安，存问父老。丁亥，幸昆明池。丙申，幸螯屋，诛叛民耿青、孙温二垒与盖吴通谋者。军次陈仓，诛散关氏害守将者。还幸雍城，田于岐山之阳。北道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，吴弃马遁走。永昌王仁至高平，擒刘义隆将王章，略金乡、方与，迁其民五千家于河北。高凉王那至济南东平陵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河北。三月，诏诸州坑沙门，毁诸佛像。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。车驾旋轸，幸洛水，分军诛李闰叛羌。是月，金城边冏、天水梁会反，据上邽东城。秦州刺史封敕文击之，斩冏，众复推会为帅。

夏四月甲申，车驾至自长安。戊子，鄴城毁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其一刻其旁曰：“魏所受汉传国玺。”五月癸亥，安丰公闾根率骑诣上邽，与敕文讨梁会。会走汉中。盖吴复聚杏城，自号秦地王，假署山民，众旋复振。于是遣永昌王仁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同讨之。六月甲申，发定、冀、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，以防越逸。丙戌，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，起上谷，西至于河，广袤皆千里。秋八月，盖吴为其下人所杀，传首京师，永昌王仁平其遗烬。高凉王那破盖吴党白广平；生擒屠各路那罗于安定，斩于京师。复略阳公羯兒王爵。

八年春正月，吐京胡阻险为盗。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、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，不下。山胡曹仆浑等渡河西，保山以自固，招引朔方诸胡。提等引军讨仆浑。二月己卯，高凉王那等

自安定讨平朔方胡，因与提等合军，共攻仆浑，斩之。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。癸未，行幸中山，颁赐从官文武各有差。高阳易县民不从官命，讨平之，徙其余烬于北地。三月，河西王沮渠牧犍谋反，伏诛。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。夏五月，车驾还宫。六月，西征诸将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坐盗没军资，所在虏掠，赃各千万计，并斩之。八月，卫大将军、乐安王范薨。

冬十月，侍中、中书监、宜都王穆寿薨。十二月，鄯善、遮逸国并遣子朝献。晋王伏罗薨。

九年春正月，刘义隆遣使朝贡。氏杨文德受义隆官号，守葭芦城，招诱武都、阴平五部氏民。诏仇池镇将皮豹子讨之。文德弃城南走，擒其妻子僚属。义隆白水太守郎启玄率众救文德，豹子逆击，大破之。启玄、文德走还汉中。宕昌羌酋梁瑾慈遣使内附，并贡方物。二月癸卯，行幸定州。山东民饥，启仓赈之。罢塞围作。遂西幸上党，诛潞叛民二千余家，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。诏于壶关东北大王山累石为三封，又斩其北凤皇山南足以断之。三月，车驾还宫。夏五月甲戌，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、征西将军、领护西戎校尉、鄯善王，镇鄯善，赋役其民，比之郡县。六月辛酉，行幸广德宫。丁卯，悦般国遣使求与王师俱讨蠕蠕，帝许之。秋八月，诏中外诸军戒严。九月乙酉，治兵于西郊。丙戌，上幸阴山。是月，成周公万度归千里驿上，大破焉耆国，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。

冬十月辛丑，恆农王奚斤薨。癸卯，以婚姻奢靡，丧葬过度，诏有司更为科限。癸亥，大赦天下。十有二月，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。皇太子朝于行宫，遂从北讨。至于受降城，不见蠕蠕，因积粮城内，留守而还。北平王长孙敦坐事降爵为公。

十年春正月戊辰朔，帝在漠南，大飧百僚，班赐有差。甲

戍，北伐。二月，蠕蠕渠帅尔绵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来降，蠕蠕吐贺真恐惧远遁。事见《蠕蠕传》。三月，遂搜于河西。庚寅，车驾还宫。夏五月庚寅，行幸阴山。

秋七月，浮图沙国遣使贡献。九月，阅武磧上，遂北伐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

冬十月庚子，皇太子及群官奉迎于行宫。壬午，大飨，班赐所获及布帛各有差。十有一月，龟兹、疏勒、破洛那、员阔诸国各遣使朝献。十有二月戊申，车驾至自北伐。己酉，以平昌公元托真为中山王。

十一年春正月乙酉，行幸洛阳，所过郡国，皆亲对高年，存恤孤寡。以高凉王那为仪同三司。二月甲午，大搜于梁川。皇子真薨。是月，大治宫室，皇太子居于北宫。车驾遂征悬瓠，益遣使者安慰境外之民，其不服者诛之。永昌王仁大破刘义隆将刘坦之、程天祚于汝东，斩坦之，擒天祚。

夏四月癸卯，舆驾还宫，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。六月己亥，诛司徒崔浩。辛丑，北巡阴山。

秋七月，义隆遣其辅国将军萧斌之率众六万寇济州。刺史王买得弃州走，斌之遂入城，仍使宁朔将军王玄谟西攻滑台。诏枋头镇将、平南将军、南康公杜道俊助守兖州。八月癸亥，田于河西。癸未，治兵于西郊。九月辛卯，舆驾南伐。癸巳，皇太子北伐，屯于漠南。吴王余留守京都。庚子，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。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。

冬十月癸亥，车驾止枋头。诏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五千自石济渡，备玄谟遁走。乙丑，车驾济河。玄谟大惧，弃军而走。众各溃散，追躡斩首万余级。器械山积。帝遂至东平。萧斌之弃济州，退保历城。乃命诸将分道并进：使征西大将军、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，尚书长孙真趋马头，楚王建趋钟离，高凉

王那自青州趋下邳。车驾自中道，十有一月辛卯，至于邹山。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。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。壬子，次于彭城，遂趋盱眙。颍盾国献师子一。十有二月丁卯，车驾至淮。诏刈藿苇，泛筏数万而济。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拒守。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。燕王谭大破之，臧崇之等，斩首万余级，淮南皆降。是月，永昌王仁攻悬瓠，拔之，获义隆守将赵淮，送京师斩之。过定项城，及淮西，大破义隆将刘康祖，斩之，并虜将军胡盛之、王罗汉等，传致行宫。癸未，车驾临江。起行宫于瓜步山。永昌王仁自历阳至于江西，高凉王那自山阳至于广陵，诸军皆同日临江，所过城邑，莫不望尘奔溃，其降者不可胜数。甲申，义隆使献百牢，贡其方物，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。帝以师婚非礼，许和而不许婚，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。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。

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，大会群臣于江上，班赏各有差，文武受爵者二百余人。丁亥，輿驾北旋。是月，破洛那、鬲宾、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。二月戊寅，车驾济河。癸未，次于鲁口。皇太子朝于行宫。三月己亥，车驾至自南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。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。夏五月壬寅，大赦。六月壬戌，改年。车师国王遣子入侍。诏曰：“夫刑网太密，犯者更众，朕甚愍之。有司其案律令，务求厥中。自余有不便于民者，依比增损。”诏太子少傅游雅、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。略阳王羯儿，仪同三司、高凉王那有罪赐死。戊辰，皇太子薨。壬申，葬景穆太子于金陵。

秋七月丁亥，行幸阴山。省诸曹吏员三分之一。九月癸巳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庚申，行幸阴山。刘义隆遣使朝贡。诏殿中将军郎

法祐使于义隆。己巳，司空、上党王长孙道生薨。十有二月丁丑，车驾还宫。封皇孙浚为高阳王。寻以皇孙世嫡，不宜在蕃，乃止。封秦王翰为东平王，燕王谭为临淮王，楚王建为广阳王，吴王余为南安王。

二年春正月庚辰朔，南来降民五千余家于中山谋叛，州军讨平之。冀州刺史、张掖王沮渠万年与降民通谋，赐死。

三月甲寅，帝崩于永安宫，时年四十五。秘不发丧。中常侍宗爱矫皇后令，杀东平王翰，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，大赦，改元为永平，尊皇后赫连氏为皇太后。三月辛卯，上尊谥曰太武皇帝，葬于云中金陵，庙号世祖。夏六月，刘义隆将檀和之寇济州，梁坦及鲁安生军于京索，庞萌、薛安都寇弘农。

秋七月，征南将军、安定公韩元兴讨之。和之退，梁坦、安生亦走。八月，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涇津南渡赴弘农。九月，司空、高平公兒乌干屯潼关，平南将军、昌黎公元辽屯河内。

冬十月丙午朔，余为宗爱所贼。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迎立皇孙，是为高宗焉。

帝生不逮密太后，及有所识，言则悲恻，哀感傍人，太宗闻而嘉叹。暨太宗不豫，衣不释带。性清俭率素，服御饮膳，取给而已，不好珍丽，食不二味；所幸昭仪、贵人，衣无兼彩。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，以从《周易》设险之义，又陈萧何壮丽之说。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在德不在险。屈丐蒸土筑城，而朕灭之，岂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须民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为，萧何之对，非雅言也。”每以财者军国之本，无所轻费，至赏赐，皆是死事勋绩之家，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。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，左右死伤者相继，而帝神色自若。是以人思效命，所向无前。命将出师，指授节度，从命者无不制胜，

违爽者率多败失。性又知人，拔士于卒伍之中，惟其才效所长，不论本末。兼甚严断，明于刑赏。功者赏不遗贼，罪者刑不避亲，虽宠爱之，终不亏法。常曰：“法者，朕与天下共之，何敢轻也。”故大臣犯法，无所宽假。雅长听察，瞬息之间，下人无以措其奸隐。然果于诛戮，后多悔之。司徒崔浩既死之后，帝北伐，时宣城公李孝伯疾笃，传者以为卒也。帝闻而悼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李宣城可惜。”又曰：“朕向失言。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哀。”褒贬雅意，皆此类也。

恭宗景穆皇帝讳晃，太武皇帝之长子也，母贺夫人。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五岁。明慧强识，闻则不忘。及长，好读经史，皆通大义。世祖甚奇之。世祖东征和龙，诏恭宗录尚书事；西征凉州，诏恭宗监国。初，世祖之伐河西也，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，不可行师。恭宗有疑色。及车驾至姑臧，乃诏恭宗曰：“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，其大如河。自余沟流入泽中，其间乃无燥地。泽草茂盛，可供大军数年。人之多言，亦可恶也。故有此敕，以释汝疑。”恭宗谓宫臣曰：“为人臣不实若此，岂是忠乎！吾初闻有疑，但帝决行耳。几误人大事，言者复何面见帝也。”真君四年，恭宗从世祖讨蠕蠕，至鹿浑谷，与贼相遇，虏惶怖，部落扰乱。恭宗言于世祖曰：“今大军卒至，宜速进击，奄其不备，破之必矣。”尚书令刘洁固谏，以为尘盛贼多，出至平地，恐为所围，须军大集，然后击之可也。恭宗谓洁曰：“此尘之盛，由贼恇扰，军人乱故，何有营上而有此尘？”世祖疑之，遂不急击，蠕蠕远遁。既而获虏候骑，世祖问之，对曰：“蠕蠕不觉官军卒至，上下惶惧，引众北走，经六七日，知无追者，始乃徐行。”世祖深恨之。自是恭宗所言军国大事，多见纳用，遂知万机。初，恭宗监国，曾令曰：“《周书》言：‘任农以耕事，贡九谷；

任圃以树事，贡草木；任工以余材，贡器物；任商以市事，贡货贿；任牧以畜事，贡鸟兽；任嫔以女事，贡布帛；任衡以山事，贡其材；任虞以泽事，贡其物。’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，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，垦殖锄耨。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，偿以私锄功七亩，如是为差。至与小、老无牛家种田七亩，小、老者偿以锄功二亩。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。各列家别口数，所劝种顷亩，明立簿目。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，以辨播殖之功。”又禁饮酒、杂戏、弃本沽贩者。垦田大为增辟。

正平元年六月戊辰，薨于东宫，时年二十四。庚午，册曰：“呜呼！惟尔诞资明睿，岐嶷夙成。正位少阳，克荷基构。宾于四门，百揆时叙；允厘庶绩，风雨不迷。宜享无疆，隆我皇祚；如何不幸，奄焉殒殒！朕用悲恻于厥心！今使使持节兼太尉张黎、兼司徒竇瑾奉策，即枢赐谥曰‘景穆’，以显昭令德。魂而有灵，其尚嘉之。”高宗即位，追尊为景穆皇帝，庙号恭宗。

史臣曰：世祖聪明雄断，威灵杰立，藉二世之资，奋征伐之气，遂戎轩四出，周旋险夷。扫统万，平秦陇，翦辽海，荡河源，南夷荷担，北蠕削迹，廓定四表，混一戎华，其为功也大矣。遂使有魏之业，光迈百王，岂非神睿经纶，事当命世？至于初则东储不终，末乃衅成所忽。固本贻防，殆弗思乎？恭宗明德令闻，夙世殒夭，其戾园之悼欤？

## 帝纪第五

### 高宗纪

高宗文成皇帝，讳浚，恭宗景穆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闾氏。真君元年六月生于东宫。帝少聪达，世祖爱之，常置左右，号世嫡皇孙。年五岁，世祖北巡，帝从在后，逢虜帅桎一奴欲加其罚。帝谓之曰：“奴今遭我，汝宜释之。”帅奉命解缚。世祖闻之，曰：“此兒虽小，欲以天子自处。”意奇之。既长，风格异常，每有大政，常参决可否。正平二年十月戊申，即皇帝位于永安前殿，大赦，改年。

兴安元年冬十月，以骠骑大将军元寿乐为太宰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；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，加仪同三司。十有一月丙子，二人争权，并赐死。癸未，广阳王建薨，临淮王谭薨。甲申，皇妣薨。太尉张黎、司徒古弼，以议不合旨，黜为外都大官。平南将军、宋子侯周忸进爵乐陵王，南部尚书、章安子陆丽为平原王，文武各加位一等。壬寅，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，皇妣为恭皇后；尊保母常氏为保太后。陇西屠各王景文叛，诏统万镇将、南阳王惠寿讨平之。十有二月戊申，祔葬恭皇后于金陵。乙卯，初复佛法。丁巳，以乐陵王周忸为太尉，平原王陆丽为司徒，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。保达、沙猎国各遣使朝献。戊寅，建业公陆俟进爵东平王，广平公杜遗进爵为王。癸亥，诏以营州蝗开仓赈恤。甲子，太尉、乐陵王

周忸有罪，赐死。濮阳公闾若文进爵为王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，司空杜元宝进爵京兆王。广平王杜遗薨。尚书仆射、东安公刘尼进爵为王。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。癸未，诏与民杂调十五。丙戌，尚书、西平公源贺进爵为王。

二月己未，司空、京兆王杜元宝谋反，伏诛；建宁王崇、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，各赐死。乙丑，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。是月，刘义隆子勋杀其父而自立。三月壬午，尊保太后为皇太后。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。乙未，疏勒国遣使朝献。夏五月乙酉，行幸崞山。辛卯，还宫。是月，刘劭弟骏杀劭而自立。闰月乙亥，太皇太后赫连氏崩。

秋七月辛亥，行幸阴山。濮阳王闾若文，征西大将军、永昌王仁谋反。乙丑，赐仁死于长安，若文伏诛。己巳，车驾还宫。是月，筑马射台于南郊。八月辛未，渴槃陀国遣使朝贡。戊戌，诏曰：“朕以眇身，纂承大业，惧不能宣慈惠和，宁济万宇，夙夜兢兢，若临渊谷。然即位以来，百姓晏安，风雨顺序，边方无事，众瑞兼呈，不可称数。又于苑内获方寸玉印，其文曰‘子孙长寿’。群公卿士咸曰‘休哉’！岂朕一人克臻斯应，实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。思与兆庶共兹嘉庆，其令民大酺三日，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。”九月壬子，阅武于南郊。冬十有一月辛酉，行幸信都、中山，观察风俗。十有二月，诛河间郑民为贼盗者，男年十五以下为生口，班赐从臣各有差。甲午，车驾还宫。库莫奚、契丹、鬲宾等十余国各遣使朝贡。复北平公长孙敦王爵。

兴光元年春正月乙丑，以侍中、河南公伊弼为司空。二月甲午，帝至道坛，登受图箓；礼毕，曲赦京师，班赏各有差。夏六月丙寅，行幸阴山。

秋七月庚子，皇子弘生。辛丑，大赦，改年。八月甲戌，

赵王深薨。乙亥，车驾还宫。乙丑，皇叔虎头、龙头薨。九月庚申，库莫奚国献名马，有一角，状如麟。是月，闭都城门，大索三日，获奸人亡命数百人。冬十有一月，北镇将房杖击蠕蠕，虏其将豆浑与句等，获马千余匹。戊戌，行幸中山，遂幸信都。十有二月丙子，还幸灵丘，至温泉宫。庚辰，车驾还宫。出于、叱万单国各遣使朝献。

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，奉世祖、恭宗神主于太庙。车骑大将军、乐平王拔有罪，赐死。二月癸未，武昌王提薨。三月己亥，诏曰：“今始奉世祖、恭宗神主于太庙，又于西苑遍秩群神。朕以大庆飨赐百僚，而犯罪之人独即刑戮，非所以子育群生，矜及众庶。夫圣人之教，自近及远。是以周文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家邦。化苟从近，恩亦宜然。其曲赦京师死囚已下。”夏六月壬戌，诏名皇子曰弘，曲赦京城，改年。癸酉，诏曰：“夫为治者，因宜以设官，举贤以任职，故上下和平，民无怨谤。若官非其人，奸邪在位，则政教陵迟，至于凋薄。思明黜陟，以隆治道。今遣尚书穆伏真等三十人，巡行州郡，观察风俗。入其境，农不垦殖，田亩多荒，则徭役不时，废于力也；耆老饭蔬食，少壮无衣褐，则聚敛烦数，匮于财也；闾里空虚，民多流散，则绥导无方，疏于恩也；盗贼公行，劫夺不息，则威禁不设，失于刑也；众谤并兴，大小嗟怨，善人隐伏，佞邪当途，则为法混淆，昏于政也。诸如此比，黜而戮之。善于政者，褒而赏之。其有阿枉不能自申，听诣使告状，使者检治。若信清能，众所称美，诬告以求直，反其罪。使者受财，断察不平，听诣公车上诉。其不孝父母，不顺尊长，为吏奸暴，及为盗贼，各具以名上。其容隐者，以所匿之罪罪之。”是月，遮逸国遣使朝贡。戊寅，帝畋于犊倪山。甲申，还宫。

秋七月丙辰，行幸河西。八月丁亥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波斯、疏勒国并遣使朝贡。庚午，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，进爵为王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立皇后冯氏。二月丁巳，立皇子弘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陘山，聚为寇盗。诏定州刺史许宗之、并州刺史乞佛成龙讨平之。夏六月，羽林郎于判、元提等谋逆，伏诛。秋八月甲申，畋于河西。是月，平西将军、渔阳公尉眷北击伊吾，克其城，大获而还。九月辛巳，河东公闾毗、零陵公闾纆并进爵为王。

冬十月甲申，车驾还宫。甲午，曲赦京师。十有一月，尚书、西平王源贺改封陇西王。嚧哒、普岚国并遣使朝献。刘骏濮阳太守姜龙驹、新平太守杨伯伦，各弃郡率吏民来降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，畋于崞山。戊辰，还宫。粟特、于阗国各遣使朝贡。征渔阳公尉眷，拜太尉，进爵为王，录尚书事。夏五月庚申，畋于松山。己巳，还宫。封皇弟新成为阳平王。六月癸卯，行幸阴山。秋八月，畋于阴山之北。己亥，还宫。

冬十月，将东巡，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。十有一月，蛮王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。十有二月，以州镇五蝗，民饥，使使者开仓以赈之。是月，于阗、扶余等五十余国各遣使朝献。

四年春正月丙午朔，初设酒禁。乙卯，行幸广宁温泉宫，遂东巡平州。庚午，至于辽西黄山宫，游宴数日，亲对高年，劳问疾苦。二月丙子，登碣石山，观沧海，大飨群臣于山下，班赏进爵各有差。改碣石山为乐游山，筑坛记行于海滨。戊寅，南幸信都，畋游于广川。

三月丁未，观马射于中山。所过郡国赐复一年。丙辰，车驾还宫。起太华殿。乙丑，东平王陆俟薨。夏五月壬戌，诏曰：“朕即阡至今，屡下宽大之旨，蠲除烦苛，去诸不急，欲令物获其所，人安其业。而牧守百里，不能宣扬恩意，求欲无厌，

断截官物以入于己，使课调悬少，而深文极墨，委罪于民。苛求免咎，曾不改惧。国家之制，赋役乃轻；比年已来，杂调减省。而所在州郡，咸有逋悬，非在职之官绥导失所，贪秽过度，谁使之然？自今常调不充，民不安业，宰民之徒，加以死罪。申告天下，称朕意焉。”六月丙申，畋于松山。

秋七月庚午，行幸河西。九月乙巳，还宫。辛亥，太华殿成。丙寅，飡群臣，大赦天下。

冬十月甲戌，北巡。至阴山，有故冢毁废，诏曰：“昔姬文葬枯骨，天下归仁。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。”刘骏将殷孝祖修两城于清水东，诏镇西将军、天水公封敕文等击之。辛卯，车驾次于车轮山，累石记行。十一月，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三将三万骑助击孝祖。车驾度漠，蠕蠕绝迹远遁，其别部乌朱贺颓、库世颓率众来降。十有二月，征东将军、中山王托真薨。

五年春正月己巳朔，征西将军皮豹子略地至高平，大破孝祖，斩获五千余级。二月己酉，侍中、司空、河南公伊弼薨。三月庚寅，曲赦京师死罪已下。

夏四月乙巳，封皇弟子推为京兆王。五月，居常国遣使朝献。六月戊申，行幸阴山。

九月戊辰，诏曰：“夫褒赏必于有功，刑罚审于有罪，此古今之所同，由来之常式。牧守莅民，侵食百姓，以营家业，王赋不充，虽岁满去职，应计前逋，正其刑罪。而主者失于督察，不加弹正，使有罪者优游获免，无罪者妄受其辜，是启奸邪之路，长贪暴之心，岂所谓原情处罪，以正天下？自今诸迁代者，仰列在职殿最，案制治罪。克举者加之爵宠，有愆者肆之刑戮，使能否殊贯，刑赏不差。主者明为条制，以为常楷。

“仪同三司、敦煌公李宝薨。冬十有二月戊申，诏曰：“朕承洪业，统御群有，思恢政化，以济兆民。故薄赋敛以实其财，

轻徭役以纾其力，欲令百姓修业，人不匮乏。而六镇、云中、高平、二雍、秦州，遍遇灾旱，年谷不收。其遣开仓廩以赈之。有流徙者，谕还桑梓。欲市余他界，为关傍郡，通其交易之路。若典司之官，分职不均，使上恩不达于下，下民不赡于时，加以重罪，无有攸纵。”

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庚午，诏散骑常侍冯阐使于刘骏。二月，卫将军、乐安王良督东雍、吐京、六壁诸军西趣河西，征西将军皮豹子等督河西诸军南趋石楼，以讨河西叛胡。

夏四月戊戌，皇太后常氏崩于寿安宫。五月癸酉，葬昭太后于广宁鸣鸡山。六月甲午，诏征西大将军、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、高平诸军出南道，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，讨吐谷浑什寅。崔浩之诛也，史官遂废，至是复置。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，遣使者安慰之。

秋七月乙丑，刘骏遣使朝贡。壬午，行幸河西。八月，西征诸军至西平，什寅走保南山。九月，诸军济河追之，遇瘴气，多有疫疾，乃引军还；获畜二十余万。庚午，舆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居常王献驯象三。十有一月，诏散骑侍郎卢度世、员外郎朱安兴使于刘骏。

二年春正月乙酉，诏曰：“刺史牧民，为万里之表。自顷每因发调，逼民假贷，大商富贾，要射时利，旬日之间，增赢十倍。上下通同，分以润屋。故编户之家，困于冻馁；豪富之门，日有兼积。为政之弊，莫过于此。其一切禁绝，犯者十疋以上皆死。布告天下，咸令知禁。”二月辛卯，行幸中山。丙午，至于鄴，遂幸信都。三月，刘骏遣使朝贡。舆驾所过，皆亲对高年，问民疾苦。诏民年八十以上，一子不从役。灵丘南有山，高四百余丈。乃诏群官仰射山峰，无能逾者。帝弯弧发

矢，出山三十余丈，过山南二百二十步，遂刊石勒铭。是月，发并、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猎道。辛巳，舆驾还宫。

夏四月乙未，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河东王阎毗薨。五月癸未，诏南部尚书黄卢头、李敷等考课诸州。

秋七月戊寅，封皇弟小新成为济阴王，加征东大将军，镇平原；天赐为汝阴王，加征南大将军，镇虎牢；万寿为乐浪王，加征北大将军，镇和龙；洛侯为广平王。壬午，行巡山北。八月戊辰，波斯国遣使朝献。丁丑，舆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、员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刘骏。博陵之深泽、章武之束州，盗杀县令，州军讨平之。广平王洛侯薨。

三年春正月壬午，以车骑大将军、东郡公乙浑为太原王。癸未，乐浪王万寿薨。二月癸酉，畋于崞山，遂观渔于旋鸿池。三月甲申，刘骏遣使朝贡。高丽、菑王、契啮、思厌于师、疏勒、石那、悉居半、渴槃陀诸国各遣使朝献。夏六月庚申，行幸阴山。诏将军陆真讨雍州叛氏仇儻等，平之。秋七月壬寅，幸河西。九月壬辰，征西大将军、常山王素薨。

冬十月丙辰，诏曰：“朕承洪绪，统御万国，垂拱南面，委政群司，欲缉熙治道，以致宁一。夫三代之隆，莫不崇尚年齿。今选举之官，多不以次，令班白处后，晚进居先。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！诸曹选补，宜各先尽劳旧才能。”是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，员外郎、昌邑侯和天德使于刘骏。十有一月壬寅，舆驾还宫。十有二月乙卯，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。因大雉耀兵，有飞龙、腾蛇、鱼丽之变，以示威武。戊午，零陵王阎拔薨。

四年春三月乙未。赐京师民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，以终其年。皇子胡仁薨，追封乐陵王。乙巳，诏曰：“朕宪章旧典，

分职设官，欲令敷扬治化，缉熙庶积。然在职之人，皆蒙显擢，委以事任，当厉己竭诚，务省徭役，使兵民优逸，家给人赡。今内外诸司、州镇守宰，侵使兵民，劳役非一。自今擅有召役，逼雇不程，皆论同枉法。”

夏四月癸亥，上幸西苑，亲射虎三头。五月壬辰，侍中、渔阳王尉眷薨。壬寅，行幸阴山。

秋七月壬午，诏曰：“朕每岁以秋日闲月，命群官讲武平壤。所幸之处，必立宫坛，糜费之功，劳损非一。宜仍旧贯，何必改作也。”八月丙寅，遂畋于河西。诏曰：“朕顺时畋猎，而从官杀获过度，既殫禽兽，乖不合围之义。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，自今已后，不听滥杀。其畋获皮肉，别自颁赏。”壬申，诏曰：“前以民遭饥寒，不自存济，有卖鬻男女者，尽仰还其家。或因缘势力，或私行请托，共相通容，不时检校，令良家子息仍为奴婢。今仰精究，不听取赎，有犯加罪。若仍不检还，听其父兄上诉，以掠人论。”九月辛巳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以定、相二州霰霜杀稼，免民田租。是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，骁骑将军、昌邑子娄内近，宁朔将军、襄平子李五鳞使于刘骏。十有二月辛丑，诏曰：“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，所以殊等级，示轨仪。今丧葬嫁娶，大礼未备，贵势豪富，越度奢靡，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。有司可为之条格，使贵贱有章，上下咸序，著之于令。”壬寅，诏曰：“夫婚姻者，人道之始。是以夫妇之义，三纲之首；礼之重者，莫过于斯。尊卑高下，宜令区别。然中代以来，贵族之门多不率法。或贪利财贿，或因缘私好，在于苟合，无所选择，令贵贱不分，巨细同贯，尘秽清化，亏损人伦，将何以宣示典谟，垂之来裔。今制皇族、师傅、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，不得与百工、伎巧、卑姓为婚，犯者加罪。”

五年春正月丁亥，封皇弟云为任城王。二月，诏以州镇十四去岁虫、水，开仓赈恤。

夏四月癸卯，顿丘公李峻，进爵为王。闰月戊子，帝以旱故，减膳责躬。是夜，澍雨大降。

五月庚申，刘骏死，子子业僭立。六月丁亥，行幸阴山。

秋七月辛丑，北镇游军大破蠕蠕。壬寅，行幸河西。九月辛丑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，琅邪王司马楚之薨。十有二月，南秦王杨难当薨。吐呼罗国遣使朝献。

六年春正月丙申，大赦天下。二月丁丑，行幸楼烦宫。高丽、漭王、对曼诸国各遣使朝献。三月戊戌，相州刺史、西平郡王吐谷浑权薨。乙巳，车驾还宫。

夏四月，破洛那国献汗血马，普岚国献宝剑。五月癸卯，帝崩于太华殿，时年二十六。六月丙寅，上尊谥曰文成皇帝，庙号高宗。八月，葬云中之金陵。

史臣曰：世祖经略四方，内颇虚耗。既而国衅时艰，朝野楚楚。高宗兴时消息，静以镇之，养威布德，怀辑中外。自非机悟深裕，矜济为心，亦何能若此！可谓有君人之度矣。

## 帝纪第六

### 显祖纪

显祖献文皇帝，讳弘，高宗文成皇帝之长子也。母曰李贵人。兴光元年秋七月，生于阴山之北。太安二年二月，立为皇太子。聪睿机悟，幼而有济民神武之规，仁孝纯至，礼敬师友。

和平六年夏五月甲辰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、平阳公贾爱仁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。戊申，侍中、司徒、平原王陆丽自汤泉入朝，浑又杀之。己酉，以侍中、车骑大将军乙浑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东安王刘尼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和其奴为司空。壬子，以淮南王他为镇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凉州。六月，封繁阳侯李嶷为丹阳王，征东大将军冯熙为昌黎王。乙丑，诏曰：“夫赋敛烦则民财匮，课调轻则用不足，是以十一而税，颂声作矣。先朝权其轻重，以惠百姓。朕承洪业，上惟祖宗之休命，夙兴待旦，惟民之恤，欲令天下同于逸豫。而徭赋不息，将何以塞烦去苛，拯济黎元者哉！今兵革不起，畜积有余，诸有杂调，一以与民。”

秋七月癸巳，太尉乙浑为丞相，位居诸王上，事无大小，皆决于浑。九月庚子，曲赦京师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先朝以州牧亲民，宜置良佐，故敕有司，班九条之制，使前政选吏，以待俊义，必谓铨衡允衷，朝纲应叙。然牧司宽惰，不祇宪旨，举

非其人，愆于典度。今制：刺史守宰到官之日，仰自举民望忠信，以为选官，不听前政共相干冒。若简任失所，以罔上论。

“是月，刘子业征北大将军、义阳王刘昶自彭城来降。

冬十月，征阳平王新成、京兆王子推、济阴王小新成、汝阴王天赐、任城王云入朝。是岁，刘子业叔父彧杀子业僭立。

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朔，大赦，改年。二月庚申，丞相、太原王乙浑谋反伏诛。乙亥，以侍中元孔雀为濮阳王，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。三月庚子，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。辛丑，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庙。辛亥，帝幸道坛，亲受符箓；曲赦京师。高丽、波斯、于阗、阿裘诸国遣使朝献。

秋七月辛亥，诏诸有诈取爵位，罪特原之，削其爵职。其有祖、父假爵号货赇以正名者，不听继袭。诸非劳进超迁者，亦各还初。不以实闻者，以大不敬论。九月，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属。己酉，初立乡学，郡置博士二人、助教二人、学生六十人。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属。彧将张永、沈攸之击安都。诏北部尚书尉元为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诸军事，镇东将军、城阳公孔伯恭为副，出东道救彭城；殿中尚书、镇西大将军、西河公元石都督荆、豫、南雍州诸军事，给事中、京兆侯张穷奇为副，出西道救悬瓠。

冬十月，曹利、彤曷国各遣使朝献。十有一月壬子，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。十有二月己未，尉元军次于柘，彧将周凯、张永、沈攸之相继退走。皇弟安平薨。是岁，州镇十一旱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皇兴元年春正月癸巳，尉元大破张永、沈攸之于吕梁东，斩首数万级，冻死者甚众。获刘彧秦州刺史垣恭祖、羽林监沈承伯。永、攸之单骑走免。获军资器械不可胜数。刘彧遣使朝贡。庚子，东平王道符谋反于长安，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、

钜鹿公李恢、雍州刺史鱼玄明。丙午，诏司空、平昌公和其奴、东阳公元丕等讨道符。丁未，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道符兄弟皆伏诛。闰月，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。刘彧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。诏平东将军长孙陵，平南将军、广陵公侯穷奇赴援之。二月，诏使持节、都督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骑五万次于碣碣，为东道后援。济阴王小新成薨。高丽、库莫奚、具伏弗、郁羽陵、日连、匹黎尔、于阗诸国各遣使朝贡。刘彧东平太守申纂戍无盐，遏绝王使，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督诸军以讨之。三月甲寅，克之。沈文秀、崔道固复叛归刘彧，白曜回师讨之，拔彧肥城、垣苗、麋沟三戍。

夏四月，白曜攻升城，戍主房崇吉遁走。秋八月，白曜攻历城。丁酉，行幸武州山石窟寺。戊申，皇子宏生，大赦，改年。九月壬子，高丽、于阗、普岚、粟特国各遣使朝献。丁巳，进冯翊公李白爵梁郡王。是月，诏赐六镇贫人布，人三匹。

冬十月癸卯，田于那男池。濮阳王孔雀坐怠慢，降爵为公。

二年春二月癸未，田于西山，亲射虎豹。崔道固及刘彧梁邹戍主、平原太守刘休宾举城降。

是月，徐州群盗司马休符自称晋王，将军尉元讨平之。三月，白曜进围东阳。戊午，刘彧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辛丑，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督关右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进爵为王。高丽、库莫奚、契丹、具伏弗、郁羽陵、日连、匹黎尔、叱六手、悉万丹、阿大何、羽真侯、于阗、波斯国各遣使朝献。五月乙卯，田于崞山，遂幸繁峙。辛酉，还宫。六月庚辰，以河南辟地，曲赦京师殊死以下。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。秋九月辛亥，封皇叔楨为南安王，长寿为城阳王，太洛为章武王，休为安定王。

冬十月辛丑，上田于冷泉。十有一月，以州镇二十七水旱，开仓赈恤。十有二月甲午，诏曰：“顷张永迷扰，敢拒王威，暴骨原隰，残废不少。死生冤痛，朕甚愍焉。天下民一也，可赦郡县，永军残废之士，听还江南；露骸草莽者，收瘞之。”是月，悉万丹等十余国各遣使朝贡。三年春正月乙丑，东阳溃，虜沈文秀。戊辰，司空、平昌公和其奴薨。二月，蠕蠕、高丽、库莫奚、契丹国各遣使朝献。己卯，以上党公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进爵济南王。

夏四月壬辰，刘彧遣使朝贡。丙申，名皇子曰宏，大赦天下。丁酉，田于崢山。五月，徙青州民于京师。六月辛未，立皇子宏为皇太子。

秋七月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，侍中、太宰、顿丘王李峻薨。十有一月，吐谷浑别帅白杨提度汗率户内附。襄城公韩颓进爵为王。

四年春正月，诏州镇十一民饥，开仓赈恤。二月，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。高丽、库莫奚、契丹各遣使朝献。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，诏使持节、征西大将军、上党王长孙观讨之。广阳王石侯薨。三月丙戌，诏曰：“朕思百姓病苦，民多非命，明发不寐，疚心疾首。是以广集良医，远采名药，欲以救护兆民。可宣告天下，民有病者，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，所须药物，任医量给之。”

夏四月辛丑，大赦天下。戊申，长孙观军至曼头山，大破拾寅。拾寅与麾下数百骑宵遁。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。五月，封皇弟长乐为建昌王。六月，刘彧遣使朝贡。秋八月，群盗入彭城，杀镇将元解愁，长史勒兵灭之。蠕蠕犯塞。九月丙寅，舆驾北伐，诸将俱会于女水，大破

虏众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司徒、东安王刘尼坐事免。壬申，车驾至自北伐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

冬十月，诛济南王慕容白曜、高平王李敷。十有一月，诏弛山泽之禁。十有二月甲辰，幸鹿野苑、石窟寺。阳平王新成薨。

五年春三月乙亥，诏曰：“天安以来，军国多务，南定徐方，北扫遗虏。征戍之人，亡窜非一，虽罪合刑书，每加哀宥。然宽政犹水，逋逃遂多。宜申明典刑，以肃奸伪。自今诸有逃亡之兵及下代守宰浮游不赴者，限六月三十日悉听归首；不首者，论如律。”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刘彧。

夏四月，西部敕勒叛，诏汝阴王天赐、给事中罗云讨之。云为敕勒所袭杀，死者十五六。北平王长孙敦薨。六月丁未，行幸河西。秋七月丙寅，遂至阴山。八月丁亥，车驾还宫。

帝雅薄时务，常有遗世之心，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，语在《任城王云传》。群臣固请，帝乃止。丙午，册命太子曰：“昔尧舜之禅天下也，皆由其子不肖。若丹朱、商均能负荷者，岂搜扬仄陋而授之哉？尔虽冲弱，有君人之表，必能恢隆王道，以济兆民。今使太保、建安王陆馥，太尉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绶，致位于尔躬。其践升帝位，克广洪业，以光祖宗之烈，使朕优游履道，颐神养性，可不善欤？”丁未，诏曰：“朕承洪业，运属太平，淮岱率从，四海清晏。是以希心玄古，志存澹泊。躬览万务，则损颐神之和；一日或旷，政有淹滞之失。但子有天下，归尊于父；父有天下，传之于子。今稽协灵运，考会群心，爰命储宫，践升大位。朕方优游恭己，栖心浩然，社稷乂安，克广其业，不亦善乎？百官有司，其祇奉胤子，以答天休。宣布宇内，咸使闻悉。”于是群公奏曰：“昔三皇之世，澹泊无为，故称皇。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，尊其父为太上

皇，明不统天下。今皇帝幼冲，万机大政，犹宜陛下总之。谨上尊号太上皇帝。”乃从之。己酉，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，采椽不斫，土阶而已。国之大事咸以闻。承明元年，年二十三，崩于永安殿，上尊谥曰献文皇帝，庙号显祖，葬云中金陵。

史臣曰：聪睿夙成，兼资能断，其显祖之谓乎？故能更清漠野，大启南服。而早怀厌世之心，终致宫闱之变，将天意哉！

## 帝纪第七

### 高祖纪上

高祖孝文皇帝，讳宏，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。母曰李夫人。皇兴元年八月戊申，生于平城紫宫，神光照于室内，天地氛氲，和气充塞。帝生而洁白，有异姿，襁褓岐嶷，长而渊裕仁孝，绰然有君人之表，显祖尤爱异之。三年夏六月辛未，立为皇太子。

五年秋八月丙午，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，大赦，改元延兴元年。丁未，刘彧遣使朝贡。九月壬戌，诏在位及民庶直言极谏，有利民益治，损政伤化，悉心以闻。壬午，青州高阳民封辩自号齐王，聚党千余人，州军讨灭之。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，各赐田宅。

冬十月丁亥，沃野、统万二镇敕勒叛。诏太尉、陇西王源贺追击，至桴罕，灭之，斩首三万余级；徙其遗迸于冀、定、相三州为营户。庚寅，以征东大将军、南安王桢为假节、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、领护西域校尉、仪同三司，镇凉州。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，破石楼堡，杀军将。刘彧将垣崇祖率众二万自郁洲寇东兖州，屯于南城固。十有一月，刺史于洛侯讨破之，崇祖还郁洲。妖贼司马小君聚众反于平陵，齐州刺史、武昌王平原讨擒之。十有二月乙酉，以驸马都尉穆亮为赵郡王。壬辰，诏访舜后，获东莱郡民妫苟之，复其家毕世，以彰盛德。

之不朽。复前濮阳王孔雀本封。辛丑，赵郡王穆亮徙封长乐王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统万镇胡民相率北叛。诏宁南将军、交址公韩拔等追灭之。大阳蛮酋桓诞率户内属，拜征南将军，封襄阳王。曲赦京师及河西，南至秦泾，西至桴罕，北至凉州诸镇。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使于刘彧。二月乙巳，诏曰：“尼父禀达圣之姿，体生知之量，穷理尽性，道光四海。顷者淮徐未宾，庙隔非所，致令祠典寝顿，礼章殄灭，遂使女巫妖覩，淫进非礼，杀生鼓舞，倡优媠狎。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！自今已后，有祭孔子庙，制用酒脯而已，不听妇女合杂，以祈非望之福。犯者以违制论。其公家有事，自如常礼，牺牲粢盛，务尽丰洁。临事致敬，令肃如也。牧司之官，明纠不法，使禁令必行。”蠕蠕犯塞。太上皇帝次于北郊，诏诸将讨之。虜遁走。其别帅阿大千率千余落来降。东部敕勒叛奔蠕蠕，太上皇帝追之，至石碛，不及而还。壬子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三月，太上皇帝至自北讨。戊辰，以散骑常侍、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封安城王。庚午，车驾耕于藉田。石城郡获曹平原，送京师，斩之。连川敕勒谋叛，徙配青、徐、齐、兖四州为营户。

夏四月庚子，诏工商杂伎，尽听赴农。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。辛亥，刘彧遣使朝贡。癸酉，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，行者仰以公文。是月，刘彧死，子昱僭立。五月丁巳，诏军警给玺印、传符，次给马印。六月，安州民遇水雹，丐租赈恤。丙申，诏曰：“顷者州郡选贡，多不以实，硕人所以穷处幽仄，鄙夫所以超分妄进，岂所谓旌贤树德者也！今年贡举，尤为猥滥。自今所遣，皆门尽州郡之高，才极乡闾之选。”闰月壬子，蠕蠕寇敦煌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。又寇晋昌，守将薛奴击走之。戊午，行幸阴山。

秋七月，光州民孙晏等聚党千余人叛通刘昱，刺史叔孙瓚讨平之。辛丑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壬寅，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，赴九月讲武，当亲问风俗。八月丙辰，百济国遣使奉表请师伐高丽。辛酉，地豆于、库莫奚国遣使朝贡，昌亭国遣使献蜀马。河西费也头反，薄骨律镇将击走之。九月辛巳，车驾还宫。戊申，统万镇将、河间王閼虎皮坐贪残赐死。己酉，诏以州镇十一水，丐民田租，开仓赈恤。又诏流迸之民，皆令还本，违者配徙边镇。

冬十月，蠕蠕犯塞，及于五原。十有一月，太上皇帝亲讨之，将度漠袭击。蠕蠕闻军至，大惧，北走数千里。以穷寇远遁，不可追，乃止。丁亥，封皇叔略为广川王。壬辰，分遣使者巡省风俗，问民疾苦。帝每月一朝崇光宫。十有二月庚戌，诏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三载一考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’顷者已来，官以劳升，未久而代。牧守无恤民之心，竞为聚敛，送故迎新，相属于路，非所以固民志，隆治道也。自今牧守温仁清俭、克已奉公者，可久于其任。岁积有成，迁位一级。其有贪残非道、侵削黎庶者，虽在官甫尔，必加黜罚。著之于令，永为彝准。

“诏以代郡事同丰沛，代民先配边戍者皆免之。

三年春正月庚辰，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使于刘昱。丁亥，改崇光宫为宁光宫。戊戌，太上皇帝还至云中。是月，相州执送妖人荣永安于京师，斩之。诏赦其支党。二月戊申，高丽、契丹国并遣使朝贡。癸丑，诏牧守令长，勤率百姓，无令失时。同部之内，贫富相通。家有兼牛，通借无者。若不从诏，一门之内终身不仕。守宰不督察，免所居官。戊午，太上皇帝至自北讨，饮至策勋，告于宗庙。死王事者复其家。诏畿内民从役死事者，郡县为迎丧，给以葬费。甲戌，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，兼治二县，即食其禄；能静二县者，兼治三县，三年迁为

郡守。二千石能静二郡，上至三郡，亦如之，三年迁为刺史。三月壬午，诏诸仓囤谷麦充积者，出赐贫民。

夏四月戊申，诏假司空、上党王长孙观等讨吐谷浑拾寅。壬子，契丹国遣使朝贡。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，给十户以供洒扫。六月甲子，诏曰：“往年县召民秀二人，问以守宰治状，善恶具闻，将加赏罚。而赏者未几，罪者众多。肆法伤生，情所未忍。今特垂宽恕之恩，申以解网之惠。诸为民所列者，特原其罪，尽可贷之。”

秋七月，诏河南六州之民，户收绢一匹，绵一斤，租三十石。乙亥，行幸阴山。蠕蠕寇敦煌，镇将乐洛生击破之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刘昱遣将寇缘淮诸镇，徐州刺史、淮阳公尉元击走之。八月己酉，高丽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献。庚申，帝从太上皇帝幸河西。拾寅谢罪请降，许之。九月辛巳，车驾并还宫。乙亥，刘昱遣使朝贡。己亥，诏曰：“自今京师及天下之囚，罪未分判，在狱致死无近亲者，公给衣衾棺槨葬埋之，不得曝露。”辛丑，诏遣使者十人循行州郡，检括户口。其有仍隐不出者，州、郡、县、户主并论如律。库莫奚国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，太上皇帝亲将南讨。诏州郡之民，十丁取一以充行，户收租五十石，以备军粮。悉万斤国遣使朝献。武都王反，攻仇池。诏长孙观仍回师讨之。十有一月戊寅，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，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，遣使者观风察狱，黜陟幽明。其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，复其杂徭；年八十已上，一子不从役；力田孝悌、才器有益于时、信义著于乡闾者，具以名闻。癸巳，太上皇帝南巡，至于怀州。所过问民疾苦，赐高年、孝悌力田布帛。十有二月庚戌，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。壬子，蠕蠕犯边，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。癸丑，沙门慧隐谋反，伏诛。是岁，州镇十一水旱，丐民田租，开仓赈恤。相州民饿

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。吐谷浑部内羌民钟岂渴干等二千三百户内附。是年，妖人刘举自称天子，齐州刺史、武昌王平原捕斩之。

四年春正月丁丑，侍中、太尉、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。辛巳，粟特国遣使朝献。二月甲辰，太上皇帝至自南巡。辛亥，吐谷浑拾寅遣子费斗斤入侍，并献方物。辛未，禁断寒食。三月丁亥，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于刘昱。高丽、吐谷浑、曹利诸国各遣使朝贡。夏五月甲戌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卯，诏曰：“朕应历数开一之期，属千载光熙之运，虽仰严诲，犹惧德化不宽，至有门房之诛。然下民凶戾，不顾亲戚，一人为恶，殃及合门。朕为民父母，深所愍悼。自今已后，非谋反、大逆、干纪、外奔，罪止其身而已。今德被殊方，文轨将一，宥刑宽禁，不亦善乎？”阔悉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庚午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己卯，曲赦仇池。癸巳，蠕蠕寇敦煌，镇将尉多侯大破之。

八月庚子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戊申，大阅于北郊。九月，以刘昱内相攻战，诏将军元兰等五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后继，伐蜀汉。丙子，契丹、库莫奚、地豆于诸国各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庚子，刘昱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，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，观察风俗，抚慰初附。戊寅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是岁，州镇十三大饥，丐民田租，开仓赈之。十有二月，诏西征吐谷浑兵在句律城初叛军者斩，次分配柔玄、武川二镇。斩者千余人。

五年春二月庚子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癸丑，诏定考课，明黜陟。闰月戊午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丁丑，龟兹国遣使朝献。癸未，诏天下赋调，县专督集，牧守对检送京师，违者免所居官。诏禁畜鹰鹞，开相告

之制。五月丁酉，契丹、库莫奚国各遣使献名马。丙午，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使于刘昱。丁未，幸武州山。辛酉，幸车轮山。六月庚午，禁杀牛马。壬申，曲赦京师死罪，遣备蠕蠕。秋八月丁卯，高丽、吐谷浑、地豆于诸国遣使朝献。九月癸卯，洛州人贾伯奴、豫州人田智度聚党千余人，伯奴称恆农王，智度上洛王，夜攻洛州。州郡击之，斩伯奴于缙氏，执智度送京师。

冬十月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。十有二月丙寅，建昌王长乐改封安乐王。己丑，城阳王长寿薨。庚寅，刘昱遣使朝贡。

承明元年春二月，蠕蠕、高丽、库莫奚、波斯诸国并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司空、东郡王陆定国坐事免官爵为兵。夏五月，冀州武邑民宋伏龙聚众，自称南平王。郡县捕斩之。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六月甲子，诏中外戒严，分京师见兵为三等，第一军出，遣第一兵，二等兵亦如之。辛未，太上皇帝崩。壬申，大赦，改年。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安城王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于苑中，赐死。戊寅，征西大将军、安乐王长乐为太尉；尚书左仆射、南平公目辰为司徒，进封宜都王；南部尚书李欣为司空。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临朝称制。

秋七月甲辰，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。以汝阴王天赐为征西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高丽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濮阳王孔雀有罪赐死。八月甲子，诏曰：“朕猥承前绪，纂戎洪烈，思隆先志，缉熙政道。群公卿士，其各勉厥心，匡朕不逮。诸有便民利国者，具状以闻。”壬午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甲申，以长安二蚕多死，丐民岁赋之半。九月丁亥，曲赦京师。高丽、库莫奚、契丹诸国并遣使朝献。癸丑，宕昌、悉万斤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丁巳，起七宝永安行殿。乙丑，进征西大将军、假东阳王元丕爵为正王。己未，诏曰：“朕纂承皇极，照临万方，思阐遐风，光被兆庶，使朝有不讳之音，野无自蔽之响，畴咨帝载，询及刍蕘。自今已后，群官卿士，下及吏民，各听上书，直言极谏，勿有所隐。诸有便宜，益治利民，可以正风俗者，有司以闻。朕将亲览，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，裁而用之。”辛未，舆驾幸建明佛寺，大宥罪人。济南公罗拔进爵为王。十有一月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戊子，以太尉、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，京兆王子推为青州刺史，司空李欣为徐州刺史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朔，诏曰：“朕夙承宝业，惧不堪荷，而天贶具臻，地瑞并应，风和气晚，天人交协。岂朕冲昧所能致哉？实赖神祇七庙降福之助。今三正告初，祇感交切，宜因阳始，协典革元，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。”辛亥，诏曰：“今牧民者，与朕共治天下也。宜简以徭役，先之劝奖，相其水陆，务尽地利，使农夫外布，桑妇内勤。若轻有征发，致夺民时，以侵擅论。民有不从长教，惰于农桑者，加以罪刑。”起太和、安昌二殿。己酉，秦州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，自号为冲天王。云中饥，开仓赈恤。二月丙寅，汉川民泉会、谭西等相率内属，处之并州。辛未，秦益二州刺史、武都公尉洛侯讨破元寿，获其妻子，送京师。癸未，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国各遣使朝献。三月庚子，徵征西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东阳王丕为司徒。丙午，诏曰：“朕政治多阙，灾眚屡兴。去年牛疫，死伤大半，耕垦之利，当有亏损。今东作既兴，人须肄业。其敕在所督课田农，有牛者加勤于常岁，无牛者倍庸于余年。一夫制治田四十亩，中男二十亩。无令人有余力，地有遗利。”库莫奚、契丹国各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丙寅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丁卯，幸白登山。壬申，幸崞山。乐安王良薨。诏复前东郡王陆定国官爵。五月乙酉，车驾祈雨于武州山，俄而澍雨大洽。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壬辰，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京兆王子推薨。庚子，定三等死刑。己酉，太和、安昌二殿成。起朱明、思贤门。是月，刘昱死，弟准僭立。八月壬子，大赦天下。丙子，诏曰：“工商阜隶，各有厥分，而有司纵滥，或染清流。自今户内有工役者，唯止本部丞，已下准次而授。若阶藉元勋、以劳定国者不从此制。”戊寅，刘准遣使朝贡。九月癸未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乙酉，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。辛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庚子，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，穿神渊池。车多罗、西天竺、舍卫、叠伏罗诸国各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癸酉，晏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于太华殿，赐以衣服。是月，库莫奚、契丹国各遣使朝献。又诏七十已上一子不从役。龟兹国遣使朝献。刘准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袭陷仇池。丙子，诛徐州刺史李欣。库莫奚、契丹国各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癸未，诏征西将军、广川公皮欢喜，镇西将军梁丑奴，平西将军杨灵珍等率众四万讨杨鼠。乙酉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丁亥，怀州民伊祁苟初自称尧后应王，聚众于重山。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。闰月，欢喜等军到建安，杨鼠弃城南走。癸亥，粟提婆国遣使朝献。庚子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长仁使于刘准。十有二月壬寅，欢喜攻陷葭芦，斩文度，传首京师。甲辰，员阔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丁未，诏以州郡八水旱蝗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以安定王休为仪同三司。

二年春正月丁巳，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。戊午，吐谷浑遣使朝献。二月丁亥，行幸代之汤泉。所过问民疾苦，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。戊戌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癸卯，车

驾还宫。三月丙子，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。

夏四月甲申，幸崱山。丁亥，还宫。己丑，刘准遣使朝贡。京师旱。甲辰，祈天灾于北苑，亲自礼焉。灭膳，避正殿。丙午，澍雨大洽。曲赦京师。五月，诏曰：“婚娉过礼，则嫁娶有失时之弊；厚葬送终，则生者有糜费之苦。圣王知其如此，故申之以礼数，约之以法禁。乃者，民渐奢尚，婚葬越轨，致贫富相高，贵贱无别。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，不惟氏族，高下与非类婚偶。先帝亲发明诏，为之科禁；而百姓习常，仍不肃改。朕今宪章旧典，祇案先制，著之律令，永为定准。犯者以违制论。”六月己丑，幸鹿野苑。庚子，皇叔若薨。

秋七月戊辰，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。刘准遣将寇仇池，阴平太守杨广香击走之。八月，分遣使者考察守宰，问民疾苦。丙戌，诏罢诸州禽兽之贡。丁亥，勿吉国遣使朝献。九月丙辰，曲赦京师。龟兹国遣使献大马、名驼、珍宝甚众。

冬十月壬辰，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使于刘准。十有一月庚戌，诏曰：“悬爵于朝，而有功者必糜其赏；悬刑于市，而有罪者必罹其辜。斯乃古今之成典，治道之实要。诸州刺史，牧民之官，自顷以来，遂各怠慢，纵奸纳赂，背公缘私，致令贼盗并兴，侵劫兹甚，奸宄之声屡闻朕听。朕承太平之运，属千载之期，思光洪绪，惟新庶绩；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，以助冲人，共成斯美。幸克己复礼，思愆改过，使寡昧无愧于祖宗，百姓见德于当世。有司明为条禁，称朕意焉。”十有二月癸巳，诛南郡王李惠。是岁，州镇二十余水旱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坤德六合殿成。庚申，诏罢行察官。二月辛巳，帝、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，问民疾苦，醵贫者以宫女妻之。己亥，还宫。壬寅，乾象六合殿成。三月甲辰，曲赦京师。戊午，吐谷浑、高丽国各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壬申，刘准遣使朝献。癸未，乐良王乐平薨。辛卯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丙申，幸崞山。己亥，还宫。庚子，淮阳公尉元进爵为王。吐谷浑国遣使献牦牛五十头。雍州刺史、宜都王目辰有罪赐死。五月丁巳，帝祈雨于北苑，闭阳门，是日澍雨大洽。辛酉，诏曰：“昔四代养老，问道乞言。朕虽冲昧，每尚其美。今赐国老各衣一袭，绵五斤，绢布各五匹。”六月辛未，以雍州民饥，开仓赈恤。起文石室、灵泉殿于方山。

秋七月壬寅，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，免之。八月壬申，诏群臣直言尽规，靡有所隐。乙亥，幸方山，起思远佛寺。丁丑，还宫。九月壬子，以侍中、司徒、东阳王丕为太尉；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、赵郡公陈建为司徒，进爵魏郡王；侍中、尚书、河南公苟颺为司空，进爵河东王；侍中、尚书、太原公王睿进爵中山王；侍中、尚书、陇东公张祐进爵新平王。己未，定州刺史、安乐王长乐有罪，征诣京师，赐死。庚申，陇西王源贺薨。高丽、吐谷浑、地豆于、契丹、库莫奚、龟兹诸国各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己巳朔，大赦天下。十有一月癸卯，赐京师贫穷、高年、疾患不能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。癸丑，进假梁郡公元嘉爵为假王，督二将出淮阴；陇西公元琛三将出广陵；河东公薛虎子三将出寿春。蠕蠕率骑十余万南寇，至塞而还。十有二月，粟特、州逸、河龚、叠伏罗、员阔、悉万斤诸国各遣使朝贡。是年，岛夷萧道成废其主刘准而僭立，自号曰齐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乾象六合殿成。洮阳羌叛，桴罕镇将讨平之。陇西公元琛等攻克萧道成马头戍。乙卯，广川王略薨。雍州氏齐男王反，杀美阳令，州郡捕斩之。丁巳，罢畜鹰鹞之所，以其地为报德佛寺。戊午，襄城王韩颺有罪，削爵徙边。萧道成徐州刺史崔文仲寇淮北，陷荏眉戍。二月，遣尚书游明根率骑二千南讨。癸巳，诏曰：“朕承乾绪，君临海内，夙兴

昧旦，如履薄冰。今东作方兴，庶类萌动，品物资生，膏雨不降，岁一不登，百姓饥乏，朕甚惧焉。其敕天下，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，修饰祠堂，荐以牲璧。民有疾苦，所在存问。

“三月丙午，诏车骑大将军冯熙督众迎还假梁郡王嘉等诸军。乙卯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四月己卯，幸廷尉、籍坊二狱，引见诸囚。诏曰：“廷尉者，天下之平，民命之所悬也。朕得惟刑之恤者，仗狱官之称其任也。一夫不耕，将或受其馁；一妇不织，将或受其寒。今农时要月，百姓肆力之秋，而愚民陷罪者甚众。宜随轻重决遣，以赴耕耘之业。”辛巳，幸白登山。甲申，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廩一年。五月丙申朔，幸火山。壬寅，还宫。六月丁卯，以澍雨大洽，曲赦京师。以绌绌绢布百万匹及南伐所俘赐王公已下。

秋七月辛亥，行幸火山。壬子，改作东明观。诏会京师耆老，赐锦彩、衣服、几杖、稻米、蜜、面，复家人不徭役。悉万斤国遣使朝贡。闰月丁亥，幸虎圈，亲录囚徒，轻者皆免之。壬辰，顿丘王李钟葵有罪赐死。萧道成角城戍主请举城内属。八月丁酉，诏徐州刺史、假梁郡王嘉赴接之。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三将出朐城，将军白吐头二将出海西，将军元泰二将出连口，将军封匹三将出角城，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。甲辰，幸方山。戊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。庚戌，还宫。乙卯，诏诸州置冰室。萧道成梁州刺史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率众寇武兴，关城氏帅杨鼠击破之。叔保还南郑。九月，萧道成汝南太守常元真、龙骧将军胡青苟率户内属。乙亥，思义殿成。壬午，东明观成。戊子，诏曰：“隆寒雪降，诸在徼纆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，朕用愍焉。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，周巡省察。饥寒者给以衣食，桎梏者代以轻锁。”假梁郡王嘉破萧道成将卢绍之、

玄元度于胸山，其下蔡戍主弃城遁走。

冬十月丁未，诏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，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；镇南将军贺罗，自下蔡东出钟离。兰陵民桓富杀其县令，与昌虑桓和北连太山群盗张和颜等，聚党保五固，推司马朗之为主。诏淮阳王尉元等讨之。是岁，诏以州镇十八水旱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五年春正月己卯，车驾南巡。丁亥，至中山。亲见高年，问民疾苦。二月辛卯朔，大赦天下。赐孝悌力田、孤贫不能自存者谷帛有差；免宫人年老者还其所亲。丁酉，车驾幸信都，存问如中山。癸卯，还中山。己酉，讲武于唐水之阳。庚戌，车驾还都。沙门法秀谋反，伏诛。南征诸将击破萧道成游击将军桓康于淮阳。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，昌黎王冯熙击破之。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，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。三月辛酉朔，车驾幸肆州。癸亥，讲武于云水之阳。所经，考察守宰，加以黜陟。己巳，车驾还宫。诏曰：“法秀妖诈乱常，妄说符瑞；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余人，招结奴隶，谋为大逆，有司科以族诛，诚合刑宪。且矜愚重命，犹所弗忍。其五族者，降止同祖；三族，止一门；门诛，止身。”

夏四月己亥，行幸方山。建永固石室于山上，立碑于石室之庭；又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；又起鉴玄殿。壬子，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。甲寅，诏曰：“时雨不沾，春苗萎悴。诸有骸骨之处，皆敕埋藏，勿令露见。有神祇之所，悉可祷祈。”任城王云薨。五月庚申朔，诏曰：“乃者边兵屡动，劳役未息，百姓因之，轻陷刑网，狱讼烦兴，四民失业，朕每念之，用伤怀抱。农时要月，民须肆力，其敕天下，勿使有留狱久囚。”壬戌，邓至国遣使朝贡。庚午，青州主簿崔次思聚众谋叛，州军击之，次思走郁洲。六月甲辰，中山王睿薨。戊午，封皇叔

简为齐郡王，猛为安丰王。

秋七月甲子，萧道成遣使朝贡。辛酉，蠕蠕别帅他稽率众内附。甲戌，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。九月庚子，阅武于南郊，大飨群臣。萧道成使车僧朗以班在刘准使殷灵诞之后，辞不就席。刘准降人解奉君，刃僧朗于会中。诏诛奉君等。乙亥，封昌黎王冯熙世子诞为南平王。兖州斩司马朗之，传首京师。

冬十月癸卯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癸巳，诏以州镇十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六年春正月甲戌，大赦天下。二月辛卯，诏曰：“灵丘郡土既褊，脊，又诸州路冲，官私所经，供费非一。往年巡行，见其劳瘁，可复民租调十五年。”癸巳，白兰王吐谷浑翼世以诬罔伏诛。乙未，诏曰：“萧道成逆乱江淮，戎旗频举。七州之民既有征运之劳，深乖轻徭之义，朕甚愍之。其复常调三年。”戊申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。癸丑，赐王公已下清勤著称者谷帛有差。三月庚辰，行幸虎圈，诏曰：“虎狼猛暴，食肉残生，取捕之日，每多伤害。既无所益，损费良多，从今勿复捕贡。”辛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，赐贫老者衣服。壬午，幸方山。是月，萧道成死，子贽僭立。

夏四月甲辰，赐畿内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。六月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，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。八月癸未朔，分遣大使，巡行天下遭水之处，丐民租赋。贫俭不自存者，赐以粟帛。庚子，罢山泽之禁。九月辛酉，以氐杨后起为武都王。冬十有一月乙卯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丁亥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政缺平和，不能仰缉纬象，蠲兹六沴。去秋淫雨，洪水为灾，百姓嗷然，朕用嗟愍，故遣使者循方赈恤。而牧守不思利

民之道，期于取办。爰毛反裘，甚无谓也。今课督未入及将来租算，一以丐之。有司勉加劝课，以要来穰，称朕意焉。”

七年春正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，以增修宽政。而明不烛远，实有缺焉。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、秀孝、计掾，而对多不实，甚乖朕虚求之意。宜案以大辟，明罔上必诛。然情犹未忍，可恕罪听归。申下天下，使知后犯无恕。”丁卯，诏青、齐、光、东徐四州之民，户运仓粟二十石，送瑕丘、琅邪，复租算一年。三月甲戌，以冀定二州民饥，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，又弛关津之禁，任其去来。

夏四月庚子，幸崞山，赐所过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。壬寅，车驾还宫。闰月癸丑，皇子生，大赦天下。五月戊寅朔，幸武州山石窟佛寺。六月，定州上言，为粥给饥人，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。

秋七月丁丑，帝、太皇太后幸神渊池。甲申，幸方山。诏假员外散骑常侍李彪、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。济南王罗拔改封赵郡王。九月壬寅，诏曰：“朕承祖宗，夙夜惟惧；然听政之际，犹虑未周，至于案文审狱，思闻己过。自今群官奏事，当献可替否，无或面从，俾朕之过，彰于远近。”冀州上言，为粥给饥民，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。

冬十月戊午，皇信堂成。十有一月辛丑，萧赜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癸丑，诏曰：“淳风行于上古，礼化用乎近叶。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，周世始绝同姓之娶。斯皆教随时设，治因事改者也。皇运初基，中原未混，拨乱经纶，日不暇给，古风遗朴，未遑厘改，后遂因循，迄兹莫变。朕属百年之期，当后仁之政，思易质旧，式昭惟新。自今悉禁绝之，有犯以不道论。“庚午，开林虑山禁，与民共之。诏以州镇十三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八年春正月，诏陇西公元琛、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，褒善罚恶。二月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甲寅，幸方山。戊午，车驾还宫。庚申，行幸旋鸿池，遂幸崞山。丁卯，还宫。五月己卯，诏赈赐河南七州戍兵。甲申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、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。六月丁卯，诏曰：“置官班禄，行之尚矣。《周礼》有食禄之典，二汉著受俸之秩。逮于魏晋，莫不聿稽往宪，以经纶治道。自中原丧乱，兹制中绝，先朝因循，未遑厘改。朕永鉴四方，求民之瘼，夙兴昧旦，至于忧勤。故宪章旧典，始班俸禄。罢诸商人，以简民事。户增调三匹、谷二斛九斗，以为官司之禄。均预调为二匹之赋，即兼商用。虽有一时之烦，终克永逸之益。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。变法改度，宜为更始，其大赦天下，与之惟新。”戊辰，武州水泛滥，坏民居舍。

秋七月乙未，行幸方山石窟寺。

八月甲辰，诏曰：“帝业至重，非广询无以致治；王务至繁，非博采无以兴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虚己以求过，明恕以思咎。是以谏鼓置于尧世，谤木立于舜庭，用能耳目四达，庶类咸熙。朕承累圣之洪基，属千载之昌运，每布遐风，景行前式。承明之初，班下内外，听人各尽规，以补其阙。中旨虽宣，允称者少。故变时法，远遵古典，班制俸禄，改更刑书。宽猛未允，人或异议，思言者莫由申情，求谏者无因自达，故令上明不周，下情壅塞。今制百辟卿士，工商吏民，各上便宜。利民益治，损化伤政，直言极谏，勿有所隐，务令辞无烦华，理从简实。朕将亲览，以知世事之要，使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为戒。”九月甲午，萧赜遣使朝贡。戊戌，诏曰：“俸制已立，宜时班行，其以十月为首，每季一请。”于是内外百官，受禄有差。

冬十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萧赜双城戍主王继宗内属。十有一月乙未，诏员外散常侍李彪、员外郎兰英使于萧赜。十有二月，诏以州镇十五水旱，民饥，遣使者循行，问所疾苦，开仓赈恤。

九年春正月戊寅，诏曰：“图讖之兴，起于三季。既非经国之典，徒为妖邪所凭。自今图讖、秘纬及名为《孔子闭房记》者，一皆焚之。留者以大辟论。又诸巫覡假称神鬼，妄说吉凶，及委巷卜非坟典所载者，严加禁断。”癸未，大飨群臣于太华殿，班赐《皇诰》。二月己亥，制皇子封王者、皇孙及曾孙绍封者、皇女封者岁禄各有差。以广阳王建第二子嘉绍建后，为广阳王。乙巳，诏曰：“昔之哲王，莫不博采下情，勤求箴谏，建设旌鼓，询纳刍蕘。朕班禄删刑，虑不周允，虚怀说直，思显洪猷。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，其各上书极谏，靡有所隐。”三月丙申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封皇弟禧为咸阳王，干为河南王，羽为广陵王，雍为颍川王，勰为始平王，详为北海王。

夏四月癸丑，幸方山。甲寅，还宫。五月，高丽国及萧赜并遣使朝贡。六月辛亥，幸方山，遂幸灵泉池。丁巳，还宫。

秋七月丙寅朔，新作诸门。癸未，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其国王。戊子，幸鱼池，登青原冈。甲午，还宫。

八月己亥，行幸弥泽。甲寅，登牛头山。庚申，诏曰：“数州灾水，饥馑荐臻，致有卖鬻男女者。天之所谴，在予一人，而百姓无辜，横罹艰毒，朕用殷忧夕惕，忘食与寝。今自太和六年已来，买定、冀、幽、相四州饥民良口者，尽还所亲，虽媵为妻妾，遇之非理，情不乐者亦离之。”甲子，还宫。

冬十月丁未，诏曰：“朕承乾在位，十有五年。每览先王之典，经纶百氏，储蓄既积，黎元永安。爰暨季叶，斯道陵替。富强者并兼山泽，贫弱者望绝一廛，致令地有遗利，民无余财，

或争亩畔以亡身，或因饥馑以弃业，而欲天下太平，百姓丰足，安可得哉？今遣使者，循行州郡，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，还以生死为断，劝课农桑，兴富民之本。”戊申，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辛酉，侍中、司徒、魏郡王陈建薨。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、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萧赜。十有二月乙卯，侍中、淮南王他为司徒。蠕蠕犯塞，诏任城王澄率众讨之。是年，京师及州镇十三水旱伤稼。宕昌、高丽、吐谷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## 帝纪第七下

### 高祖纪下

十年春正月癸亥朔，帝始服衮冕，朝飨万国。壬午，蠕蠕犯塞。二月甲戌，初立党、里、邻三长，定民户籍。三月丙申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庚申，萧赜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辛酉朔，始制五等公服。甲子，帝初以法服御辇，祀于西郊。癸酉，幸灵泉池。戊寅，车驾还宫。是月，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六月辛酉，幸方山。己卯，名皇子曰恂，大赦天下。

秋七月戊戌，幸方山。八月乙亥，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、玉珮、大小组绶。九月辛卯，诏起明堂、辟雍。冬十月癸酉，有司议依故事，配始祖于南郊。十有一月，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。十有二月壬申，蠕蠕犯塞。癸未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乙酉，诏以汝南、颍川大饥，丐民田租，开食赈恤。

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，诏定乐章，非雅者除之。二月甲子，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，开仓赈恤。

夏四月己未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五月壬辰，幸灵泉池，遂幸方山。癸巳，南平王浑薨。甲午，车驾还宫。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总服已上，赋役无所与。诏南部尚书公孙文庆、上谷张伏干率众南讨舞阴。山阙高丽、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六月辛巳，秦州民饥，开仓赈恤。癸未，诏曰：“春旱至今，野无青

草。上天致谴，实由匪德。百姓无辜，将罹饥馑。寤寐思求，罔知所益。公卿内外股肱之臣，谋猷所寄，其极言无隐，以救民瘼。”

秋七月己丑，诏曰：“今年谷不登，听民出关就食。遣使者造籍，分遣去留，所在开仓赈恤。”八月壬申，蠕蠕犯塞，遣平原王陆睿讨之。事具《蠕蠕传》。庚辰，大议北伐，进策者百有余人。辛巳，罢山北苑，以其地赐贫民。悉万斤国遣使朝献。九月庚戌，诏曰：“去夏以岁旱民饥，须遣就食，旧籍杂乱，难可分简，故依局割民，阅户造籍，欲令去留得实，赈贷平均。然乃者以来，犹有饿死衢路，无人收识。良由本部不明，籍贯未实，廩恤不周，以至于此。朕猥居民上，闻用慨然。可重遣精检，勿令遗漏。”

冬十月辛未，诏罢起部无益之作，出宫人不执机杼者。甲戌，诏曰：“乡饮礼废，则长幼之叙乱。孟冬十月，民闲岁隙，宜于此时导以德义。可下诸州，党里之内，推贤而长者，教其里人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顺、夫和、妻柔。不率长教者，具以名闻。”十有一月丁未，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，四民欲造，任之无禁。其御府衣服、金银、珠玉、绫罗、锦绣，太官杂器，太仆乘具，内库弓矢，出其太半，班赉百官及京师士庶，下至工商卑隶，逮于六镇戍士，各有差。戊申，诏曰：“朕惟上政不明，令民陷身罪戾。今寒气劲切，杖捶难任。自今月至来年孟夏，不听拷问罪人”又岁既不登，民多饥窘，轻系之囚，宜速决了，无令薄罪久留狱犴。”十有二月，诏秘书丞李彪、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，依纪传之体。是岁大饥，诏所在开仓赈恤。

十有二年春正月辛巳朔，初建五牛旌旗。乙未，诏曰：“镇戍流徙之人，年满七十，孤单穷独，虽有妻妾而无子孙，诸如此等，听解名还本。诸犯死刑者，父母、祖父母年老，更无

成人子孙，旁无期亲者，具状以闻。”二月壬戌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三月丁亥，宕昌国遣使朝献。中散梁众保等谋反，伏诛。

夏四月，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萧赧将陈显达等寇边。甲寅，诏豫州刺史元斤率众御之。甲子，大赦天下。乙丑，幸灵泉池；丁卯，遂幸方山。己巳，还宫。陈显达攻陷醴阳，左仆射、长乐王穆亮率骑一万讨之。五月丁酉，诏六镇、云中、河西及关内六郡，各修水田，通渠溉灌。壬寅，增置彝器于太庙。六月甲寅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己丑，幸灵泉池，遂幸方山。己亥，还宫。八月甲子，勿吉国贡楛矢、石弩。九月，吐谷浑、宕昌国遣使朝贡。甲午，诏曰：“日月薄蚀，阴阳之恆度耳。圣人惧人君之放怠，因之以设诫，故称‘日蚀修德，月蚀修刑’。乃癸巳夜，月蚀尽。公卿已下，宜慎刑罚以答天意。”丁酉，起宣文堂、经武殿。癸卯，侍中、司徒、淮南王他薨。吐谷浑、宕昌、武兴诸国各遣使朝贡。闰月甲子，帝观筑圆丘于南郊。乙丑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辛未，幸灵泉池。癸酉，还宫。十有一月，诏以二雍、豫三州民饥，开仓赈恤。梁州刺史、临淮王提坐贪纵，徙配北镇。十有二月，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率众三千以城内附。以侍中、安丰王猛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有三年春正月辛亥，车驾有事于圆丘，于是初备大驾。乙丑，兖州民王伯恭聚众劳山，自称齐王。东莱镇将孔伯孙讨斩之。戊辰，萧赧遣众寇边，淮阳太守王僧俊击走之。

二月壬午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庚子，引群臣访政道得失损益之宜。三月甲子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贪黩削封。

夏四月丁丑，诏曰：“升楼散物，以赍百姓，至使人马腾践，多有毁伤。今可断之，以本所费之物，赐穷老贫独者。”

丁亥，幸灵泉池，遂幸方山。己丑，还宫。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州镇十五大饥，诏所在开仓赈恤。五月庚戌，车驾有事于方泽。六月，汝阴王天赐、南安王桢并坐赃贿免为庶人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甲辰，阴平国遣使朝贡。丙寅，幸灵泉池，与群臣御龙舟，赋诗而罢。立孔子庙于京师。八月乙亥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、兼员外散骑侍郎侯灵绍使于萧赜。戊子，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，各通溉灌，遣匠者所在指授。中尺国遣使朝贡。九月丁未，吐谷浑、武兴、宕昌诸国各遣使朝献。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鰥无妻者。

冬十月甲申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己未，安丰王猛薨。十有二月丙子，侍中、司空、河东王苟颓薨。甲午，萧赜遣使朝贡。己亥，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，左仆射穆亮为司空。是岁，蠕蠕别帅叱吕勤率众内附。

十有四年春正月乙丑，行幸方山。二月辛未，行幸灵泉池。壬申，还宫。戊寅，初诏定起居注制。己卯，诏遣侍臣循行州郡，问民疾苦。三月壬申，吐谷浑、宕昌、武兴、阴平诸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，地豆于频犯塞，甲戌，征西大将军、阳平王颐击走之。甲午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、兼员外散骑侍郎苏季连使于萧赜。五月己酉，库莫奚犯塞，安州都将楼龙兒击走之。沙门司马惠御自言圣王，谋破平原郡，擒获伏诛。

秋七月甲辰，诏罢都牧杂制。丙午，行幸方山；丙辰，遂幸灵泉池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八月丙寅朔，车驾还宫。辛卯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诏议国之行次。九月癸丑，太皇太后冯氏崩。壬戌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诏听蕃镇曾经内侍者前后奔赴。

冬十月戊辰，诏曰：“自丁荼苦，奄逾晦朔。仰遵遗旨，

祖奠有期。朕将亲侍龙舆，奉诀陵隧。诸常从之具，悉可停之。其武卫之官，防侍如法。”癸酉，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。甲戌，车驾谒永固陵。群臣固请公除，帝不许。己卯，车驾谒永固陵。庚辰，帝居庐，引见群僚于太和殿，太尉、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，帝引古礼往复，群臣乃止。语在《礼志》。京兆王太兴有罪，免官削爵。诏曰：“公卿屡依金册遗旨，中代权式，请过葬即吉。朕思遵远古，终三年之制。依礼，既虞卒哭。此月二十一日授服，以葛易麻。既衰服在上，公卿不得独释于下，故于朕之授服，变从练礼，已下复为节降，斟酌今古，以制厥衷，且取遗旨速除之一端，粗申臣子罔极之巨痛。”癸未，诏曰：“朕远遵古式，欲终三年之礼。百辟群官，据金册顾命，将夺朕心，从先朝之制。朕仰惟金册，俯自推省，取诸二衷，不许众议。以衰服过期，终四节之慕。又奉圣训，聿修诰旨；不敢暗默自居，以旷机政。庶不愆遗令之意，差展哀慕之情。普下州镇，长至三元，绝告庆之礼。”甲申，车驾谒永固陵。辛卯，诏曰：“群官以万机事重，请求听政。朕仰祗遗命，亦思无怠。但哀慕缠绵，心神迷塞，未堪自力以亲政事。近侍先掌机衡者，皆谋猷所寄，且可任之，如有疑事，当时与论决。”十有一月甲寅，诏曰：“垂及至节，感慕崩摧，凡在臣列，谁不哽切。内外职人先朝班次及诸方杂客，冬至之日，尽听入临。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复临。其余，唯旦临而已。其拜哭之节，一依别仪。”丁巳，萧赳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壬午，诏依准丘井之式，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，隐口漏丁，即听附实。若朋附豪势，陵抑孤弱，罪有常刑。

十五年春正月丁卯，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。初分置左右史官。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二月乙亥，桴罕镇将长孙百年请讨吐谷浑所置洮阳、泥和二戍，许之。己丑，萧颐遣使朝贡。三月

甲辰，车驾谒永固陵。己酉，悉万斤等五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癸亥，帝始进蔬食。乙丑，谒永固陵。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癸酉，有司奏祈百神。诏曰：“昔成汤遇旱，齐景逢灾，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，皆至诚发中，澍润千里。万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今普天丧恃，幽显同哀，神若有灵，犹应未忍安飧，何宜四气未周，便欲祀事？唯当考躬责己，以待天谴。”甲戌，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、尚书郎公孙阿六头使于萧赧。己卯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五月己亥，议改律令，于东明观折疑狱。乙卯，百年攻洮阳、泥和二戎，克之，俘获三千余人，诏悉免归。高丽国遣使朝献。丙辰，诏造五辂。六月丁未，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。

秋七月乙丑，谒永固陵，规建寿陵。戊寅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己卯，诏议祖宗，以道武为太祖。乙酉，车驾巡省京邑，听讼而还。八月壬辰，议养老，又议肆类上帝、禋于六宗之礼，帝亲临决。诏郡国有时物可以荐宗庙者，贡之。戊戌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，改曰崇虚寺。己亥，诏诸州举秀才，先尽才学。乙巳，亲定褙衿之礼。丁巳，议律令事，仍省杂祀。九月辛巳，萧赧遣使朝贡。壬午，吐谷浑、高丽、宕昌、邓至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庚寅，车驾谒永固陵。是月，明堂、太庙成。十有一月丁卯，迁七庙神主于新庙。乙亥，大定官品。戊寅，考诸牧守。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、假散骑侍郎蒋少游使萧赧。丙戌，初罢小岁贺。丁亥，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，假四品将军，赐乘黄马一匹；上中者，五品将军；上下者，赐衣一袭。十有二月壬辰，迁社于内城之西。癸巳，颁赐刺史已下衣冠。以安定王休为太傅，齐郡王简为太保。帝为高丽王璉举哀于城东行宫。己酉，车驾迎春于东郊。辛亥，诏简选乐官。

十有六年春正月戊午朔，飨群臣于太华殿。帝始为王公兴，悬而不乐。己未，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遂升灵台，以观云物；降居青阳左个，布政事。每朔，依以为常。辛酉，始以太祖配南郊。壬戌，诏定行次，以水承金。甲子，诏罢祖裸。乙丑，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，皆降为公，公为侯，侯为伯，子男仍旧，皆除将军之号。戊辰，帝临思义殿，策问秀孝。丙子，始以孟月祭庙。二月戊子，帝移御永乐观。庚寅，坏太华殿，经始太极殿。辛卯，罢寒食飨。壬辰，幸北部曹，历观诸省，巡省京邑，听理冤讼。甲午，初朝日于东郊，遂以为常。丁酉，诏祀唐尧于平阳，虞舜于广宁，夏禹于安邑，周文于洛阳。丁未，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，告谥孔庙。三月丁卯，巡省京邑。癸酉，省西郊郊天杂事。乙亥，车驾初迎气南郊，自此为常。辛巳，以高丽王璉孙云为其国王。萧贇遣使朝贡。是月，高丽、邓至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月丁亥朔，班新律令，大赦天下。癸巳，契啮国遣使朝贡。甲寅，幸皇宗学，亲问博士经义。五月癸未，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，流徙限制，帝亲临决之。六月己丑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甲辰，诏曰：“务农重谷，王政所先；劝率田畴，君人常事。今四气休序，时泽滂润，宜用天分地，悉力东亩。然京师之民，游食者众，不加督劝，或芸耨失时。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。”

秋七月庚申，吐谷浑世子贺虓头来朝。壬戌，诏曰：“王者设官分职，垂拱责成，振网举纲，众目斯理。朕德谢知人，岂能一见鉴识，徒乖为君委授之义。自今选举，每以季月，本曹与吏部铨简。”甲戌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、兼员外散骑侍郎房亮使于萧贇。八月庚寅，车驾初夕月于西郊，遂以为常。辛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乙未，诏阳平王贇、左仆射陆睿督十

二将七万骑北讨蠕蠕。丙午，宕昌王梁弥承来朝。司徒尉元以老逊位。己酉，以尉元为三老，游明根为五更。又养国老、庶老。将行大射之礼，雨，不克成。癸丑，诏曰：“文武之道，自古并行，威福之施，必也相藉。故三、五至仁，尚有征伐之事；夏殷明睿，未舍兵甲之行。然则天下虽平，忘战者殆；不教民战，可谓弃之。是以周立司马之官，汉置将军之职，皆所以辅文强武，威肃四方者矣。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，修武以宁八荒，然于习武之方，犹为未尽。今则训文有典，教武阙然。将于马射之前，先行讲武之式，可敕有司豫修场埽。其列阵之仪，五戎之数，别俟后敕。”九月甲寅朔，大序昭穆于明堂，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。辛未，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，哭于陵左，绝膳二日，哭不辍声。辛巳，武兴王杨集始来朝。

冬十月乙酉，邓至国遣使朝献。己亥，以太傅、安定王休为大司马，特进冯诞为司徒。甲辰，诏以功臣配飨太庙。丙午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庚戌，太极殿成，大飨群臣。十有一月乙卯，依古六寝，权制三室，以安昌殿为内寝，皇信堂为中寝，四下为外寝。十有二月，赐京邑老人鸠杖。是月，萧赜遣使朝贡。

十有七年春正月壬子朔，帝飨百僚于太极殿。乙丑，诏曰：“夫骏奔入觐，臣下之常式；锡马赐车，君人之恆惠。今诸边君蕃胤，皆虔集象魏，趋锵紫庭。贡飨既毕，言旋无远。各可依秩赐车旗衣马，务令优厚。其武兴、宕昌，各赐锦缯纒一千；吐谷浑世子八百；邓至世子，虽因缘至都，亦宜赉及，可赐三百。命数之差，皆依别牒。”诏兼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。乙亥，勿吉国遣使朝献。丙子，以吐谷浑伏连筹为其国王。庚辰，蠲大司马、安定王休，太保、齐郡王简朔望之朝。二月乙酉，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。己丑，车驾始籍田于都南。三月戊辰，改作后宫，帝幸永兴园，徙御宣文堂。吐谷浑国遣

使朝献。

夏四月戊戌，立皇后冯氏。是月，萧贲征虏将军、直闾将军、蛮酋田益宗率部落四千余户内属。五月乙卯，宕昌、阴平、契丹、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壬戌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，帝亲与之齿，行家人之礼。甲子，帝临朝堂，引见公卿已下，决疑政，录囚徒。丁丑，以旱撤膳。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，居于太和川。六月丙戌，帝将南伐，诏造河桥。己丑，诏免徐、南豫、陕、岐、东徐、洛、豫七州军粮。丁未，讲武。乙巳，诏曰：“六职备于周经，九列炳于汉晋，务必有恆，人守其职。此百秩虽陈，事典未叙。自八元树位，躬加省览，远依往籍，近采时宜，作《职员令》二十一卷。事迫戎期，未善周悉。虽不足纲范万度，永垂不朽，且可释滞目前，厘整时务。须侍军回，更论所阙，权可付外施行。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，随事以闻，当更附之。”立皇子恂为皇太子。戊申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

秋七月癸丑，以皇太子立，诏赐民为人后者爵一级，为公士；曾为吏属者爵二级，为上造；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粟五斛。戊午，中外戒严。是月，萧贲死，孙昭业僭立。八月乙酉，三老、山阳郡公尉元薨。丙戌，车驾类于上帝，遂临尉元丧。丁亥，帝辞永固陵。己丑，车驾发京师，南伐，步骑百余万。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。诏曰：“临戎不语内事，宜停来请。”壬寅，车驾至肆州，民年七十已上，赐爵一级。路见眇跛者，停驾亲问，赐衣食终身。戊申，幸并州。亲见高年，问所疾苦。九月壬子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、兼员外散骑侍郎贾祜使于萧昭业。丁巳，诏以车驾所经，伤民秋稼者，亩给谷五斛。戊辰，济河。诏洛、怀、并、肆所过四州之民：百年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

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粟人五斛，帛二匹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者，皆以名闻。又诏廝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；有文武之才、积劳应进者同庶族例，听之。庚午，幸洛阳，周巡故宫基址。帝顾谓侍臣曰：晋德不修，早倾宗祀，荒毁至此，用伤朕怀。

“遂咏《黍离》之诗，为之流涕。壬申，观洛桥，幸太学，观《石经》。乙亥，邓至王像舒彭遣子旧诣阙朝贡，并奉表，求以位授旧。诏许之。丙子，诏六军发轸。丁丑，戎服执鞭，御马而出。群臣稽颡于马前，请停南伐。帝乃止。仍定迁都之计。

冬十月戊寅朔，幸金墉城。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、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。己卯，幸河南城。乙酉，幸豫州。癸巳，次于石济。乙未，解严，设坛于滑台城东，告行庙以迁都之意。大赦天下。起滑台宫。又诏京师及诸州从戎者赐爵一级，应募者加二级，主将加三级。癸卯，幸鄴城。乙巳，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，车驾送于漳水上。初，帝之南伐也，起宫殿于鄴西；十有一月癸亥，宫成，徙御焉。十有二月戊寅，巡省六军。庚寅，阴平国遣使朝贡。乙未，诏隐恤军士，死亡疾病务令优给。

十有八年春正月丁未朔，朝群臣于鄴宫澄鸾殿。丁巳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癸亥，车驾南巡。诏相、兖、豫三州：百年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，赐粟五石、帛二匹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者，皆以名闻。戊辰，经殷比干之墓，祭以太牢。乙亥，幸洛阳西宫。二月乙丑，行幸河阴，亲规方泽之所。丙申，河南王干徙封赵郡，颍川王雍徙封高阳。壬寅，车驾北巡。癸卯，济河。萧昭业遣使朝贡。甲辰，诏天下，喻以迁都之意。闰月癸亥，次句注陁南，皇太子朝于蒲池。壬申，至平城宫。癸酉，临朝堂，部分迁留。甲戌，谒永固陵。三月庚辰，罢西郊祭天。壬辰，

帝临太极殿，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。夏五月乙亥，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飨。六月己巳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、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使于萧昭业。

秋七月乙亥，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。壬午，侍中、大司马、安定王休薨。辛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壬辰，车驾北巡。戊戌，谒金陵。辛丑，幸朔州。是月，岛夷萧鸾杀其主萧昭业，立昭业弟昭文。八月癸卯，皇太子朝于行宫。甲辰，行幸阴山，观云川。丁未，幸阅武台，临观讲武。癸丑，幸怀朔镇。己未，幸武川镇。辛酉，幸抚冥镇。甲子，幸柔玄镇。乙丑，南还。所过皆亲见高年，问民疾苦，贫窶孤老赐以粟帛。丙寅，诏六镇及御夷城人，年八十以上而无子孙兄弟，终身给其廩粟；七十以上家贫者，各赐粟十斛。又诏诸北城人，年满七十以上及废疾之徒，校其元犯，以准新律。事当从坐者，听一身还乡，又令一子抚养，终命之后，乃遣归边；自余之处，如此之犯，年八十以上，皆听还。戊辰，车驾次旋鸿池。庚午，谒永固陵。辛未，还平城宫。九月壬申朔，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自古通经；三考黜陟，以彰能否。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，可黜者不足为迟，可进者大成赊缓。是以朕今三载一考，考即黜陟，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壅于下位。各令当曹考其优劣，为三等。六品以下，尚书重问；五品以上，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。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黜之，中中者守其本任。”壬午，帝临朝堂，亲加黜陟。壬辰，阴平王杨炅来朝。

冬十月甲辰，以太尉、东阳王丕为太傅。戊申，亲告太庙，奉迁神主。辛亥，车驾发平城宫。壬戌，次于中山之唐湖。乙丑，分遣侍臣巡问民所疾苦。己巳，奉信都。庚午，诏曰：“比闻缘边之蛮，多有窃掠，致有父子乖离，室家分绝，既亏和气，有伤仁厚。方一区宇，子育万姓，若苟如此，南人岂知朝

德哉？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勒敕蛮民，勿有侵暴。”是月，萧鸾废杀其主萧昭文而僭立。十有一月辛未朔，诏冀、定二州民：百年以上假以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；孝义廉贞、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。丁丑，车驾幸鄴。甲申，经比干之墓，伤其忠而获戾，亲为吊文，树碑而刊之。己丑，车驾至洛阳。萧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请降。十有二月辛丑朔，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出襄阳，大将军刘昶出义阳，徐州刺史元衍出钟离，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。壬寅，革衣服之制。癸卯，诏中外戒严。戊申，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。己酉，诏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开国食邑者：王食半，公三分食一，侯伯四分食一，子男五分食一。辛亥，车驾南伐。丁卯，诏郢豫二州之民：百龄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寡鰥老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；缘路之民复田租一岁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具以名闻。戊辰，车驾至悬瓠。己巳，诏寿阳、钟离、马头之师所获男女之口皆放还南。

十有九年春正月辛未朔，朝飨群臣于悬瓠。癸酉，诏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，犯者以大辟论。甲戌，檄喻萧鸾。丙子，鸾龙阳县开国侯王朗自涡阳来降。壬午，讲武于汝水之西，大赉六军。丙申，平南将军王肃频破萧鸾将，擒其宁州刺史董峦。己亥，车驾济淮。二月甲辰，幸八公山。路中雨甚，诏去盖；见军士病者，亲隐恤之。戊申，车驾巡淮而东，民皆安堵，租运属路。壬子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丙辰，车驾至钟离。戊午，军士擒萧鸾三千卒。帝曰：“在君为君，其民何罪？”于是免归。辛酉，车驾发钟离，将临江水。司徒冯诞薨。壬戌，乃诏班师。丁卯，遣使临江数萧鸾杀主自立之罪恶。三月戊寅，幸

邵阳。戊子，太师冯熙薨。乙未，幸下邳。邓至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庚子，车驾幸彭城。辛丑，帝为太师冯熙举哀于行在所。丁未，曲赦徐豫二州，其运漕之士，复租赋三年。辛亥，诏赐百岁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；德著丘园者具以名闻；萧鸾民降者，给复十五年。癸丑，幸小沛，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。己未，行幸瑕丘，遣使以太牢祠岱岳。诏宿卫武官增位一级。庚申，行幸鲁城，亲祠孔子庙。辛酉，诏拜孔氏四人、颜氏二人为官。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，具以名闻。又诏赐兖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。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，封崇圣侯，邑一百户，以奉孔子之祀。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，修饰坟垅，更建碑铭，褒扬圣德。戊辰，行幸碣碣。太和庙成。五月己巳，城阳王鸾赭阳失利，降为定襄县王。广川王谐薨。庚午，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。甲戌，行幸滑台。丙子，次于石济。庚辰，皇太子朝于平桃城。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癸未，车驾至自南伐，告于太庙。甲申，灭闲官禄以裨军国之用。乙酉，行饮至之礼，班赐有差。甲午，皇太子冠于庙。六月己亥，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，若有违者，免所居官。辛丑，诏复军士从驾渡淮者租赋三年。癸卯，诏皇太子赴平城宫。壬子，诏济州、东郡、荥阳及河南诸县车驾所经者，百年以上赐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；孤老鰥寡不能自存，赐以谷帛；孝悌廉义、文武应求者具以名闻。癸丑，诏求天下遗书，秘阁所无、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。乙卯，曲赦梁州，复民田租三岁。丙辰，诏迁洛之民，死葬河南，不得还北。于是代人南迁者，悉为河南洛阳人。戊午，诏改长尺大斗，依《周礼》制度，班之天下。

八月甲辰，幸西宫，路见坏冢露棺，驻辇殓之。乙巳，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、虎贲，以充宿卫。丁巳，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。金墉宫成。甲子，引群臣历宴殿堂。九月庚午，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。丙戌，行幸鄴。丁亥，诏曰：“诸有旧墓、铭记见存、昭然为时人所知者，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，尚书令仆、九列十五步，黄门、五校十步，各不听垦殖。”壬辰，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之墓。乙未，车驾还宫。

冬十月甲辰，曲赦相州。民百年以上假郡守，九十以上假县令，八十以上赐爵三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二级；孤老痼疾不能自存者，赐以谷帛。丙辰，车驾至自鄴。辛酉，诏州郡诸有士庶经行修敏、文思遒逸，才长吏治、堪干政事者，以时发遣。壬戌，诏诸州牧精品属官，考其得失，为三等之科以闻，将亲览而升降焉。诏徐、兖、光、南青、荆、洛六州纂严戎备，应须赴集。十有一月，行幸委粟山。议定圆丘。甲申，有事于圆丘。丙戌，大赦天下。十有二月乙未朔，引见群臣于光极堂，宣示品令，为大选之始。辛酉，骠骑大将军、司州牧、咸阳王禧为长兼太尉，前南安王桢复本封，以特进、广陵王羽为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甲子，引见群臣于光极堂，班赐冠服。

二十年春正月丁卯，诏改姓为元氏。壬辰，改封始平王勰为彭城王，以定襄县王鸾复封城阳王。二月辛丑，帝幸华林，听讼于都亭。壬寅，诏自非金革，听终三年丧。丙午，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，将行养老之礼。庚戌，幸华林，听讼于都亭。癸丑，诏介山之邑，听为寒食，自余禁断。三月丙寅，宴群臣及国老、庶老于华林园。诏曰：“国老黄耆以上，假中散大夫、郡守；耆年以上，假给事中、县令；庶老，直假郡县。

各赐鸠杖、衣裳。”丁丑，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，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，授以令长。

夏四月甲辰，广州刺史薛法护南叛。五月丙子，诏曰：“农惟政首，稷实民先，澍雨丰洽，所宜敦励。其令畿内严加课督，惰业者申以楚挞，力田者具以名闻。”丙戌，初营方泽于河阴。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、章三帝陵。又诏汉、魏、晋诸帝陵，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蹋。丁亥，车驾有事于方泽。

七月，废皇后冯氏。戊寅，帝以久旱，咸秩群神；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，是夜澍雨大洽。丁亥，诏曰：“炎阳爽节，秋另卷澍，在予之责，实深悚栗，故辍令膳三晨，以命上訴。灵鉴诚款，曲流云液。虽休勿休，宁敢愆怠。将有贤人湛德，高士凝栖，虽加铨采，未能招致。其精访幽谷，举兹贤彦，直言极谏，匡予不及。又邪佞毁朝，固唯治蠹；贪夫窃位，大政以亏。主者弹劾不肖，明黜盗禄。又法为治要，民命尤重，在京之囚，悉命条奏，朕将亲案，以时议决。又疾苦六极，人神所矜，宜时访恤，以拯穷废。鰥寡困乏、不能自存者，明加矜恤，令得存济。又轻徭薄赋，君人常理，岁中恆役，具以状闻。又夫妇之道，生民所先，仲春奔会，礼有达式，男女失时者以礼会之。又京民始业，农桑为本，田稼多少，课督以不，具以状言。”八月壬辰朔，幸华林园，亲录囚徒，咸降本罪二等决遣之。戊戌，车驾幸嵩高。甲寅，还宫。丁巳，南安王桢薨。幸华林园听讼。九月戊辰，车驾阅武于小平津。癸酉，还宫。丁亥，将通洛水入谷，帝亲临观。

冬十月戊戌，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、虎贲；司州之民，十二夫调一吏，为四年更卒，岁开番假，以供公私力役。己酉，曲赦京师。十有一月乙酉，复封前汝阴王天赐孙景和为汝阴王，前京兆王太兴为西河王。闰月丙辰，右将军元隆大破汾州叛胡。

十有二月甲子，以西北州郡旱俭，遣侍臣循察，开仓赈恤。乙丑，开盐池之禁，与民共之。丙寅，废皇太子恂为庶人；丁卯，告太庙。戊辰，置常平仓。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，遣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案治之。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，削爵为庶人。

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丙申，立皇子恪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己亥，遣兼侍中张彝、崔光，兼散骑常侍刘藻，巡方省察，问民疾苦，黜陟守宰，宣扬风化。乙巳，车驾北巡。

二月壬戌，次于太原。亲见高年，问所不便。乙丑，诏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，假以郡守。先是，定州民王金钩讹言惑众，自称应王。丙寅，州郡捕斩之。癸酉，车驾至平城。甲戌，谒永固陵。癸未，行幸云中。三月庚寅，车驾至自云中。辛卯，谒金陵。乙未，车驾南巡。己酉，次离石。叛胡归罪，宥之。甲寅，诏汾州民百年以上假县令，九十以上赐爵三级，八十以上赐爵二级，七十以上赐爵一级。丙辰，车驾次平阳，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尧。

夏四月庚申，幸龙门，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。癸亥，行幸蒲坂，遣使者以太牢祭虞舜。戊辰，诏修尧、舜、夏禹庙。辛未，行幸长安。壬申，武兴王杨集始来朝。乙亥，亲见高年，问所疾苦。丙子，遣侍臣分省县邑，赈赐谷帛。戊寅，幸未央殿、阿房宫，遂幸昆明池。癸未，大将军、宋王刘昶薨。丙戌，遣使者以太牢祀汉帝诸陵。五月丁亥朔，卫大国遣使朝贡。己丑，车驾东旋，泛渭入河。庚寅，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华郡太守，九十以上假荒郡，八十以上假华县令，七十以上假荒县；庶老以年各减一等，七十以上赐爵三级；其营船之夫，赐爵一级；孤寡鰥贫、穷痾废疾，各赐帛二匹，谷五斛；其孝友德义、文学才干，悉仰贡举。壬辰，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，祭

武王于镐。癸卯，遣使祭华岳。六月庚申，车驾至自长安。壬戌，诏冀、定、瀛、相、济五州发卒二十万，将以南讨。癸亥，司空穆亮逊位。丁卯，部分六师，以定行留。

秋七月甲午，立昭仪冯氏为皇后。戊辰，以前司空穆亮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为京兆王，恽为清河王，怀为广平王。壬申，行幸河南城。甲戌，讲武于华林园。庚辰，车驾南讨。九月丙申，诏曰：“哀贫恤老，王者所先，鰥寡六疾，尤宜矜愍。可敕司州洛阳之民，年七十已上无子孙，六十以上无期亲，贫不自存者，给以衣食；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，无大功之亲，穷困无以自疗者，皆于别坊遣医救护，给医师四人，豫请药物以疗之。”丁酉，诏河南尹李崇讨梁州叛羌，受征西源怀节度。辛丑，帝留诸将攻赭阳，引师而南。癸卯，至宛城，夜袭其郭，克之。丁未，车驾发南阳，留太尉咸阳王禧、前将军元英攻之。己酉，车驾至新野。

冬十月丁巳，四面进攻，不克，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。乙亥，追废贞皇后林氏为庶人。十有一月甲午，萧鸾前军将军韩秀方、弋阳太守王副之、后军将军赵祖悦等十五将来降。丁酉，大破贼军于沔北，获其将军王伏保等。于是民皆复业，九十以上假以郡守，六十五以上假以县令。新野民张睹栅万余家，拒守不下。十有二月庚申，破之，俘斩万余。丁卯，诏流徙之囚，皆勿决遣，有登城之际，令其先锋自效。庚午，车驾临沔，遂巡沔东还。戊寅，车驾还新野。己卯，亲行营垒，隐恤六军。萧鸾将王昙纷等万余人寇南青州黄郭戍，戍主崔僧渊击破之，悉虏其众。以齐郡王子琛绍河间王若后。高昌国遣使朝贡。

二十有二年春正月癸未朔，朝飨群臣于新野行宫。丁亥，拔新野，获萧鸾辅国将军、新野太守刘忌，斩之于宛。戊子，鸾湖阳戍主蔡道福弃城遁走。辛卯，鸾赭阳戍主成公期、军主

胡松弃城遁走。壬辰，鸾辅国将军、舞阴戍主黄瑶起及直阁将军、台军主鲍举、南乡太守席谦相寻遁走，瑶起、鲍举为军人所获送。庚戌，行幸南阳。二月乙卯，进攻宛北城。甲子，拔之，鸾冠军将军、南阳太守房伯玉面缚出降。庚午，车驾幸新野。辛未，诏以穰民首归大顺终始若一者，给复三十年，标其所居曰“归义乡”；次降者给复十五年。三月壬午朔，大破鸾平北将军崔惠景、黄门郎萧衍军于邓城，斩获首虏二万有余。庚寅，行幸樊城，观兵襄沔，耀武而还。曲赦二荆、鲁阳郡。镇南将军王肃攻鸾义阳。鸾遣将裴叔业寇涡阳。乙未，诏将军郑思明、严虚敬、宇文福等三军继援。辛丑，行幸湖阳。乙未，次比阳。戊申，诏荆州诸郡之民，初降次附，复同穰县。辛亥，行幸悬瓠。

夏四月甲寅，从征武直之官进位三阶，文官二级，外官一阶。庚午，发州郡兵二十万人，限八月中旬集悬瓠。赵郡王干薨。五月丙午，诏在征身丧者，四品已下及卑兼之职给帛有差。

六月庚申，诏诸王将士战没皆加优赠。

秋七月壬午，诏曰：“朕以寡德，属兹靖乱，实赖群英，凯清南夏，宜约躬赏效，以劝茂绩。后之私府，便可损半；六宫嫔御，五服男女，常恤恆供，亦令减半；在戎之亲，三分省一。”是月，萧鸾死，子宝卷僭立。八月辛亥，皇太子自京师来朝。壬子，萧宝卷奉朝请邓学拥其齐兴郡内属。敕勒树者相率反叛。诏平北将军、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。壬午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九月己亥，帝以萧鸾死，礼不伐丧，乃诏反旆。庚子，仍将北伐叛虏。丙午，车驾发悬瓠。

冬十月己酉朔，曲赦二豫殊死已下，复民田租一岁。十有一月辛巳，幸鄴。十有二月甲寅，以江阳王继定敕勒，乃诏班师。

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寅朔，朝群臣，以帝疾瘳上寿，大飨于澄鸾殿。壬午，幸西门豹祠，遂历漳水而还。萧宝卷遣太尉陈显达寇荆州。癸未，诏前将军元英讨之。乙酉，车驾发鄴。戊戌，至自鄴。庚子，告于庙社。癸卯，行饮至策勋之礼。甲辰，大赦天下。太保、齐郡王简薨。二月辛亥，以长兼太尉、咸阳王禧为正太尉。癸亥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彭城王勰为司徒，复乐陵王思誉本封。癸酉，显达攻陷马圈戍。三月庚辰，车驾南伐。癸未，次梁城。甲申，以顺阳被围危急，诏振武将军慕容平城率骑五千赴之。丙戌，帝不豫，司徒、彭城王勰侍疾禁中，且摄百揆。丁酉，车驾至马圈。诏镇南大将军、广阳王嘉断均口，邀显达归路。戊戌，频战破之。其夜，显达及崔惠景、曹虎等宵遁。己亥，收其戎资亿计，班赐六军。诸将追奔及于汉水，斩获及赴水而死者十八九，斩宝卷左军将军张于达等。贼将蔡道福、成公期率数万人弃顺阳遁走。庚子，帝疾甚，车驾北次谷塘原。甲辰，诏赐皇后冯氏死。诏司徒勰征太子于鲁阳践阼。诏以侍中、护军将军、北海王详为司空公，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，镇南大将军、广阳王嘉为尚书左仆射，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，与侍中、太尉公禧，尚书右仆射、任城王澄等六人辅政。顾命宰辅曰：“粤尔太尉、司空、尚书令、左右仆射、吏部尚书，惟我太祖丕丕之业，与四象齐茂；累圣重明，属鸿历于寡昧。兢兢业业，思纂乃圣之遗踪。迁都嵩极，定鼎河漚，庶南荡瓯吴，复礼万国，以仰光七庙，俯济苍生。困穷早灭，不永乃志。公卿其善毗继子，隆我魏室，不亦善欤？可不勉之！”夏四月丙午朔，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，时年三十三。秘讳，至鲁阳发哀，还京师。上谥曰孝文皇帝，庙曰高祖。五月丙申，葬长陵。

帝幼有至性，年四岁，显祖曾患痲，帝亲自吮脓。五岁受

禅，悲泣不能自胜。显祖问帝，帝曰：“代亲之感，内切于心。”显祖甚叹异之。文明太后以帝聪圣，后或不利于冯氏，将谋废帝。乃于寒月，单衣闭室，绝食三朝。召咸阳王禧，将立之。元丕、穆泰、李冲固谏，乃止。帝初不有憾，唯深德丕等。抚念诸弟，始终曾无纤介，惇睦九族，礼敬俱深。虽于大臣持法不纵，然性宽慈，每垂矜舍。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，又曾于食中得虫秽之物，并笑而恕之。宦者先有譖帝于太后，太后大怒，杖帝数十。帝默然而受，不自申明。太后崩后，亦不以介意。听览政事，莫不从善如流。哀矜百姓，恆思所以济益。天地、五郊、宗庙二分之礼，常必躬亲，不以寒暑为倦。尚书奏案，多自寻省。百官大小，无不留心，务于周洽。每言：凡为人君，患于不均，不能推诚御物。苟能均诚，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。常从容谓史官曰：“直书时事，无讳国恶。人君威福自己，史复不书，将何所惧？”南北征巡，有司奏请治道，帝曰：“粗修桥梁，通舆马便止，不须去草铲令平也。”凡所修造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不为不急之事损民力也。巡幸淮南，如在内地，军事须伐民树者，必留绢以酬其直，民稻粟无所伤践。诸有禁忌褻厌之方非典籍所载者，一皆除罢。雅好读书，手不释卷。《五经》之义，览之便讲，学不师受，探其精奥。史传百家，无不该涉。善谈《庄》《老》，尤精释义。才藻富赡，好为文章，诗赋铭颂，任兴而作。有大文笔，马上口授，及其成也，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，皆帝之文也。自余文章，百有余篇。爱奇好士，情如饥渴。待纳朝贤，随才轻重，常寄以布素之意。悠然玄迈，不以世务婴心。又少而善射，有膂力。年十余岁，能以指弹碎羊膊骨。及射禽兽，莫不随所志毙之。至年十五，便不复杀生，射猎之事悉止。性俭素，常服浣濯之衣，鞍勒铁木而已。帝之雅志，皆此类也。

史臣曰：有魏始基代朔，廓平南夏，辟壤经世，咸以威武为业，文教之事，所未遑也。高祖幼承洪绪，早著睿圣之风。时以文明摄事，优游恭己，玄览独得，著自不言，神契所标，固以符于冥化。及躬总大政，一日万机，十许年间，曾不暇给；殊途同归，百虑一致。至夫生民所难行，人伦之高迹，虽尊居黄屋，尽蹈之矣。若乃钦明稽古，协御天人，帝王制作，朝野轨度，斟酌用舍，焕乎其有文章，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。加以雄才大略，爱奇好士，视下如伤，役己利物，亦无得而称之。其经纬天地，岂虚溢也！

## 帝纪第八

### 世宗纪

世宗宣武皇帝，讳恪，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。母曰高夫人，初，梦为日所逐，避于床下。日化为龙，绕己数匝，寤而惊悸，既而有娠。太和七年闰四月，生帝于平城宫。二十一年正月甲午，立为皇太子。

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，即皇帝位于鲁阳，大赦天下。帝居谅暗，委政宰辅。五月丙子朔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卯，分遣侍臣巡行郡国，问民疾苦，考察守令，黜陟幽明。文武应求、道著丘园者，皆加褒礼。戊辰，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。秋八月戊申，遵遗诏，高祖三夫人已下悉归家。癸丑，宫臣增位一级。癸亥，南徐州刺史沈陵南叛。

冬十月辛未，邓至国王像舒彭来朝。丙戌，车驾谒长陵。丁酉，有事于太庙。十有一月，幽州民王惠定聚众反，自称明法皇帝，刺史李肃捕斩之。是岁，州镇十八水，民饥，分遣使者开仓赈恤。高丽国遣使朝献。

景明元年春正月壬寅，车驾谒长陵。乙巳，大赦，改年。丁未，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，骠骑大将军、彭城王勰帅车骑十万赴之。二月戊戌，复以彭城王勰为司徒。宝卷将胡松、李居士率众万余屯宛，陈伯之水军溯淮而上，以逼寿春。

夏四月丙申，彭城王勰、车骑将军王肃大破之，斩首万数。己亥，皇弟恂薨。五月甲寅，以北镇大饥，遣兼侍中杨播巡抚赈恤。六月丙子，司徒、彭城王勰进位大司马，车骑将军王肃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癸未，大阳蛮酋田育丘等率户内附。

秋七月，宝卷又遣陈伯之寇淮南。庚子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八月乙酉，彭城王勰破伯之于肥口。乙未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九月乙丑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宝卷将吴子阳、邓元起于长风。齐州民柳世明聚众反。

冬十月丁卯朔，车驾谒长陵。庚寅，齐、兖二州讨世明，平之。丁亥，改授彭城王勰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甲午，诏寿春置兵四万人。十有一月己亥，荆州刺史桓道进攻宝卷下笮戍，拔之，降者二千余户。丁巳，阳平王颐薨。是岁，十七州大饥，分遣使者开仓赈恤。是冬，岛夷萧衍起兵东下，伐其主萧宝卷。

二年春正月丙申朔，车驾谒长陵。庚戌，帝始亲政。遵遗诏，听司徒、彭城王勰以王归第。太尉、咸阳王禧进位太保，司空、北海王详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丁巳，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，告以览政之意。辛酉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壬戌，以太保、咸阳王禧领太尉，大将军、广陵王羽为司徒。诏曰：“朕幼承宝历，艰忧在疚，庶事不亲，风化未洽。今始览政务，义协惟新，思使四方风从率善，可分遣大使，黜陟幽明。”二月庚午，宿卫之官进位一级。甲戌，大赦天下。三月乙未朔，诏曰：“比年以来，连有军旅，役务既多，百姓雕弊。宜时矜量，以拯民瘼。正调之外，诸妨害损民一时蠲罢。”辛亥，诏曰：“诸州刺史，不亲民事，缓于督察，郡县稽逋，旬月之间，才一览决。淹狱久讼，动延时序，百姓怨嗟，方成困弊。尚书可明条制，申下四方，令日亲庶事，严勒守宰，不得因循，宽怠亏政。”壬戌，诏曰：“治尚简静，任贵应事。州府佐史，除板稍多，

方成损弊，无益政道。又京师百司，僚局殷杂，官有闲长者，亦同此例。苟非称要，悉从蠲省。”青、齐、徐、兖四州大饥，民死者万余口。是月，萧衍立宝卷弟南康王宝融为主，年号中兴，东赴建业。

夏五月壬子，广陵王羽薨。壬戌，太保、咸阳王禧谋反，赐死。六月丁亥，考诸州刺史，加以黜陟。

秋七月乙巳，蠕蠕犯塞。乙未，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破萧宝卷将黄天赐于赤亭。辛酉，大赦天下。壬戌，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王肃薨。九月丁酉，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，四旬而罢。己亥，立皇后于氏。乙卯，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。

冬十月丁卯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辛未，萧宝卷零陵戍主华侯率户内属。十有一月丙申，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。丁酉，大将军、北海王详为太傅，领司徒。壬寅，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。乙卯，仍有事焉。十二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宝卷直后张齐杀其主宝卷降萧衍，衍克建业。三年春二月戊寅，诏曰：“自比阳旱积时，农民废殖；寤言增愧，在予良多。申下州郡，有骸骨暴露者，悉可埋瘞。”三月，鲁阳蛮反。萧宝卷弟建安王宝夤来降。

夏四月，诏抚军将军李崇讨鲁阳反蛮。是月，萧衍又废其主宝融而僭立，自称曰梁。闰月丁巳，司空穆亮薨。五月，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萧衍大岷戍，破之，擒其龙骧将军邾菩萨，送之京师。

秋七月癸酉，于阗国遣使朝献。诏加文官从征显达宿卫者二阶，闲散者一阶。八月癸卯，萧宝融镇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陈伯之遣使请降。乙卯，以前太傅、平阳公丕为三老。九月丁巳，车驾行幸鄴。丁卯，诏使者吊殷比干墓。戊寅，阅武于鄴南。庚辰，武兴国世子杨绍先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庚子，帝亲射，远及一里五十步，群臣勒铭于射所。甲辰，车驾还宫。十有一月己卯，诏：“京洛兵荒，岁逾十纪。先皇定鼎旧都，惟新魏历，翦扫榛荒，创兹云构，鸿功茂绩，规模长远。今庙社乃建，宫极斯崇，便当以来月中旬，蠲吉徙御。仰寻遗意，感庆交衷。既礼盛周宣《斯干》之制，事高汉祖壮丽之仪，可依典故，备兹考告，以称遐迩人臣之望。”十有二月戊子，诏曰：“民本农桑，国重蚕籍，粢盛所凭，冕织攸寄。比京邑初基，耕桑暂缺，遗规往旨，宜必祗修。今寝殿显成，移御维始，春郊无远，拂羽有辰。便可表营千亩，开设宫坛，秉耒援筐，躬劝亿兆。”壬寅，飡群臣于太极前殿，赐布帛有差，以初成也。甲辰，扬州破萧衍将张噐之，斩级二千。是岁，疏勒、罽宾、婆罗捺、乌苾、阿喻陀、罗婆、不仑、陀拔罗、弗波女提、斯罗、哒舍、伏耆奚那太、罗般、乌稽、悉万斤、朱居般、诃盘陀、拔斤、厌味、朱沱洛、南天竺、持沙那斯头诸国并遣使朝贡。河州大饥，死者二千余口。

四年春正月乙亥，车驾籍田于千亩。梁州氏杨会反。诏行梁州事杨椿、左将军羊祉讨之。三月己巳，皇后先蚕于北郊。庚辰，扬州破萧衍将于阴山，斩其龙骧将军吴道爽等数千级。

夏四月癸未朔，以萧宝夤为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封丹阳郡开国公、齐王。庚寅，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。戊戌，诏曰：“酷吏为祸，绵古同患；孝妇淫刑，东海焦壤。今不雨十旬，意者其有冤狱乎？尚书鞠京师见囚，务尽听察之理。”己亥，帝以旱减膳彻悬。辛丑，澍雨大洽。五月甲戌，杨椿、羊祉大破反氏，斩首数千级。六月壬午朔，封皇弟悦为汝南王。丙戌，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并、济六州二万人、马千匹，增配寿春。

秋七月乙卯，三老、平阳公丕薨。庚午，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。辛未，以彭城王勰为太师。

八月庚子，以吏部尚书元英假镇南将军，攻萧衍义阳。勿吉国贡楛矢。辛丑，行幸河南城离宫。冬十有一月壬子，扬州大破萧衍军，斩其徐州刺史潘佃怜，擒司马明素。己未，以武兴国世子杨绍先为其国王。癸亥，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、北镇，随方拯恤。乙亥，镇南将军元英大破萧衍将吴子阳于白沙，擒斩千数。十有二月庚寅，诏镇南将军李崇讨东荆反蛮。丙申，诏曰：“先朝制立轨式，庶事惟允。但岁积人移，物情乖惰。比或擅有增损，废坠不行；或守旧遗宜，时有舛妨；或职分错乱，互相推委。其下百司，列其疑阙，速以奏闻。”癸卯，萧衍梁州刺史平阳县开国侯翟远、徐州刺史永昌县开国侯陈虎牙降。

正始元年春正月庚戌，江州刺史曲江公陈伯之破萧衍将赵祖悦于东关。丙辰，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大破群蛮樊季安等。丙寅，大赦，改年。二月戊子，萧衍将姜庆真袭陷寿春外郭，州军击走之。丁酉，扬州统军刘思祖大破衍众于邵阳，擒其冠军将军、邵阳县开国侯张惠绍，骁骑将军、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等十将，斩获数千级。三月壬申，元英破衍将王僧炳于樊城。

夏四月辛卯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五月丁未朔，太傅、北海王详以罪废为庶人。六月，以旱彻乐减膳。癸巳，诏曰：“朕以匪德，政刑多舛，阳旱历旬，京甸枯瘁，在予之责，夙宵疚怀。有司可循案旧典，祇行六事：囹圄冤滞，平处决之；庶尹废职，量加修举；鰥寡困穷，在所存恤；役赋殷烦，咸加蠲省；贤良讷直，以礼进之；贪残佞谀，时加屏黜；男女怨旷，务令媾会。称朕意焉。”甲午，帝以旱亲荐享于太庙。戊戌，诏立周旦、夷、齐庙于首阳山。庚子，以旱见公卿已下，引咎责躬。又录京师见囚，殊死已下皆减一等，鞭杖之坐悉皆原之。

秋七月癸丑，萧衍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来降。李崇大破诸

蛮帅樊素安。八月丙子，元英破萧衍将马仙琕于义阳。诏洛阳令有大事听面敷奏。乙酉，元英攻义阳，拔之，擒送萧衍冠军将军蔡灵恩等十余将。辛卯，英又大破衍将，仍清三关。丁酉，封元英为中山王。戊戌，西羌宋万率户四千内附。九月丙午，诏缘淮南北所在镇戍，皆令及秋播麦，春种粟稻，随其土宜，水陆兼用，必使地无遗利，兵无余力，比及来稔，令公私俱济也。又诏诸州蠲停徭役，不得横有征发。甲子，诏中山王英所执萧衍冠军将军、监司州事蔡灵恩等随才擢叙。乙丑，肃衍霍州刺史田道龙、义州刺史张宗之遣使内附。蠕蠕犯塞，诏左仆射源怀讨之。

冬十月乙未，诏断群官白衣募吏。十有一月戊午，诏曰：“古之哲王，创业垂统，安民立化，莫不崇建胶序，开训国胄，昭宣《三礼》，崇明四术，使道暢群邦，风流万宇。自皇基徙构，光宅中区，军国务殷，未遑经建。靖言思之，有惭古烈。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，营缮国学。”十有二月丙子，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。己卯，诏群臣议定律令。己亥，行幸伊阙。闰月癸卯朔，萧衍行梁州事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，假尚书邢峦镇西将军，率众以赴之。乙丑，骠骑大将军、高阳王雍为司空，尚书令、广阳王嘉加仪同三司。

二年春正月丙子，以宕昌国世子梁弥博为其国王。邓至国遣使朝贡。二月，梁州氐反，绝汉中运路。刺史邢峦频大破之。

夏四月己未，城阳王鸾薨。乙丑，诏曰：“任贤明治，自普通规；宣风赞务，实惟多士。而中正所铨，但存门第，吏部彝伦，仍不才举。遂使英德罕升，司务多滞。不精厥选，将何考陟？八座可审议往代贡士之方，擢贤之体，必令才学并申，资望兼致。”丙寅，以仇池氐叛，诏光禄大夫杨椿假平西将军，率众以讨之。邢峦遣统军王足西伐，频破萧衍诸军，遂入剑阁，

执行辅国将军范始男送京师。五月辛巳，氐贼口虎率众降。

六月己丑，诏曰：“先朝勋臣，或身罹谴黜，子孙沉滞；或宦途失次，有替旧流。因而弗采，何以奖劝？言念前绩，情有亲疏。宗及庶族，祖曾功绩可纪而无朝官、有官而才堪优引者随才铨授。”甲寅，萧衍冠军将军李暉等置营始平郡东、涪水之北。王足逆击败之，斩衍冠军将军张汤，辅国将军马市，宁朔将军李当、姜见祖，辅国将军冯文豪，龙骧将军何营之等。甲子，诏尚书李崇、太府卿于忠、散骑常侍游肇、谏议大夫邓羨，崇、忠使持节并兼侍中，羨兼黄门，俱为大使，纠断外州畿内，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，即便施决；州镇重职，听为表闻。乙丑，萧衍冠军将军王景胤、辅国将军鲁方达等攻竹亭，王足大破之，斩其辅国将军王明达、龙骧将军张方炽。丁卯，扬州刺史薛真度大破萧衍将王超宗，俘斩三千级。戊辰，萧衍将鲁方达屯戍新城，足又遣统军卢祖迁等击败之，斩衍冠军将军杨伯仁、宁朔将军任安定。

秋七月甲戌，诏曰：“朕纂馭宝历，于今七载。德泽未敷，鉴不烛远；人之冤痍，所在犹滋；而纠察之狱未暢于下，贤愚靡分，皁白均贯，非所以革民耳目，使善恶励心。今分遣大使，省方巡检，随其愆负与风响相符者，即加纠黜，以明雷霆之威，以申旌轩之举。因以观风辨俗，采访功过，褒赏贤者，纠罚淫慝，理穷恤弊，以称朕心。”戊子，王足击破萧衍军，斩其龙骧将军喻增晖、宁朔将军庾保寿、辅国将军鲁天惠、建武将军王文标。王足逼涪城。壬辰，萧衍巴西太守庾域，冠军将军、统军主李暉等逆战，足击破之，俘斩千数。八月壬寅，诏中山王英南讨襄、沔。庚戌，王足遣统军纪洪雅、卢祖迁等攻破衍军，斩其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等十五人。壬子，王足又遣统军卢祖迁等击破衍军，斩其都督、冠军将军、梓潼县开国子王景

胤，刘达等二十四将军。甲寅，扬州击衍将姜庆真于羊石，破之。是月，衍沔东太守田青喜率郡七、县三十一、户万九十内附。九月己巳，扬州刺史元嵩击破衍湘州刺史杨公则等，斩获数千。冬十有一月戊辰朔，武兴国王杨绍先叔父集起谋反，诏光禄大夫杨椿讨之。王足围涪城，益州诸郡戍降者十二三，民送编籍者五万余户。既而足引军而退。十有二月庚申，又诏骠骑大将军源怀慎，令讨武兴反氏。

三年春正月丁卯朔，皇子生，大赦天下。壬申，梁秦二州刺史邢峦连破氐贼，克武兴。萧衍冀州刺史桓和入寇南青州，州军击走之。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，自号王公。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，年号建明。己卯，杨集起兄弟相率降。二月丙辰，诏曰：“昔虞戒面从，昌言屡进；周任谏辅，王闕必箴。朕仰缵鸿基，伏膺宝历，思康庶绩，一日万几，是以侧望忠言，虚求说直。而良策弗进，规画无闻，岂所谓弼谐元首，匡救不逮者乎？可诏王公已下，其有嘉谋深图、直言忠谏、利国便民、矫时厉俗者，咸令指事陈奏，无或依违。”戊午，诏右卫将军元丽等讨吕苟兒。乙丑，平南将军陈伯之破萧衍徐州刺史昌义之于梁城。是月，衍将萧晒率众五万寇淮阳。三月己巳，以戎旅大兴，诏罢诸作。己卯，诏荆州刺史赵怡、平南将军奚康生赴淮阳。乐良王长命坐杀人赐死，国除。戊子，名皇子曰昌。庚寅，平南将军、曲江县开国公陈伯之自梁城南奔。

夏四月乙未，诏罢盐池禁。甲辰，诏遣使者巡慰北边酋庶。庚戌，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、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，指授边将。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寇荆州，屯于河南城，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。辛酉，大破之，斩其辅国将军王花，首虏二千余。进攻河南城，茂先逃溃，追奔至于汉水，拔其五城。将军宇文福略衍司州，俘获千余口而还。五月乙丑朔，诏尚书拯义阳初

附之户。丙寅，诏曰：“掩骼埋胔，古之令典；顺辰修令，朝之恆式。今时泽未降，春稼已旱。或有孤老馁疾，无人贍救，因以致死，暴露沟塹者，洛阳部尉依法棺埋。”壬申，萧衍将张惠绍入寇，陷宿豫。乙亥，衍将萧容陷梁城。辛巳，衍将韦睿陷合肥城。壬午，诏尚书元遥率众南讨。癸未，以秦陇未平，诏征西将军于劲节度诸军。己丑，衍将又陷羊石、霍丘二城。六月辛丑，又陷小岷戍。乙巳，安西将军元丽大破秦贼，斩贼帅王智五人，梟首六千。丁未，假平南将军奚康生破萧衍将张惠绍，斩其徐州刺史宋黑。丁巳，诏尚书邢峦出讨徐兖。

秋七月丙寅，衍将桓和寇孤山，陷固城。庚辰，元丽大破秦贼，降吕苟兒及其王公三十余人。秦泾二州平。戊子，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于阴陵，斩其将二十五人，首虏五千有余。己丑，诏发定、冀、瀛、相、江、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。八月壬寅，安东将军邢峦破萧衍将桓和于孤山，斩首万余级。将军元恆别克固城，斩衍冠军将军桓方庆。统军毕祖朽别克蒙山，斩衍龙骧将军矫道仪等，斩贼及赴沂死者四千余人。兖州平。己酉，诏平南将军、安乐王詮督后发诸军以赴淮南。壬戌，曲赦泾、秦、岐、凉、河五州。

九月癸酉，邢峦大破衍军于宿豫，斩其大将蓝怀恭等四十余人。张惠绍弃宿豫，萧晒弃淮阳南走，追斩数万级。徐州平。己丑，中山王英大破衍军于淮南，衍中军大将军、临川王萧宏，尚书右仆射柳惔，徐州刺史昌义之等弃梁城沿淮东走。追奔次于马头，衍冠军将军、戍主朱思远弃城宵遁，擒送衍将四十余人，斩获士卒五万有余。英遂攻钟离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萧衍遣将士卒三万寇义阳。丁酉，夜遁走。郢州刺史娄悦追击，破之。戊申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己未，征虏将军赵遐大破衍众于灊城桑坪。十有一月甲子，帝为京兆王愉、清河王怿、广平王

怀、汝南王悦讲《孝经》于式乾殿。庚寅，诏曰：“往岁陇右扇逆，合境不民。其中犹有卒能自守，无豫衅乱。疾风知劲，良在可嘉。尚书可甄量报赏，以表诚义。”是月，梁州再破反獠。

四年春二月丙午，吐谷浑、宕昌国并遣使朝献。己未，勿吉国贡楛矢。三月丙子，叠伏罗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戊戌，钟离大水。中山王英败绩而还。壬寅，吐谷浑、鸠磨罗、阿拔磨拔切磨勒、悉万斤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六月己丑朔，诏曰：“高祖德格两仪，明并日月，播文教以怀远人，调礼学以旌俊造；徙县中区，光宅天邑，总霜露之所均，一姬卜于洛涘。戎缮兼兴，未遑儒教。朕纂承鸿绪，君临宝历，思模圣规，述遵先志。今天平地宁，方隅无事，可敕有司准访前式，置国子，立太学，树小学于四门。”丙午，萧衍龙骧将军、冯翊太守宇文子生等七郡相率内附。丁未，社兰达那罗、舍弥、比罗直诸国并遣使朝献。秋八月辛卯，契丹国遣使朝献。己亥，中山王英、齐王萧宝夤坐钟离败退，并除名为民。庚子，库莫奚、宕昌、吐谷浑诸国遣使朝献。辛丑，敦煌民饥，开仓赈恤。九月己未，诏曰：“朕秉历承天，履年将纪，徙正宫极，岁浹归余。台懿茂亲，祇勤已久；列司英彦，庸绩未酬。非所谓有功见知，赏以时及。其以司空、高阳王雍为太尉，尚书令、广阳王嘉为司空，百官悉进位一级。”庚申，夏州长史曹明谋反，伏诛。甲子，开斜谷旧道。疏勒、车勒阿驹、南天竺、婆罗等诸国遣使朝献。丙戌，司州民饥，开仓赈恤。闰月甲午，禁大司马门不得车马出入。

冬十月丁巳，高丽、半社、悉万斤、可流伽、比沙、疏勒、于阗等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丁卯，皇后于氏崩。戊辰，疏勒国遣使朝贡。庚午，淮阳太守安乐以城南叛。辛未，嚙哒、波斯、

渴槃陀、渴文提不那杖忸杖提等诸国，并遣使朝献。乙酉，葬顺皇后于永泰陵。十有一月丁未，禁河南畜牧马。自碣石至于剑阁，东西七千里，置二十二都督。巳酉，阿与陀、呵罗槃、陀跋吐罗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十有二月戊午，诏兵士钟离没落者，复一房田租三年。辛酉，特那杖提莎钵离阿失勒摩致钵诸国遣使朝贡。甲子，蠕蠕、高车民他莫孤率部来降。丁丑，钵仑、波利伏佛胄善、乾达诸国遣使朝贡。

永平元年春正月戊戌，颍川太守王神念奔于萧衍。二月辛未，勿吉、南天竺国并遣使朝献。

三月戊子，皇子昌薨。己亥，斯罗、阿陀、比罗、阿夷义多、婆那伽、伽师达、于闐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丙午，以去年旱俭，遣使者所在赈恤。

夏四月，阿伏至罗国遣使朝贡。五月癸未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辛卯，帝以旱故，减膳撤悬。六月壬申，诏曰：“慎狱重刑，著于往诰。朕御兹宝历，明鉴未远，断决烦疑，实有攸愧。可依洛阳旧图，修听讼观，农隙起功，及冬令就。当与王公卿士亲临录问。”癸酉，高车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辛卯，高车、契丹、汗畔、罽宾诸国并遣使朝献。甲午，以夫人高氏为皇后。乙未，诏曰：“察狱以情，审之五听；枷杖小大，各宜定准。然比廷尉、司州、河南、洛阳、河阴及诸狱官，鞫讯之理，未尽矜恕；掠拷之苦，每多切酷，非所以祇宪量衷、慎刑重命者也。推滥究枉，良轸于怀。可付尚书精检枷杖违制之由，断罪闻奏。”八月癸亥，冀州刺史、京兆王愉据州反。乙丑，假尚书李平镇北将军、行冀州事以讨之。丁卯，大赦，改年。庚午，吐谷浑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九月辛巳朔，李平大破元愉于草桥。丙戌，复前中山王英本封。壬辰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定州刺史、安乐王诜大破元愉于信都

北。戊戌，杀侍中、太师、彭城王勰。辛丑，诏赦冀州民杂工役为元愉所诬误者。其能斩获逆党，别加优赏。癸卯，李平克信都，元愉北走，斩其所署冀州牧韦超、右卫将军睦雅、尚书仆射刘子直、吏部尚书崔肱等。统军叔孙头执愉送信都。群臣请诛愉，帝弗许，诏送京师。冀州平。庚子，郢州司马彭珍、治中督荣祖等谋叛，潜引萧衍众入义阳。郢州刺史娄悦击走之。诏将军胡季智、屈祖等南赴义阳。三关戍主侯登、阳凤省等以城南叛，娄悦婴城固守。遣中山王英督步骑三万以赴之。

冬十月丁巳，诏复故北海王详本封，葬以王礼。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，据城南叛，萧衍遣将齐苟仁等四将以助之。诏尚书邢峦行豫州事，督将军崔暹率骑讨之。丙子，邢峦大破早生及苟仁军于鲍口。丁丑，前宿豫戍主成安乐子景俊杀宿豫戍主严仲贤，以城南叛。十有一月庚寅，诏安东将军杨椿率众四万攻宿豫。十有二月己未，邢峦克悬瓠，斩白早生，擒齐苟仁等，俘萧衍卒三千余人，分赐王公已下。癸亥，中山王英破衍将于楚城，擒衍宁朔将军张疑等。郢州刺史娄悦破衍将马仙琕于金山。壬申，汉东蛮民一万七千户相率内附。丙子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是岁，高昌国王鞠嘉遣其兄子私署左卫将军孝亮奉表来朝，因求内徙，乞师迎接。

二年春正月，萧衍遣王神念寇南兖。诏辅国将军长孙稚假平南将军为都督，率统军邴虬等五军以讨之。丁亥，胡密、步就磨、忸密、般是、悉万斤、辛豆那、越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壬辰，嚧哒、薄知国遣使来朝，贡白象一。乙未，高昌国遣使朝贡。丙申，中山王英进逼萧衍长薄戍。戊戌，宵溃，杀伤千数。丁酉，拔武阳关，擒衍云骑将军、松滋县开国侯马广，冠军将军、迁陵县开国子彭瓿生，骁骑将军、当阳县开国伯徐元季等二十六将，俘获七千余人。进攻黄岷、西关。衍将马仙琕

弃西关，李元履弃黄岷遁走。是月，涇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。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。二月乙卯，诏曰：“比军役频兴，仗多毁败，在库戎器，见有无几。安不忘危，古人所戒；五兵之器，事须充积，经造既殷，非众莫举。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。”三月癸未，磨石罗、阿曜社苏突阇、地伏罗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己酉，诏以武川镇饥，开仓赈恤。甲子，诏曰：“圣人济世，随物污隆，或正或权，理无恆在。先朝以云驾甫迁，嵩基始构；河洛民庶，徙旧未安，代来新宅，尚不能就；伊阙西南，群蛮填聚；沔阳贼城，连邑作戍；蠢尔愚巴，心未纯款，故暂抑造育之仁，权缓肃奸之法。今京师天固，与昔不同。杨郢荆益，皆悉我有；保险诸蛮，罔不归附；商洛民情，诚倍往日。唯樊襄已南，仁乖道政，被拘隔化，非民之咎。而无赖之徒，轻相劫掠，屠杀良善，离人父兄。衍之为酷，实亦深矣。便可放彼掠民，示其大惠，舍此残贼，未令之愆。并敕缘边州镇，自今已后，不听境外寇盗，犯者罪同境内。若州镇主将，知容不纠，坐之如律。”五月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辛丑，帝以旱故，减膳彻悬，禁断屠杀。甲辰，幸华林都亭，亲录囚徒，犯死罪已下降一等。六月，高昌国遣使朝献。辛亥，诏曰：“江海方同，车书宜一。诸州轨辙南北不等，今可申敕四方，使远近无二。”

秋七月癸未，契丹国遣使朝献。八月丁未，邓至国遣使朝献。戊申，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。高昌、勿吉、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九月辛巳，封故北海王子颢为北海王。壬午，诏定诸门闾名。

冬十月癸丑，以司空、广阳王嘉为司徒。庚午，郢州献七宝床，诏不纳。十有一月甲申，诏禁屠杀含孕，以为永制。己丑，帝于式乾殿为诸僧、朝臣讲《维摩诘经》。十有二月，诏

曰：“五等诸侯，比无选式。其同姓者出身：公正六下，侯从六上，伯从六下，子正七上，男正七下。异族出身：公从七上，侯从七下，伯正八上，子正八下，男从八上。清修出身：公从八下，侯正九上，伯正九下，子从九上，男从九下。可依此叙之。”叠伏罗、弗菩提、朝陀咤、波罗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三年春二月丙午，高昌、邓至国并遣使朝献。壬子，秦州沙门刘光秀谋反。州郡捕斩之。癸亥，秦州陇西羌杀镇将赵俊，阻兵反叛。州军讨平之。三月丙戌，皇子生，大赦天下。高丽、吐谷浑、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夏四月，平阳郡之禽昌、襄陵二县大疫，自正月至此月，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。五月丁亥，诏以冀定二州旱俭，开仓赈恤。六月壬寅，诏重求遗书于天下。丁卯，名皇子曰诩。闰月己亥，吐谷浑、高丽、契丹诸国各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己未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八月己卯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九月壬寅，乌菟、伽秀沙尼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丙辰，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。

冬十月辛卯，中山王英薨。丙申，诏曰：“朕乘乾御历，年周一纪，而道谢击壤，教惭刑厝。至于下民之茕鰥疾苦，心常愍之。此而不恤，岂为民父母之意也！可敕太常于闲敞之处，别立一馆，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，咸令居处。严敕医署，分师疗治，考其能否，而行赏罚。虽龄数有期，修短分定，然三疾不同，或赖针石，庶秦扁之言，理验今日。又经方浩博，流传处广，应病投药，卒难穷究。更令有司，集诸医工，寻篇推简，务存精要，取三十余卷，以班九服。郡县备写，布下乡邑，使知救患之术耳。”戊戌，高车、龟兹、难地、那竭、库莫奚等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十有二月己卯，高丽、比沙杖国遣使朝献。辛巳，江阳王继坐事除名。甲申，诏于青州立高祖庙。殿中侍

御史王敞谋反伏诛。

四年春正月丁巳，汾州刘龙驹聚众反。诏谏议大夫薛和率众讨之。甲子，阿悦陀、不数罗国并遣使朝献。二月壬午，青、齐、徐、兖四州民饥甚，遣使赈恤。三月癸卯，婆比幡弥、乌菴、比地、乾达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壬戌，司徒、广阳王嘉薨。

夏四月，琅邪民王万寿斩萧衍辅国将军、琅邪东莞二郡太守刘晰首，以胸山来降。徐州刺史卢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骥率众据之。甲戌，薛和大破山胡。萧衍遣其镇北将军张稷及马仙琕寇胸山。诏卢昶率众赴之。五月己亥，迁代京铜龙置天渊池。丙辰，诏禁天文之学。六月乙亥，乾达、阿婆罗、达舍、越伽使密、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秋七月辛酉，吐谷浑、契丹国并遣使朝献。八月辛未，阿婆罗、达舍、越伽使密、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。癸巳，勿吉国献楛矢。九月甲寅，萧衍九山戍主苟仁以戍来降。嚧哒、朱居槃波罗、莫伽陀、移婆仆罗、俱萨罗、舍弥、罗乐陀等诸国并遣使朝献。

冬十月丁丑，婆比幡弥、乌菴、比地、乾达等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十有一月甲午，宕昌国遣使朝献。己亥，诏李崇、奚康生等治兵寿春，以分胸山之寇。戊申，难地、伏罗国并遣使朝献。胸城陷，卢昶大败而还。十有二月壬申，诏曰：“进善退恶，治之通规；三载考察，政之明典。正始二年以来，于今未考，功过难齐，宁无升降？从景明二年至永平四年，通考以闻。”戊子，大罗汗、婆来伽国遣使朝献。

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，以频水旱，百姓饥弊，分遣使者开仓赈恤。戊申，疏勒国遣使朝献。丙辰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尚书令高肇为司徒公，光禄大夫、清河王怿为司空，司州牧、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三月辛卯朔，渴槃陀国遣使

朝献。甲午，州郡十一大水，诏开仓赈恤。以京师谷贵，出仓粟八十万石以赈贫者。己未，安乐王詮薨。

夏四月，诏以旱故，食粟之畜皆断之。丁卯，诏曰：“迁京嵩县，年将二纪，虎闾阙唱演之音，四门绝讲诵之业。博士端然，虚祿岁祀；贵游之胄，叹同子衿。靖言念之，有兼愧慨。可严敕有司，国子学孟冬使成，太学、四门明年暮春令就。”戊辰，以旱，诏尚书与群司鞠理狱讼，诏河北民就谷燕恆二州。辛未，诏饥民就谷六镇。丁丑，帝以旱故，减膳撤悬。癸未，诏曰：“肆州地震陷裂，死伤甚多。言念毁没，有酸怀抱。亡者不可复追，生病之徒宜加疗救。可遣太医、折伤医，并给所须之药，就治之。”乙酉，大赦，改年。诏立理诉殿、讼车，以尽冤穷之理。五月辛卯，疏勒及高丽国并遣使朝献。丙午，诏天下有粟之家，供年之外，悉贷饥民。自二月不雨至于是晦。六月壬申，澍雨大洽。戊寅，通河南牝马之禁。己卯，诏曰：“去岁水灾，今春炎旱。百姓饥馑，救命靡寄，虽经蚕月，不能养绩。今秋输将及，郡县期于责办，尚书可严勒诸州，量民资产，明加检校，以救艰弊。”庚辰，诏出太仓粟五十万石，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。

秋七月，吐谷浑、契丹国并遣朝献。八月壬戌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丁亥，勿吉国贡楛矢。

冬十月乙亥，立皇子诩为皇太子。是月，嚧哒、于阗、高昌及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十有一月丙申，诏曰：“朕运承天休，统御宸宇。太子体藉灵明，肇建宫华。明两既孚，三善方洽，宜泽均率壤，荣泛庶胤。其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孝子、顺孙、廉夫、节妇旌表门闾，量给粟帛。”十有二月己巳，诏守宰为御史所弹遇赦免者、及考在中第，皆代之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，帝御讼车，亲理冤讼。高丽国遣使朝

献。二月丙辰朔，赈恤京师贫民。甲戌，以六镇大饥，开仓赈贍。己卯，太尉、高阳王雍进位太保。庚辰，萧衍郁州民徐玄明等斩送衍镇北将军、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，以州内附。诏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众赴之。闰二月辛丑，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。癸卯，定奴良之制，以景明为断。三月丙寅，高昌国遣使朝献。是春，民饥，饿死者数万口。

夏四月庚子，以绢十五万匹赈恤河南郡饥民。五月，寿春大水，遣平东将军奚康生等步骑数千赴之。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六月乙酉，青州民饥，诏使者开仓赈恤。甲午，曲赦扬州。辛亥，帝御讼车，亲理冤讼。是夏，州郡十三大水。秋八月辛卯，诏曰：“顷水旱互侵，频年饥俭，百姓窘弊，多陷罪辜。烦刑之愧，朕用惧矣。其杀人、掠卖人、群强盗首，及虽非首而杀伤财主、曾经再犯公断道路劫夺行人者，依法行决；自余恕死。徒流已下各准减降。”庚戌，嘏咤、于阗、槃陀及契丹、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九月丙辰，以贵族豪门崇习奢侈，诏尚书严立限级，节其流宕。是月，勿吉、吐谷浑、邓至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，诏以恆、肆地震，民多死伤，蠲两河一年租赋。十有二月丙戌，丐洛阳、河阴二县租赋。乙巳，诏以恆、肆地震，民多离灾，其有课丁没尽、老幼单辛、家无受复者，各赐廩以接来稔。高丽国遣使朝献。

三年春二月乙未，诏曰：“肆州秀容郡敷城县、雁门郡原平县，并自去年四月以来，山鸣地震，于今不已。告谴彰咎，朕甚惧焉；祇畏兢兢，若临渊谷。可恤瘼宽刑，以答灾谪。”三月，三关别将李世哲大破群蛮，斩萧衍龙骧将军文思之、文天生。

夏四月，青州民饥。辛巳，开仓赈恤。乙巳，上御讼车，

亲理冤讼。六月，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大破萧衍军于九山，斩其虎旅将军、新丰县开国子蔡令孙，冠军将军席世兴，贞义将军蓝次孙。

秋七月丙子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八月甲申，帝临朝堂，考百司而加黜陟。九月，吐谷浑、契丹、勿吉诸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庚辰，诏骁骑将军马义舒慰谕蠕蠕。库莫奚国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庚戌，南天竺、佐越费实诸国并遣使朝献。辛亥，诏司徒高肇为大将军、平蜀大都督，步骑十万西伐。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，平南将军羊祉出涪城，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，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。乙卯，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、东道都督，镇遏梁楚。丁巳，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反，自号净居国明法王。州郡捕斩之。甲戌，高丽国遣使朝献。十有二月庚寅，诏立明堂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帝不豫，丁巳，崩于式乾殿，时年三十三。二月甲戌朔，上尊谥曰宣武皇帝，庙号世宗。甲午，葬景陵。

帝幼有大度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雅性俭素。初，高祖欲观诸子志尚，乃大陈宝物，任其所取，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，帝唯取骨如意而已。高祖大奇之。庶人恂失德，高祖谓彭城王勰曰：“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，今果然矣。”乃立为储贰。雅爱经史。尤长释氏之义，每至讲论，连夜忘疲。善风仪，美容貌，临朝渊默，端严若神，有人君之量矣。

史臣曰：世宗承圣考德业，天下想望风化，垂拱无为，边徼稽服。而宽以摄下，从容不断，太和之风替矣。比夫汉世，元、成、安、顺之侔欤？

## 帝纪第九

### 肃宗纪

肃宗孝明皇帝，讳诩，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。母曰胡充华。永平三年三月丙戌，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，有光照于庭中。延昌元年十月乙亥，立为皇太子。

四年春正月丁巳夜，即皇帝位。戊午，大赦天下。己未，征下西讨东防诸军。庚申，诏太保、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，决庶政。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，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。己巳，勿吉、达般、地豆和、尼步伽、拔但、佐越费实等诸国遣使朝献。二月庚辰，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。辛巳，司徒高肇至京师，以罪赐死。萧衍宁州刺史任太洪率众寇关城，益州长史成兴孙击破之。癸未，太保、高阳王雍进位太傅、领太尉，司空、清河王怿为司徒，骠骑大将军、广平王怀为司空。己亥，尊胡充华为皇太妃。宕昌国遣使朝献。三月甲辰朔，皇太后出俗为尼，徙御金墉。丙辰，诏进宫臣位一级。先是，萧衍于浮山堰淮，规为扬徐之害，诏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。乙丑，进文武群官位一级。

夏四月，梁州刺史薛怀古破反氐于沮水。五月甲寅，南秦州刺史崔暹击破氐贼，解武兴围。六月，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，杀阜城令，自称大乘。

秋七月癸卯，蠕蠕国遣使朝献。丁未，诏假右光禄大夫元

遥征北大将军，攻讨法庆。宕昌国遣使朝献。八月乙亥，领军于忠矫诏杀左仆射郭祚、尚书裴植，免太傅、领太尉、高阳王雍官，以王还第。丙子，尊皇太妃为皇太后。己卯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庚辰，萧衍定州刺史田超秀率众三千请降。戊子，帝朝皇太后于宣光殿，大赦天下。己丑，司徒、清河王怿进位太傅，领太尉；司空、广平王怀为太保，领司徒；骠骑大将军、任城王澄为司空。庚寅，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，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，并仪同三司。壬辰，复前江阳王继本国；以济南王彧复先封，为临淮王。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。

九月乙巳，皇太后亲览万机。诏曰：“高祖革礼成治，遗泽在民。世宗纂承丕业，圣德昭远。朕以冲孺，属当宝图，洪基至重，若履冰薄。王公百辟群牧庶官，皆受遇先朝，宠荣自昔，宜各勉崇，共康世道，戮力竭诚，以匡辅不逮。其有怀道丘园、昧迹板筑、山栖谷饮、舒卷从时者，宜广戈帛，缉和鼎饪。有能说言直谏、济世益时者，在所以闻，当待以不次之位。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妇，表其门闾，以彰厥美。高年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贍以粟帛。若因饥失业、天属流离，或卖鬻男女以为仆隶者，各听归还。比冀方未肃，徐城寇扰，将统久劳，士卒疲弊，并遣抚慰，赐以衣马。缘边州镇，固捍之劳，朔方酋庶，北面所委，亦令劳瘁，以副其心。其有先朝舅事寝而不举、顷来便习不依轨式者，并可疏闻，当加览裁。若益时利治、不拘常制者，自依别例。其明相申约，称朕意焉。”甲寅，征北元遥破斩法庆及渠帅百余人，传首京师。安定王燮薨。庚申，高昌、库莫奚、契丹诸国并遣使朝献。萧衍将赵祖悦袭据硖石。癸亥，诏定州刺史崔亮假镇南将军，率诸将讨之；冀州刺史萧宝夤为镇东将军，次淮堰。戊辰，邓至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庚午朔，勿吉国贡楛矢。壬午，高丽、吐谷浑国并

遣使朝献。乙酉，以安定公胡国珍为中书监、仪同三司。甲午，萧衍弘化太守杜桂举郡内属。十有二月辛丑，以高阳王雍为太师。己酉，镇南崔亮破祖悦，遂围硖石。丁卯，帝、皇太后谒景陵。高车国遣使朝献。

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，大赦，改年。荆沔都督元志大破萧衍军，斩其恆农太守王世定等。以吏部尚书李平为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，为行台，节度讨硖石诸军。二月乙巳，镇东萧宝夤大破衍将于淮北。癸亥，初听秀才对策，第居中上已上，叙之。乙丑，镇南崔亮、镇军李平等克硖石，斩衍豫州刺史赵祖悦，传首京师，尽俘其众。是月，吐谷浑、宕昌、邓至诸国并遣朝贡。三月辛未，以扬州刺史李崇为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壬辰，以硖石俘虜分赐百僚。

夏四月戊戌，以瀛州民饥，开仓赈恤。高昌、阴平国并遣使朝献。五月丁卯朔，诏曰：“炎旱积辰，苗稼萎悴，比虽微澍，犹未沾洽。晚种不纳，企望忧劳，在予之责，思自兢厉。尚书可厘恤狱犴，察其淹枉，简量轻重，随事以闻，无使一人怨嗟，增伤和气。土木作役，权皆休罢，劝农省务，肆力田畴。庶嘉泽近降，丰年可必。”萧衍衡州刺史张齐寇益州，复以傅竖眼为刺史以讨之，频破贼军，斩其将任太洪首。庚午，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。丙戌，吐谷浑遣使朝献。

秋七月庚午，重申杀牛之禁。丙子，诏兵士征硖石者复租赋一年。傅竖眼大破张齐，齐遁走。乙酉，高昌国遣使朝献。八月乙巳，以侍中、中书监、仪同三司、安定郡开国公胡国珍为都督雍泾岐华东秦豳六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先贤列圣，道冠生民，仁风盛德，焕乎图史。暨历数永终，迹随物变，陵遂沓藹，鞠为茂草，古帝诸陵，多见践藉。可明敕所在，诸有帝王坟陵，四面

各五十步勿听耕稼。”宕昌国遣使朝贡。九月丁丑，淮堰破，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，皆漂入于海。十有二月癸巳，诏洛阳、河阴及诸曹杂人年七十已上、鰥寡贫困不能自存，及年虽少而痼疾长废、穷苦不济者，研实具列以闻。

二年春正月，大乘余贼复相聚结，攻瀛州。刺史宇文福讨平之。甲戌，大赦天下。戊子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庚寅，诏遣大使巡行四方，问疾苦，恤孤寡，黜陟幽明。又诏：“选曹用人，务在得才，广求栖遁，共康治道。州镇城隍，各令严固。斋会聚集，纠执妖誼。囹圄皆令造屋，桎梏务存轻小。工巧浮进，不得隐藏。绢布缯彩，长短合式。偷窃军阶，亦悉沙汰。籍贯不实，普使纠案，听自归首，逋违加罪。”诏中尉元匡考定权衡。癸丑，地伏罗、罽宾国并遣使朝献。二月庚子，契丹、邓至、宕昌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丁未，封御史中尉元匡为东平王。三月甲戌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丁亥，太保、领司徒、广平王怀薨。

夏四月甲午，高丽、波斯、疏勒、嚙哒诸国并遣使朝献。丁酉，诏京尹所统，百年以上赐大郡板，九十以上赐小郡板。戊申，以中书监、开府仪同三司胡国珍为司徒公，特进、汝南王悦为中书监、仪同三司。乙卯，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，即日还宫。安定王超改封北平王。五月辛酉，诏曰：“扬州硖石、荆山、新淮、鄴城兵士战没者，追给敛财，复一房五年；若无妻子，复其家一人二年。身被三创，赏一阶；虽一创而四体废落者，亦同此赏。”庚辰，重申天文之禁，犯者以大辟论。乙酉，邓至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乙丑，地伏罗、罽宾国并遣使朝献。乙亥，中书监、仪同三司、汝南王悦坐杀人免官，以王还第。己巳，车驾有事于太庙。八月戊戌，宴太祖以来宗室年十五以上于显阳殿，申

家人之礼。己亥，诏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听入仕。诏曰：“皇魏开基，道迈周汉，蝉连二都，德盛百祀。虽帝胤蕃衍，亲贤并茂，而犹沉屈素履，巾褐衡门，非所谓广命戚族，翼屏王室者也。今可依世近远，叙之列位。”庚子，诏咸阳、京兆二王子女还附属籍。壬寅，吐谷浑国遣使朝献。丁未，诏侍中、太师、高阳王雍入居门下，参决尚书奏事。己酉，契丹国遣使朝贡。九月辛酉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丙寅，诏曰：“察讼理冤，实维政首；躬亲听览，民信所由。比日谅暗之中，治纲未振，狱犴繁广，嗟诉骤闻，虽曰司存，每多诬壅。曾是寡德，实深矜慨。自今月望，当暂出城闉，亲纳滞枉。主者可宣诸近远，咸使闻知。”是月，城青、齐、兖、泾、平、营、肆七州所治东阳、历城、瑕丘、平凉、肥如、和龙、九原七城。

冬十月庚寅，以幽、冀、沧、瀛四州大饥，遣尚书长孙稚，兼尚书邓羨、元纂等巡抚百姓，开仓赈恤。丁酉，勿吉国贡楛矢。戊戌，以光州饥弊，遣使赈恤。乙卯，诏曰：“北京根旧，帝业所基，南迁二纪，犹有留住。怀本乐故，未能自遣，若未迁者，悉可听其仍停，安堵永业。门才术艺、应于时求者，自别征引，不在斯例。周之子孙，汉之刘族，遍于海内，咸致蕃衍，岂拘南北千里而已哉。”十有一月甲子，萧衍平西将军、巴州刺史牟汉宠遣使请降。十有二月丁未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神龟元年春正月甲子，诏以氏酋杨定为阴平王。丙寅，以特进、江阳王继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壬申，诏曰：“朕冲昧抚运，政道未康，民之疾苦，弗遑纪恤。夙宵矜慨，鉴寐深怀，眷彼百龄，悼兹六极。京畿百年以上给大郡板，九十以上给小郡板，八十以上给大县板，七十以上给小县板；诸州百姓，百岁以上给小郡板，九十以上给小县板，八十以上给中县板；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粟五斛、帛二匹。”庚辰，诏以

杂役之户或冒入清流，所在职人皆五人相保，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。乙酉，加特进、汝南王悦仪同三司。秦州羌反。幽州大饥，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，诏刺史赵邕开仓赈恤。二月戊申，嚧哒、高丽、勿吉、吐谷浑、宕昌、疏勒、久未陀、未久半诸国，并遣使朝献。己酉，诏以神龟表瑞，大赦改年。东益州氏反。蠕蠕国遣使朝贡。三月辛酉，以尚书右仆射于忠为仪同三司。辛巳，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于忠薨。南秦州氏反，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。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丁酉，司徒胡国珍薨。甲辰，江阳王继改封京兆王。辛亥，舍摩国遣使朝献。五月，高丽、高车、高昌诸国并遣使朝贡。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辛卯，澍雨乃降。

秋七月，河州民却铁勿聚众反，自称水池王。诏行台源子恭讨之。闰月戊戌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甲辰，开恆州银山之禁，与民共之。丁未，波斯、疏勒、乌菴、龟兹诸国并遣使朝献。八月癸丑朔，诏曰：“朕冲昧纂历，未闲政道，皇太后殷忧在疚，始览万几。故狱犴淹枉，百姓冤弊，言念繁刑，思存降省。京师见囚，殊死以下可悉减一等。”丁巳，诏曰：“顷年以来，戎车频动，服制未终，夺哀从役。罔极之痛弗申，鞠育之恩靡报，非所谓敦崇至道者也。自今虽金革之事，皆不得请起居丧。”甲子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铁勿相率降于行台源子恭。九月癸未朔，以右光禄大夫刘腾为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戊申，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。冬十月丁卯，以尼礼葬于北邙。十有二月辛未，诏曰：“民生有终，下归兆域。京邑隐赈，口盈亿万，贵贱攸凭，未有定所。为民父母，尤宜存恤。今制乾脯山以西，拟为九原。”

二年春正月丁亥，诏曰：“朕以冲眇，纂承宝位，夙夜惟寅，若涉渊海。赖皇太后慈仁，被以夙训。自临朝践极，岁将

半纪，天平地成，四海宁义。天道高远，巍巍难名，犹以揜挹自居，称号弗备，非所以崇奉坤元，允协亿兆者也。宜遵旧典，称诏宇内，以副黎蒸元元之望。”是月，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。二月乙丑，齐郡王祐薨。庚午，羽林千余人焚征西将军张彝第，殴伤彝，烧杀其子始均。吐谷浑、宕昌国并遣使朝贡。乙亥，大赦天下。丁丑，诏求直言，诸有上书者听密封通奏。壬寅，诏曰：“农要之月，时泽弗应，嘉谷未纳，二麦枯悴。德之无感，叹惧兼怀。可敕内外，依旧雩祈，率从祀典。察狱理冤，掩骼埋骼。冀瀛之境，往经寇暴，死者既多，白骨横道，可遣专令收葬。赈穷恤寡，救疾存老，准访前式，务令周备。”三月甲辰，澍雨大洽。

夏四月乙丑，嚙哒国遣使朝贡。五月戊戌，以司空、任城王澄为司徒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京兆王继为司空。秋八月己未，御史中尉、东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。辛未，以左光禄大夫皇甫集为征西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九月庚寅，皇太后幸崧高山；癸巳，还宫。瀛州民刘宣明谋反，事觉伏诛。冬十有一月乙酉，蠕蠕莫缘梁贺侯豆率男女七百人来降。十有二月癸丑，司徒、任城王澄薨。庚申，大赦天下。诏除淫祀，焚诸杂神。是岁，高丽王云死，以世子安为其国王。

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，诏曰：“建国纬民，立教为本；尊师崇道，兹典自昔。来岁仲阳，节和气润，释奠孔颜，乃其时也。有司可豫缮国学，图饰圣贤，置官简牲，择吉备礼。”

夏四月丙辰，诏尚书长孙稚巡抚北藩，观察风俗。五月辛巳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运膺宝图，虽未明求衣，惕惧终日，而暗昧多阙，炎旱为灾，在予之愧，无忘寝食。今刑狱繁多，囹圄尚积，宜敷仁惠，以济斯民。八座可推鞠见囚，务申枉滥。“癸未，诏曰：“攘灾招应，修政为本，民乃神主，实宜率先。

刺史守令与朕共治天下，宜哀矜勿喜，视民如伤。况今炎旱历时，万姓雕弊，而不抚恤穷冤，理决庶狱。可严敕州郡，善加绥隐，务尽聪明，加之祗肃，必使事允人神，时政灵应。其赋役不便于民者，具以状闻，便当蠲罢。”

秋七月丙子，侍中元叉、中侍刘腾奉帝幸前殿，矫皇太后诏曰：“魏有天下，奕叶重光。高祖孝文皇帝，以英圣驭天，徙京定鼎。世宗宣武皇帝，以睿明承业，廓宁区夏，而鸿勋未半，早已登遐。乃令车书弗同，鲸寇尚炽。幼主稚弱，夙纂宝历，曾是宗祏，莫克祗奉。朕所以敬顺群请，临朝总政。帝年以长，久思退身，所以往岁殷勤，具陈情旨。百官内外，已照此怀。而僉尔众意，苦见勤夺，僂俯从事，以迄于兹。自此春来，先疾屡发，药石摄疗，莫能善瘳。夏首及今，数加动剧，便不堪日厘万务，巨细兼省。帝齿周星纪，识学逾跻，日就月将，人君道茂，足以抚辑万邦，谐决百揆。朕当率前志，敬逊别宫，远惟复子明辟之义，以自绥养。实望群公逮于黎庶，深鉴斯理。如此，则上下休嘉，天地清晏，魏道熙隆，人神庆悦，不其善欤？”乃幽皇太后于北宫，杀太傅、领太尉、清河王怿，总勒禁旅，决事殿中。辛卯，帝加元服，大赦，改年，内外百官进位一等。八月甲寅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举兵欲诛叉、腾，不果见杀。九月壬辰，蠕蠕主阿那环来奔。戊戌，以太师、高阳王雍为丞相，加后部羽葆、鼓吹、班剑四十人。

冬十月乙卯，以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汝南王悦为太尉公。十有一月己亥，诏曰：“蠕蠕世雄朔方，擅制漠裔，邻通上国，百有余载。自神鼎南底，累纪于兹，虔贡虽违，边燧静息，凭心象魏，潜款弥纯。今其主阿那瑰属离时难，邦分亲析，万里远驰，庇命有道。悲同申、伍，忠孝足矜。方存兴灭之师，以隆继绝之举，宜且优以宾礼，期之立功，疏爵胙土，大启河

岳，可封朔方郡开国公、蠕蠕王，食邑一千户。赐以衣冕，加以轺车，禄恤仪卫，同乎戚蕃。”十有二月壬子，诏曰：“蠕蠕王阿那瑰，遭离寇祸，远来投庇，邦分众析，犹无定主，而永怀北风，思还绥集。启诉情切，良用愍然。夫存亡恤败，自古通典。可差国使及彼前后三介，与阿那瑰相随；并敕怀朔都督，简锐骑二千，躬自率护，送达境首，令观机招纳。若彼候迎，宜锡筐篚车马之属，务使优隆，礼饯而返；如不容受，任听还阙。其行装资遣，付尚书量给。”辛酉，以司空、京兆王继为司徒公。

二年春正月，南秦州氐反。二月庚戌，假光禄大夫郗虬抚军将军以讨之。癸亥，车驾幸国子学，讲《孝经》。三月庚午，帝幸国子学祠孔子，以颜渊配。甲午，右卫将军奚康生于禁内将杀元叉，不果，为叉矫害。以仪同三司刘腾为司空公。

夏四月庚子，司徒、京兆王继进位太保。壬寅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崔光为司徒公。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率众内属。五月辛巳，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自安昌南叛。乙酉，乌菟国遣使朝贡。闰月丁巳，居密、波斯国并遣使朝贡。六月己巳，高昌国遣使朝贡。癸巳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癸丑，诏曰：“时泽弗降，禾稼形损。在予之责，夙宵震惧，虽克躬撤降，仍无招感。有司可修案旧典，祇行六事：鬪狂淹枉，随速鞠决；庶尹废职，量加修厉；鰥独困穷，在所存恤；役赋烦民，咸加蠲省；贤良讷直，以时升进；贪残邪佞，即就屏黜；男女怨旷，务令会偶。庶革止愆违，有弭灾沴。”八月己巳，伏罗国遣使朝贡。蠕蠕后主郁久闾侯匿伐来奔怀朔镇。十有一月乙未朔，高昌国遣使朝贡。戊申，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皇甫集薨。癸丑，侍中、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。十有二月甲戌，诏司徒崔光、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。

庚辰，以东益、南秦氏反，诏中军将军、河间王琛讨之，失利。

三年春正月辛亥，帝耕籍田。

夏四月庚辰，以高车国主覆罗伊匐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开国公、高车王。六月己巳，诏曰：“朕以冲昧，夙纂宝历，不能祇奉上灵，感延和气，致令炎旱频岁，嘉雨弗洽，百稼焦萎，晚种未下，将成灾年，秋稔莫凯。在予之责，忧惧震怀。今可依旧分遣有司，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，尽其虔肃，必令感降，玉帛牲牢，随应荐享。上下群官，侧躬自厉，理冤狱，止土功，减膳撤悬，禁止屠杀。”

秋七月壬子，波斯、不汗、龟兹诸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己巳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乙巳，车驾有事于圆丘。丙午，诏曰：“治历明时，前王茂轨；考辰正律，奕代通规。是以北平革定于汉年，杨伟草算于魏世。自皇运肇基，典章犹缺，推步晷曜，未尽厥理。先朝仍世，每所慨然。至神龟中，始命儒官，改创疏躔，回度易宪，始会璇衡。今天正斯始，阳煦将开，品物初萌，宜变耳目，所谓魏虽旧邦，其历维新者也。便可班宣内外，号曰《正光历》。又首节嘉辰，获展丘禘，神人交和，理契幽显，思与亿兆共此维新，可大赦天下。”十有二月癸酉，以左光禄大夫皇甫度为仪同三司。乙酉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，太保、京兆王继为太傅，司徒崔光为太保。丁亥，以牧守妄立碑颂，辄兴寺塔；第宅丰侈，店肆商贩，诏中尉端衡，肃厉威风，以见事纠劾；七品、六品，禄足代耕，亦不听锢贴店肆，争利城市。四年春二月壬辰，追封故咸阳王禧为敷城王，京兆王愉为临洮王，清河王怿为范阳王，以礼加葬。丁丑，河间王琛、章武王融，并以贪污削爵除名。己卯，以蠕蠕主阿那瑰率众犯塞，遣尚书左丞元孚兼尚书，为北道行台，持节喻之。蠕蠕后主侯匿

伐来朝京师。宕昌国遣使朝贡。司空刘腾薨。

夏四月，阿那瑰执元孚，驱掠畜牧北遁。甲申，诏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李崇，中军将军、兼尚书右仆射元纂率骑十万讨蠕蠕，出塞三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

秋七月辛亥，诏曰：“达尊斯在，齿预一焉，崇敬黄耆，先代通训。故方叔以元老处位，充国缘自强见留。虽七十致仕，明乎典故，然以德尚壮，许其絜维。今庶僚之中，或年迫悬车，循礼宜退。但少收其力，老弃其身，言念勤旧，眷然未忍。或戴白在朝，未当外任；或停私历纪，甫受考级；如此之徒，虽满七十，听其莅民，以终常限。或新解郡县，或外佐始停，已满七十，方求更叙者，吏部可依令不奏。其有高名俊德、老成髦士、灼然显达、为时所知者，不拘斯例。若才非秀异，见在朝官，依令合解者，可给本官半禄，以终其身。使辞朝之叟，不恨归于闾巷矣。”八月己巳，诏曰：“狂蠢肆暴，陵窃北垂。虽军威时接，贼徒慑遁，然獯虐所过，多离其祸。言念斯弊，有軫深怀。可敕北道行台，遣使巡检，遭寇之处，饥馁不粒者，厚加赈恤，务令存济。”戊寅，诏曰：“朕以眇暗，忝承鸿绪，因祖宗之基，托王公之上，每鉴寐属虑，思康亿兆。比雨旱愆时，星运舛错，政理阙和，灵祇表异，永寻夕惕，载恧于怀。宜诏百司各勤厥职，诸有鰥寡穷疾冤滞不申者，并加厘恤。若孝子顺孙、廉贞义节、才学超异、独行高时者，具以言上，朕将亲览，加以旌命。”癸未，追复故范阳王泽为清河王。九月丁酉，库莫奚国遣使朝献。诏侍中、太尉、汝南王悦入居门下，与丞相、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。冬十有一月丙申，赵郡王谧薨。丁酉，太保崔光薨。十有二月，萧衍遣将寇边，诏假征南将军崔延伯讨之。以太尉、汝南王悦为太保。徐州刺史、北海王顓坐贪污削除官爵。

五年春正月辛丑，车驾有事于南郊。闰二月癸巳，嚙哒国遣使朝贡。

三月，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，杀镇将，号真王元年。诏临淮王彧为镇军将军，假征北将军，都督北征诸军事以讨之。

夏四月，高平酋长胡琛反，自称高平王，攻镇以应拔陵。别将卢祖迁击破之，琛北遁。五月，临淮王彧败于五原，削除官爵。壬申，诏尚书令李崇为大都督，率广阳王渊等北讨。六月，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，自称秦王，杀刺史李彦。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。南秦州城人孙掩、张长命、韩祖香据城反，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。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，杀镇将赫连略、行台高元荣。太提寻死，子念生代立，僭称天子，号年天建，置立百官。丁酉，大赦。

秋七月甲寅，诏吏部尚书元脩义兼尚书仆射，为西道行台，率诸将西讨。戊午，复河间王琛、临淮王彧本封。都督崔暹失利于白道，大都督李崇率众还平城，坐长史祖莹截没军资，免除官爵。丁丑，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、樊元、张朗等攻仇鸠、河池二戍，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尹祥、黎叔和击破之，斩樊元首，杀贼千余人。是月，凉州幢帅于菩提、呼延雄执刺史宋颖据州反。念生遣其兄高阳王天生下陇东寇。八月甲午，元志大败于陇东，退守岐州。丙申，诏曰：“赏贵宿劳，明主恆德；恩沾旧绩，哲后常范。太祖道武皇帝应期拨乱，大造区夏；世祖太武皇帝纂戎丕绪，光阐王业，躬率六师，扫清逋秽；诸州镇城人，本充牙爪，服勤征旅，契阔行间，备尝劳剧。逮显祖献文皇帝，自北被南，淮海思义，便差割强族，分卫方镇。高祖孝文皇帝，远遵盘庚，将迁嵩洛，规遏北疆，荡辟南境，选良家酋帅，增戍朔垂，戎捍所寄，实惟斯等。先帝以其诚效既亮，方加酬锡，会宛郢驰烽，胸泗告警，军旗频动，兵连积岁，

兹恩仍寢，用迄于今。怨叛之兴，颇由于此。朕叨承乾历，抚馭宇宙，调风布政，思广惠液，宜追述前恩，敷兹后施。诸州镇军贯，元非犯配者，悉免为民，镇改为州，依旧立称。此等世习干戈，率多劲勇，今既甄拔，应思报效。可三五简发，讨彼沙陇。当使人齐其力，奋击先驱，妖党狂丑，必可荡涤。冲锋斩级，自依恆赏。”丁酉，南秀容牧子于乞真反，杀太仆卿陆延。别将尔朱荣讨平之。戊戌，莫折念生遣都督奚双攻盘头郡。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奚念祖讨之，斩双，擒斩千余人。九月壬申，诏尚书左仆射、齐王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，率征西将军、都督崔延伯，又诏复抚军将军、北海王顼官爵，为都督，并率诸将西讨。乙亥，帝幸明堂，饗宝夤等。是月，萧衍遣将裴邃、虞鸿袭据寿春外城，刺史长孙稚击走之，邃退屯黎浆。诏河间王琛总众援之。衍又遣将寇淮阳，诏秘书监、安乐王鉴率众讨之。吐谷浑主伏连筹兵讨凉州，于菩提弃城走，追斩之。城民赵天安复推宋颖为刺史。

冬十月，营州城人刘安定、就德兴据城反，执刺史李仲遵。城人王恶兒斩安定以降。德兴东走，自号燕王。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幽、夏、北华三州。壬午，诏都督、北海王景率诸将讨之。十有一月戊申，莫折天生攻陷岐州，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。高平人攻杀卜朝，共迎胡琛。十有二月壬辰，诏太傅、京兆王继为太师、大将军，率诸将讨之。嚙哒、契丹、地豆于、库莫奚诸国并遣使朝贡。汾州正平、平阳山胡叛逆。诏复征东将军、章武王融封爵，为大都督，率众讨之。山南行台、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招降南秦氏民，复六君十二戍，又斩贼王韩祖香。南秦贼王张长命畏逼，乃告降于萧宝夤。是月，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，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。

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，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，害行台高

谅，自称宋王，号年天启，遣其子景仲归于萧衍。衍遣其将胡龙牙、成景雋、元略等率众赴彭城。诏秘书监、安乐王鉴回师以讨之。鉴于彭城南击元略，大破之，尽俘其众。既而不备，为法僧所败。衍遣其豫章王综入守彭城，法僧拥其僚属、守令、兵戎及郭邑士女万余口南入。诏镇军将军、临淮王彧，尚书李宪为都督，卫将军、国子祭酒、安丰王延明为东道行台，复仪同三司李崇官爵，为东道大都督，俱讨徐州。崇以疾不行。癸亥，萧宝夤、崔延伯大破秦贼于黑水，斩获数万。天生退走入陇西，泾、岐及陇东悉平。以太师、大将军、京兆王继为太尉，余官如故。

二月，以领军将军元叉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诏追复乐良王长命本爵，以其子忠绍之。侍中、特进、卫大将军穆绍为仪同三司。戊戌，大赦。壬辰，莫折念生遣都督杨鲈、梁下辩、姜齐等攻仇池郡城，行台、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盛迁击破之，斩下辩、齐等首。壬寅，诏曰：“劝善黜恶，经国茂典。其令每岁一终，郡守列令长，刺史列守相，以定考课，辩其能否。若有滥谬，以考功失衷论。”是月，齐州魏郡民房伯和聚众反。会赦，乃散。三月己巳，诏太尉、西道都督、京兆王继班师。壬申，诏曰：“丞相高阳王，道德渊广，明允笃诚，仪型太阶，垂风下国，实所以予违汝弼，致治责成，宜班新制，宣之遐迩。其州郡先上司徒公文，悉可改上相府施行，符告皆亦如之。”甲戌，诏曰：“选众而举，其来自昔。朕纘承大业，综理万几，求贤致治，心焉若渴。知人则哲，振古所难，宜博访公卿，采兹声实。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，人各荐其所知，不限素身居职。必使精辩器艺，具注所能，然后依牒简擢，随才收叙。庶济济之美，无替往时；謦謦之直，有申兹岁。”萧衍遣其北梁州长史锡休儒、司马鱼和、上康太守姜平洛等入寇

直城，梁州刺史傅竖眼遣息敬绍率众拒击，大破之，擒斩三千余人；休儒等走还魏兴。是月，齐州清河民崔畜杀太守董遵，广川民傅堆执太守刘莽反。青州刺史、安乐王鉴讨平之。是月，破落汗拔陵别帅王也不卢等攻陷怀朔镇。

夏四月，萧衍益州刺史萧渊猷遣将樊文炽、萧世澄等率众围小剑戍。益州刺史郗虬遣子子达、行台魏子建遣别将淳于诞拒击之。辛卯，皇太后复临朝摄政，引郡臣面陈得失。诏曰：“朕以寡昧，夙承天历，茫若涉海，罔知所济，实凭宗社降祐之灵，庶勉幼志，以康世道。而神龟之末，权臣擅命，元叉、刘腾阴相影响，遂使皇太后幽隔后宫，太傅、清河王无辜致害，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横被夷灭，右卫将军奚康生仍见诛翦。从此已后，无所畏忌，恣诸侵求，任所与夺。无君之心，积习稍久；不臣之迹，缘事弥彰。蔽耳目之明，专生杀之柄，天下为之不康，四郊由兹多垒。此而可忍，孰不可怀！虽屡经赦宥，未容致之于法，犹宜辨正，以射朝野。腾身既往，可追削爵位。叉之罪状，诚合徽纆，但以宗枝舅戚，特加全贷，可除名为民。”壬辰，征西将军、都督崔延伯大败于泾川，战歿。五月戊辰，淳于诞等大破萧衍军，俘斩万计，擒萧世澄等十一将。文识仅以身免，走成都。戊子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司三司李崇薨。六月癸未，大赦，改年。诏文武之官，从军二百日，文官优一级，武官优二级。蠕蠕主阿那瑰率众大破拔陵，斩其将孔雀等。诸将逼彭城，萧综夜潜出降，萧衍诸将奔退，众军追蹙，免者十一二。

秋八月癸酉，诏断远近贡献珍丽，违者免官。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，号年真王，攻没郡县，南围燕州。戊子，莫折念生遣都督杜黑兒、杜光等攻仇池郡。行台魏子建遣将成迁击破之，斩杜光首。九月乙卯，诏减天下诸调之半。丙辰，

诏左将军、幽州刺史常景为行台，征虏将军元谭为都督，以讨洛周。辛酉，诏曰：“追功表德，为善者劝。祖宗功臣，勒铭王府；而子孙废替，沦于凡民，爵位无闻，迁流有失。颍川名守，重泉令宰，惠风美政，结于民心，而犹同常品，未蒙褒陟，非所谓爱及甘棠，彝伦攸叙者也。其功臣名将为先朝所知，子孙屈塞不见齿叙，牧守令长声称卓然者，皆仰有司具以名闻。朕将振彼幽滞，用阐治风。”壬戌，诏百官五品已上，各举所知。辛未，曲赦南、北两秦州。

冬十月，蠕蠕国主阿那瑰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吐谷浑国复讨赵天安，降之。河州长史元永平、治中孟宾等推嚙哒使主高徽行州事，而前刺史梁钊子景进攻杀之，景进又自行州事。十有一月辛亥，诏曰：“大孝荣亲，著之昔典，故安平耄耄，诸子满朝。自今诸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，皆听居官禄养，温清朝夕。“时四方多事，诸蛮复反。

十有二月壬午，诏曰：“高祖以大明定功，世宗以下武宁乱，声溢朔南，化清中宇，业盛隆周，祚延七百。朕幼龄纂历，夙馭鸿基，战战兢兢，若临渊谷。暗于治道，政刑未孚，权臣擅命，乱我朝式。致使西秦跋扈，朔漠构妖，蠢尔荆蛮，氛埃不息。孔炽甚于泾阳，出军切于细柳。而师旅盘桓，留滞不进，北渚悬危，南阳告急，将亏荆沔之地，以致蹙国之忧。今茅鞬扼腕，爪牙叹愤，并欲摧挫封豕，剿截长蛇，使人神两泰，幽明献吉。朕将躬馭六师，扫荡逋秽。其配衣六军，分隶熊虎，前驱后队，左翼右师，必令将帅雄果，军吏明济，粮仗车马，速度时须。其有失律亡军、兵戎逃叛、盗贼劫掠伏窜山泽者，免其往咎，录其后效，别立募格，听其自新，广下州郡，令赴军所。今先讨荆蛮，疆理南服；戈旗东指，扫平淮外。然后奋七萃于西戎，腾五牛于北狄；躬抚乱离之苦，面恤饥寒之患。

尔乃还蹕嵩宇，饮至庙庭，沉璧河洛，告成泰岱，岂不盛欤！百官内外、牧守军宰，宜各肃勤，用明尔职。”山胡刘蠡升反，自称天子，置官僚。是月，以临淮王彧为征南大将军，率众讨鲁阳蛮。

二年春正月庚戌，封广平王怀庶长子、太常少卿诲为范阳王。壬子，以太保、汝南王悦领太尉。是月，都督元谭次于军都，为洛周所败。五原降户鲜于脩礼反于定州，号鲁兴元年。诏左光禄大夫长孙稚为使持节、假骠骑将军、大都督、北讨诸军事，与都督河间王琛率将讨之。

二月甲申，帝、皇太后临大夏门，亲览冤讼。是月，叠伏罗国遣使朝贡。三月庚子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安丰王廷明为仪同三司。追复中山王熙本爵，子叔仁绍之。甲寅，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，西与河西牧子通连。别将尔朱荣击破之。

夏四月，大赦天下。癸巳，以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。朔州城人鲜于阿胡、库狄丰乐据城反。丁未，都督李琚次于蓟城之北，又为洛周所败，琚战没。戊申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齐王宝夤为仪同三司。北讨都督河间王琛、长孙稚失利奔还，诏免琛、稚官爵。库莫奚国遣使朝贡。五月丁未，车驾将北讨，内外戒严。前给事黄门侍郎元略自萧衍还朝，封义阳王。以丞相、高阳王雍为大司马；吏部尚书、广阳王渊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寻为大都督，率都督章武王融北讨脩礼。戊申，燕州刺史崔秉率众弃城南走中山。乙丑，以安西将军、光禄大夫宗正珍孙为都督，讨汾州反胡。六月己巳，曲赦齐州。绛蜀陈双炽聚众反，自号始建王。曲赦平阳、建兴、正平三郡。诏假镇西将军、都督长孙稚讨双炽，平之。丙子，义阳王略改封东平王。卫大将军、西道都督元恆芝为车骑大将

军、仪同三司。戊寅，诏复京兆王继本封江阳王。戊子，诏曰：“自运属艰棘，历载于兹，烽驿交驰，旌鼓不息。祖宗盛业，危若缀旒；社稷鸿基，殆将沦坠。朕威德不能遐被，经略无以及远，俾令苍生罹此涂炭，何以苟安黄屋，无愧黔黎？今便避居正殿，蔬餐素服。当亲自招募，收集忠勇。其有直言正谏之士，敢决徇义之夫，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，人别引见，共论得失。班告内外，咸使闻知。”乙未，以卫将军、东平王略为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丙午，杜洛周遣其别帅曹纥真寇掠幽州。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邀于粟园，大破之，斩纥真，获三十余级，牛驴二万余头。戊申，恆州陷，行台元纂奔冀州。甲子，萧衍将元树、湛僧珍等寇寿春。八月丙子，进封广川县开国公元邵为常山王。以骠骑大将军、东道行台、临淮王彧为仪同三司。戊寅，帝幸南石窟寺，即日还宫。戊子，进散骑常侍、御史中尉、武城县开国公子攸为长乐王。都督伊纥生讨巴，失利战歿。癸巳，贼帅元洪业斩鲜于脩礼，请降，为贼党葛荣所杀。都督尔朱荣于肆州执刺史尉庆宾，令其从叔羽生统州事。九月辛亥，葛荣败都督广阳王渊、章武王融于博野白牛逻，融歿于阵。荣自称天子，号曰齐国，年称广安。甲申，常景又破洛周，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、别帅侯莫陈升，生擒男女四百口，牛驴五千余头。就德兴攻陷平州，杀刺史王买奴。是月，莫折天生请降，萧宝夤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入据秦州。天生复叛，送士和于胡琛，杀之。冬十有一月戊戌，杜洛周攻陷幽州，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。丙午，税京师田租，亩五升；借赁公田者，亩一斗。闰月，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，店舍为五等。齐州平原民刘树、刘苍生聚众反，州军破走之。刘树奔萧衍。衍将元树逼寿春，扬州刺史李宪力屈，以城降之。初留州、郡、县及长史、司马、

戍主副质子于京师。衍又遣将攻逼新野，诏都督魏承祖讨之。诏曰：“顷旧京沦覆，中原丧乱，宗室子女，属籍在七庙之内，为杂户濫门所拘辱者，悉听离绝。”

三年春正月甲戌，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，仪同三司萧宝夤为司空，车骑将军、北海王颢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徐州民任道棱聚众反，袭据萧城以叛。州军讨平之。辛巳，葛荣陷殷州，刺史崔楷固节死之，遂东围冀州。甲申，诏峻铸钱之制。萧宝夤、元恆芝大败于泾州，大陇都督、南平王仲冏，小陇都督高聿并相寻退散。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汧城降贼。高平虜贼逼岐州，城人执刺史魏兰根，以城应之。豳州刺史毕祖暉、行台羊深并奔退，祖暉于阵歿。北海王颢寻亦败走。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以应之。贼帅叱干麒麟入据豳州。曲赦关西及正平、平阳、建兴。戊子，以司徒皇甫度为太尉。己丑，以四方未平，诏内外戒严，将亲出讨。辛卯，萧衍将湛僧珍围东豫州，诏散骑常侍元暉为都督以讨之。是月，衍又遣将彭群、王辩等率众数万逼琅邪，诏青州、南青二州讨之。二月丁酉，诏曰：“关陇遭罹寇难，燕赵贼逆凭陵，苍生波流，耕农靡业，加诸转运，劳役已甚，州仓储实，无宜悬匱。自非开输赏之格，何以息漕运之烦？凡有能输粟入瀛、定、岐、雍四州者，官斗二百斛赏一阶；入二华州者，五百石赏一阶。不限多少，粟毕授官。”虜贼据潼关。丁未，追复故东平王匡爵，改封济南王。庚申，东郡民赵显德反，杀太守裴烟，自号都督，立其兄子为太守。诏都督李仁叔讨之。是月，萧衍将成景隽寇彭城，诏员外常侍，崔孝芬为行台，率将击走之。

三月甲子，诏将西讨，中外戒严。虜贼走，复潼关。戊辰，诏将回驾北讨。诏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大都督，讨葛荣。辛未，齐州广川民刘钧执清河太守邵怀，聚众反，自署大行台。

清河民房须自署大都督，屯据昌国城。

夏四月，别将元斌之讨东郡，斩显德。己酉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六月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是月，诏都督李叔仁讨刘钧，平之。

秋七月，陈郡民刘获、郑辩反于西华，号年天授，州军讨平之。相州刺史、安乐王鉴据州反。己丑，大赦天下。是月，青州刺史、彭城王劭，南青州刺史胡平，遣将斩萧衍将彭群首，俘获二千余人。八月，都督源子邕、李轨、裴衍攻鄴。丁未，斩鉴，相州平。仍令子邕等讨葛荣。九月辛卯，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城南叛。戊子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，自行州事。南秦州城民辛琛自行州事，遣使归罪。

冬十月戊申，曲赦恆农己酉，河北、正平、平阳、邵郡及关西诸州。辛亥，以卫将军、讨虏大部都督尔朱荣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甲寅，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，自号曰齐，年称隆绪。诏尚书右仆射长孙稚讨之。十有一月己丑，葛荣攻陷冀州，执刺史元孚，逐出居民，冻死者十六七。十有二月戊申，都督源子邕、裴衍与葛荣战，败于阳平东北漳水曲，并战歿。是月，杜粲为骆超所杀，超遣使归罪。

武泰元年春正月癸亥，以北海王顓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乙丑，定州为杜洛周所陷，执刺史杨津。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于洛周。皇女生，秘言皇子。丙寅，大赦，改元。丙子，长孙稚平潼关。丁丑，雍州城人侯终德相率攻宝夤，宝夤携南阳公主及子，与百余骑渡渭而走，雍州平。

二月，以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兼尚书仆射、西道行台。群盗烧劫巩县以西，关口以东，公路涧以南。诏武卫将军李神轨为都督，讨平之。

癸丑，帝崩于显阳殿，时年十九。甲寅，皇子即位，大赦

天下。皇太后诏曰：“皇家握历受图，年将二百；祖宗累圣，社稷载安。高祖以文思先天，世宗以下武经世，股肱惟良，元首穆穆。及大行在御，重以宽仁，奉养率由，温明恭顺。朕以寡昧，亲临万国，识谢涂山，德惭文母。属妖逆递兴，四郊多故。实望穹灵降祐，麟趾众繁。自潘充华有孕椒宫，冀诞储两，而熊罴无兆，维虺遂彰。于时直以国步未康，假称统胤，欲以底定物情，系仰宸极。何图一旦，弓剑莫追，国道中微，大行绝祀。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暉世子钊，体自高祖，天表卓异，大行平日养爱特深，义齐若子，事符当璧。及翊日弗愈，大渐弥留，乃延入青蒲，受命玉几。暨陈衣在庭，登策靡及，允膺大宝，即日践阼。朕是用惶惧忸怩，心焉靡泊。今丧君有君，宗祏惟固，宜崇赏卿士，爰及百辟，凡厥在位，并加陟叙。内外百官文武、督将征人，遭艰解府，普加军功二阶；其禁卫武官，直阁以下直从以上及主帅，可军功三阶；其亡官失爵，听复封位。谋反大逆削除者，不在斯限。清议禁锢，亦悉蠲除。若二品以上不能自受者，任授兄弟。可班宣远迩，咸使知之。”乙卯，幼主即位。仪同三司、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入奔赴，勒兵而南。是月，杜洛周为葛荣所并。

三月癸未，葛荣攻陷沧州，执刺史薛庆之，居民死者十八九。甲申，上尊谥曰孝明皇帝。乙酉，葬于定陵，庙号肃宗。

夏四月戊戌，尔朱荣济河。庚子，皇太后、幼主崩。

史臣曰：魏自宣武已后，政纲不张。肃宗冲龄统业，灵后妇人专制，委用非人，赏罚乖舛。于是衅起四方，祸延畿甸，卒于享国不长。抑亦沦胥之始也，呜呼！

## 帝纪第十

### 孝庄纪

孝庄皇帝，讳子攸，彭城王勰之第三子。母曰李妃。肃宗初，以勰有鲁阳翼卫之勋，封武城县开国公。幼侍肃宗书于禁内。及长，风神秀慧，姿貌甚美。拜中书侍郎、城门校尉、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雅为肃宗所亲待，长直禁中。迁散骑常侍、御史中尉。孝昌二年八月，进封长乐王。转侍中、中军将军。三年十月，以兄彭城王劭事，转为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中书监，实见出也。

及武泰元年春二月，肃宗崩，大都督尔朱荣将向京师，谋欲废立。以帝家有忠勋，且兼民望，阴与帝通，荣乃率众来赴。

夏四月丙申，帝与兄弟夜北渡河；丁酉，会荣于河阳。戊戌，南济河，即帝位。以兄彭城王劭为无上王，弟霸城公子正为始平王。以荣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尚书令、领军将军、领左右，封太原王。己亥，百僚相率，有司奉玺绂，备法驾，奉迎于河梁。庚子，车驾巡河，西至陶渚。荣以兵权在己，遂有异志，乃害灵太后及幼主，次害无上王劭、始平王子正，又害丞相高阳王雍、司空公元钦、仪同三司元恆芝、仪同三司东平王略、广平王悌、常山王邵、北平王超、任城王彝、赵郡王毓、中山王叔仁、齐郡王温，公卿已下二千余人。列骑卫帝，迁于便幕。既而荣悔，稽颡谢罪。语在《荣传》。

辛丑，车驾入宫，御太极殿，诏曰：“太祖诞命应期，龙飞燕代，累世重光，载隆帝绪。冀欲阐兹洪业，永在无穷。岂图多难，遘兹百六，致使妖悖四起，内外竞侵，朝无恤政之臣，野多怨酷之士，实由女主专朝，致兹颠覆。孝明皇帝大情冲顺，深存隐忍，奄弃万国，众用疑焉。苟求胡出，入守神器，凡厥有心，莫不解体。太原王荣，世抱忠孝，功格古今，赴义晋阳，大会河洛，乃推翼朕躬，应兹大命。德谢少康，道愧前绪，猥以眇身，君临万国，如涉渊海，罔知所济。可大赦天下，改武泰为建义元年。从太原王督将军士，普加五阶；在京文官两阶，武官三级。复天下租役三年。”壬寅，太原王尔朱荣上表，请追谥无上王为皇帝。余死于河阴者，诸王、刺史赠三司，三品者令仆，五品者刺史，七品以下及民郡、镇。诸死者子孙，听立后，授封爵。诏从之。癸卯，以前太尉公、江阳王继为太师、司州牧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、北海王颢为太傅、开府，仍刺史；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清渊县开国侯李延实为太保，进封阳平王，寻转太傅；安南将军、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公，封上党王；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杨椿为司徒公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顿丘郡开国公穆绍为司空公，领尚书令，进爵为王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上党公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王，寻改封冯翊王；中军将军、殿中尚书元谔为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，封魏郡王；中军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瑒为东海王；金紫光禄大夫、广陵王恭为仪同三司。甲辰，追复故广阳王渊、故安乐王鉴爵。通直散骑常侍、敷城王坦为咸阳王，谏议大夫元贵平为东莱王，直阁将军元肃为鲁郡王，秘书郎中元晔为长广王，冯翊郡开国公源绍景复先爵陇西王，扶风郡开国公冯冏、东郡公陆子彰、北平公长孙悦并复其先王爵，以北平王超还复为安

定王。丁未，诏内外解严。庚戌，封大将军尔朱荣次子叉罗为梁郡王。诏蠕蠕主阿那瑰赞拜不名，上书不称臣。

是月，汝南王悦、北海王顼、临淮王彧前后奔萧衍，郢州刺史元愿达据城南叛。五月丁巳朔，加大将军尔朱荣北道大行台。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，征东将军、光禄勋元欣副之，巡方黜陟，先后后闻。辛酉，大将军尔朱荣还晋阳，帝饯于邙阴。丙寅，诏曰：“自孝昌之季，法令昏混。怀忠守素，拥隔莫申；深怨宿憾，控告靡所。其有事在通途，横被疑异，名例无爽，枉见排抑。或选举不平，或赋役烦苛，诸如此者不可具说。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，悉集华林东门，朕当亲理冤狱，以申积滞。”己巳，齐州郡民贾皓聚众反，夜袭州城，会明退走。乙亥，晋州刺史樊子鹄克唐州，斩刺史崔元珍、行台郗恽，传首京师。壬午，诏求德行、文艺、政事强直者，县令、太守、刺史皆叙其志业，具以表闻。得三人以上，县令、太守、刺史赏一阶；举非其人，亦黜一阶。又以旧叙军勋不过征虏，自今以后宜依前式以上，余阶积而为品。其从舆驾北来之徒，不在此例。悉不听破品受阶，破阶请帛。先是，萧衍遣其将曹义宗寇荆州。癸未，以中军将军、吏部尚书费穆为使持节、都督南征诸军事，节度荆州刺史王罴以讨之。

六月丁亥朔，追封兄真定县开国公子直为陈留王。庚寅，以镇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李虔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特进。辛卯，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城南叛。通直散骑常侍高乾邕及弟等，率合流民、起兵于齐州之平原，频破州军。诏东道大使元欣喻旨，乃降。是月，葛荣饥，使其仆射任褒率车三万余乘南寇，至沁水。癸卯，以高昌王世子光为平西将军、瓜州刺史，袭爵泰临县开国伯、高昌王。太尉公、上党王天穆为大都督、东北道诸军事，率都督宗正珍孙、奚毅、贺拔胜、尔朱阳都等

讨任褒。帝以寇难未夷，避正殿，责躬撤膳。又班募格，收集忠勇。其有直言正谏之士、敢决徇义之夫、陈国家利害之谋、赴君亲危难之节者，集华林园，面论事。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，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，自署汉王，号年天统。戊申，以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率众讨之。诏直寝纪业持节募新免牧户，有投名效力者授九品官。己酉，诏诸有私马仗从戎者，职人，优两大阶，亦授实官；白民，出身外优两阶，亦授实官。若武艺超伦者，虽无私马，亦依前条；虽不超伦，但射槊翘关一艺而胆略有施者，依第出身外，特优一大阶，授实官。若无姓第者，从八品出身，阶依前加，特授实官。辛亥，诏曰：“朕当亲御六戎，扫静燕代。大将军、太原王尔朱荣率精甲十万为左军，上党王天穆总众八万为前军，司徒公杨椿勒兵十万为右军，司空公穆绍统卒八万为后军。”是月，葛荣众退屯相州之北。

秋七月丁巳，诏从四品以上从征者不得优阶，正四品者优一阶。军级从三品以上从征，四品者优一大阶。正五品以下，还依前格，若有征阶十余，计入四品、三品。限授五阶。己未，诏前试守东郡太守唐景宣为持节、都督，于东郡召募侨居流民二千人，渡河随便为栅，准望台军。是月，齐献武王于鄴西北慰喻葛荣别帅称王者七人，众万余，降之。乙丑，加大将军尔朱荣柱国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辛巳，尚书奏断百官公给衣冠、剑佩、绶舄。壬子，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于濮阳，自称皇武大将军。是月，高平镇人万俟丑奴僭称大位，署置百官。是月，临淮王彧自江南还朝。八月，太山太守羊侃据郡引萧衍将军王辩攻兖州。甲辰，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南广州刺史、都督郑先护讨刘举于濮阳，破平之。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临淮王彧为仪同三司。是月，葛荣率众围相州。九月乙丑，诏太尉公、上

党王天穆讨葛荣，次于朝歌之南。己巳，以征东将军、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。壬申，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七万讨葛荣于滏口，破擒之，余众悉降。冀、定、沧、瀛、殷五州平。乙亥，以平葛荣，大赦天下，改为永安元年。辛巳，以柱国大将军、太原王尔朱荣为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，以荣子平昌郡开国公文殊、昌乐郡公文暢并进爵为王，以司徒公杨椿为太保，城阳王徽为司徒。

冬十月丁亥，尔朱荣槛送葛荣于京师。帝临闾阖门，荣稽顙谢罪，斩于都市。丙申，以抚军将军、太常卿、太原王世子菩提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丁酉，以冀州之长乐、相州之南赵、定州之博陵、沧州之浮阳、平州之辽西、燕州之上谷、幽州之渔阳七郡，各万户，增封太原王尔朱荣为太原国。戊戌，又加荣太师。庚戌，以侍中、镇南将军、太原郡开国公于晖兼尚书左仆射，为行台，与齐献武王讨羊侃。壬子，太师、江阳王继薨。癸丑，以胶东县开国侯李侃希复其祖爵南郡王。是月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李叔仁讨邢杲于淮水，失利而还。大都督费穆大破萧衍军，擒其将曹义宗，槛送京师。萧衍以北海王顓为魏王，号年孝基，入据南兖之铨城。十有一月戊午，以无上王世子韶为彭城王，陈留王子宽为陈留王，宽弟刚为浮阳王，刚弟质为林虑王。癸亥，齐献武王、行台于晖，与徐兖行台崔孝芬、大都督刁宣大破羊侃于瑕丘，侃奔萧衍。兖州平。戊寅，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、开府，世袭并州刺史。封前将军、太中大夫元凝为东安王。十有二月庚子，诏行台于晖回师讨邢杲，次于历下。是岁，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。

二年春正月甲寅，于晖所部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北走于韩楼，乃班师。

二月癸未朔，诏诸警卫之官从戎有功及伤夷者，赴选先叙。

甲午，尊皇考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，皇妣为文穆皇后。燕州民王庆祖聚众于上党，自称为王。柱国大将军尔朱荣讨擒之。壬寅，诏散骑常侍、济阴王晖业兼行台尚书，督都督李德龙、丘大千镇梁国。三月壬戌，诏大将军、上党王天穆与齐献武王讨邢杲。

夏四月癸未，迁肃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，内外百僚普泛加一级。曲赦畿内，死罪至流人减一等，徒刑以下悉免。庚子，诏太原王尔朱荣下将士并泛加二级。辛丑，上党王天穆、齐献武王大破邢杲于齐州之济南。杲降，送京师，斩于都市。元颢攻陷考城，执行台元晖业、都督丘大千。五月壬子朔，元颢克梁国。丁巳，以抚军将军、前徐州刺史扬昱为使持节、镇东将军、东南道大都督，率众镇荥阳；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虎牢；侍中尔朱世承镇崑崙。辛酉，诏私马仗从戎优阶授官。壬戌，又诏募士一依征葛荣。甲子，又诏职人及民出马，优阶各有差。乙丑，内外戒严。癸酉，元颢陷荥阳，执杨昱。尔朱世隆弃虎牢遁还。甲戌，车驾北巡，乙亥，幸河内。丙子，元颢入洛。丁丑，进封城阳县开国公元祉为平原王，安昌县开国侯元鸞为华山王，并加仪同三司。戊寅，行台崔孝芬、大都督刁宣破元颢后军都督侯暄于梁国，斩之，擒其卒三千人。以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、行台仆射、本将军、相州刺史，镇鄴城，以便宜从事。又诏上党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，八十以上四品郡，七十以上五品郡。太原王尔朱荣会车驾于长子，即日反旆。上党王天穆北渡，会车驾于河内。六月己丑，仪同三司费穆为颢所害。壬寅，克河内，斩太守元袭、都督宗正珍孙。

秋七月戊辰，都督尔朱兆、贺拔胜从硖石夜济，破颢子冠受及安丰王延明军，元颢败走。庚午，车驾入居华林园，升大

夏门，大赦天下。以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都督、颍川郡开国公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诏以前朝勋书多窃冒，宜一切焚弃之。若立效灼然为时所知者，别加科赏。蕃客及边酋翻城降，有勋未叙者，不在焚断之限。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、马渚立义，加泛五级；河北执事之官，二级；河南立义及迎驾之官，并中途扈从，亦二级。壬申，以柱国大将军、太原王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，加前后部羽葆、鼓吹。癸酉，临颖县卒江丰斩元颢，传首京师。甲戌，以将军、上党王天穆为太宰，司徒公、城阳王徽为大司马、太尉公。乙亥，宴劳天柱大将军尔朱荣、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于都亭，出宫人三百、缯绵杂彩数万匹，班赐有差。又诸州郡遣使奉表行宫者，并加一大阶。丁丑，获元颢弟项，斩于都市。诏受元颢爵赏、阶级，悉追夺之。己卯，以镇东将军、南青州刺史元旭为襄城王，平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元暹为汝阳王。闰月辛巳，帝始居宫内。辛卯，以车骑将军、兼吏部尚书杨津为司空。巴州刺史严始欣据州南叛，萧衍遣其将萧玩、张鸿、江茂达等率众赴援。

八月庚戌朔，诏诸有公私债负，一钱以上巨万以还，悉皆禁断，不得征责。己未，以侍中、太傅李延实为司徒公。丁卯，封瓜州刺史元太荣为东阳王。甲戌，侍中、太保杨椿致仕。乙亥，诏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奚毅板授天柱大将军尔朱荣、太宰天穆下勋及祖父叔伯耆年老者牧守有差。九月，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，破斩之。幽州平。万俟丑奴攻东秦城，陷之，杀刺史高子朗。

冬十月丁丑，以前司空公、丹阳王萧赞为司徒公。十有一月己卯，就德兴自营州遣使请降。丁亥，诏群官休停在外者皆令赴阙，程会有差。丙午，以大司马、太尉公、城阳王徽为太保，司徒公、丹阳王萧赞为太尉公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

长孙稚为司徒公。十有二月辛亥，萧衍兖州刺史张景邕、荆州刺史李灵起、雄信将军萧进明来降。

三年春正月己丑，益州刺史长孙寿、梁州刺史元俊等，遣将与征巴州都督元景夏讨严始欣，斩之。萧衍都督萧玩、何难尉、陈愁败走，斩玩首，俘获万余人。辛丑，东徐州城民吕文欣、王赦等杀刺史元太宾，据城反。以抚军将军、都官尚书樊子鹄兼右仆射，为行台，督征南将军、都督贾显智，征东将军、徐州刺史严思达以讨之。二月甲寅，克之。东徐平。

三月，丑奴大行台尉迟菩萨寇岐州，大都督贺拔岳、可朱浑道元大破之。

夏四月丁巳，以侍中、太尉公、丹阳王萧赞为使持节、都督齐济兖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。丁卯，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讨丑奴、萧宝夤于安定，破擒之，囚送京师。甲戌，以关中平，大赦天下。丑奴斩于都市，宝夤赐死于驼牛署。六月戊午，诏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黜附编民。嚧达国献师子一。是月，白马龙涸胡王庆云僭称大位于水洛城，署置百官。

秋七月丙子，天光平水洛城，擒庆云，坑其城民一万七千。癸巳，萧衍民革虬、卜汤世率堡聚内附。庚子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李叔仁坐事除名为民。九月辛卯，天柱大将军尔朱荣、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。戊戌，帝杀荣、天穆于明光殿，及荣子仪同三司菩提。乃升闾阖门，诏曰：

盖天道忌盈，人伦嫉恶，疏而不漏，刑之无舍。是以吕霍之门，祸谴所伏；梁董之家，咎征斯在。顷孝昌之末，天步孔艰，女主乱政，监国无主。尔朱荣爰自晋阳，同忧王室，义旗之建，大会盟津，与世乐推，共成鸿业。论其始图，非无劳效。但致远恐泥，终之实难，曾未崇朝，豺声已露。河阴之役，安

忍无亲。王公卿士，一朝涂地，宗戚靡遗，内外俱尽。假弄天威，殆危神器。时事仓卒，未遑问罪。寻以葛贼横行，马首南向，舍过责成，用平丑虏。及元颢问鼎，大驾北巡，复致勤王，展力行所。以此论功，且可补过。既位极宰衡，地逾齐、鲁，容养之至，岂复是过？但心如猛火，山林无以供其暴；意等漏卮，江河无以充其溢。既见金革稍宁，方隅渐泰，不推天功，专为己力。与夺任情，臧否肆意，无君之迹，日月以甚。拔发数罪，盖不足称；斩竹书愆，岂云能尽。方复托名朝宗，阴图衅逆，睥睨天居，窥觐圣历。乃有裂冠毁冕之心，将为拔本塞源之事。天既厌乱，人亦悔祸，同恶之臣，密来投告。将而必诛，罪无容舍。又元天穆宗室末属，名望素微，遭逢际会，颇参义举。不能竭其忠诚以奉家国，乃复弃本逐末，背同即异，为之谋主，成彼祸心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恕！并以伏辜，自贻伊戚。元恶既除，人神庆泰，便可大赦天下。

遣武卫将军奚毅、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北中。是夜，仆射尔朱世隆、荣妻乡郡长公主，率荣部曲焚西阳门，出屯河阴。己亥，攻河桥，擒毅等于途，害之；据北中城，南逼京邑。诏以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广宗郡开国公尔朱天光为侍中、仪同三司，以侍中、司空公杨津为使持节、督并肆燕恆云朔显汾蔚九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并州刺史、兼尚书令、北道大行台，经略并肆。庚子，诏诸旧代人赴华林园，帝将亲简叙。以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高乾邕为侍中、河北大使，招集骁勇。

冬十月癸卯朔，封安南将军、大鸿胪卿元宝炬为南阳王，大宗正卿、汝阳县开国公元修为平阳王，通直散骑常侍、龙骧将军、新阳县开国伯元诞为昌乐王。复通直散骑常侍、琅邪县开国公李叔仁官爵，仍为使持节、大都督，以讨世隆。以魏郡王谌徙封赵郡王，谌弟子赵郡王置改封平昌王。仪同三司李虔薨。

丁未，班募攻河桥格，赏帛授官各有差。戊申，皇子生，大赦天下，文武百僚泛二级。以平南将军、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，为河北行台，定相殷三州稟兰根节度。乙卯，通直散骑常侍、假平西将军、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桥，尔朱世隆退走。丙辰，诏大都督、兼尚书仆射、行台源子恭率步骑一万出自西道，行台杨昱领都督李侃希等部募勇士八千往从东路，防讨之。子恭仍镇太行丹谷。世隆至建州，刺史陆希质拒守。城陷，尽屠之，唯希质获免。以中军将军、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使持节、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晋州刺史、兼尚书左仆射，为征西道行台，节度都督薛善乐、薛修义、裴元俊、薛崇礼、薛愐族等。丁卯，诏以世隆北叛，河内固守，其在城督将文武普加二级，兵士给复三年。壬申，尔朱世隆停建兴之高都，尔朱兆自晋阳来会之，共推太原太守、行并州刺史长广王晔为主，大赦所部，号年建明，普泛四级。徐州刺史尔朱仲远反，率众向京师。十有一月癸酉朔，诏车骑将军、左卫将军郑先护为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，与都督李侃希赴行台杨昱以讨之。乙亥，以使持节、兼尚书令、西道大行台、司徒公长孙稚为太尉公，侍中、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临淮王彧为司徒公。丙子，以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广宗郡开国公尔朱天光开府，进爵为王。丁丑，尔朱仲远陷西兖州，执刺史王衍。癸未，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。壬辰，又以左卫将军、大都督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，为行台，与胜并讨仲远。戊戌，诏罢魏兰根行台，以后将军、定州刺使薛县尚为使持节、兼尚书，为北道行台，随机召发。行豫州刺史元崇礼杀后行州事阴导和，擅摄豫州。庚子，贺拔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，失利，仍奔之。

十有二月壬寅朔，尔朱兆寇丹谷，都督崔伯凤战歿，都督

羊文义、史五龙降兆，大都督源子恭奔退。甲辰，尔朱兆、尔朱度律自富平津上，率骑涉渡，以袭京城。事出仓卒，禁卫不守。帝出云龙门。兆逼帝幸永宁佛寺，杀皇子，并杀司徒公、临淮王彧，左仆射、范阳王诲。戊申，元暉大赦天下。尔朱度律自镇京师。甲寅，尔朱兆迁帝于晋阳；甲子，崩于城内三级佛寺，时年二十四。并害陈留王宽。

是月，河西人纥豆陵步蕃、破落韩常大败尔朱兆于秀容。齐州城人赵洛周据西城反，应尔朱兆。刺史、丹阳王萧赞弃城走。南阳太守赵脩延执荆州刺史李琰之，自行州事。中兴二年谥为武怀皇帝，太昌元年又谥孝庄皇帝，庙号敬宗。十一月，葬于静陵。

史臣曰：魏自孝昌之末，天下淆然，外侮内乱，神器固将无主。庄帝潜思变化，招纳勤王，虽时事孔棘，而卒有四海。猾逆既翦，权强擅命，抑是兆谋运智之秋，劳谦夕惕之日也。未闻长轡之策，遽深负刺之恐，谋谩罕术，授任乖方，猜嫌行戮，祸不旋踵。呜呼！胡丑之为衅也，岂周衰晋末而已哉！至于高祖不祀，武宣享庙，三后降鉴，福祿固不永矣。

## 帝纪第十一

### 前废帝广陵王 后废帝安定王 出帝平阳王

前废帝，讳恭，字修业，广陵惠王羽之子也。母曰王氏。少端谨，有志度。长而好学，事祖母、嫡母以孝闻。正始中，袭爵。延昌中，拜通直散骑常侍。神龟中，进兼散骑常侍。正光二年，正常侍，领给事黄门侍郎。帝以元叉擅权，遂称疾不起。久之，因托暗病。五年，就除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建义元年，除仪同三司。王既绝言，垂将一纪，居于龙花寺，无所交通。永安末，有白庄帝者，言王不语，将有异图；民间游声，又云有天子之气。王惧祸，逃匿上洛，寻见追蹙，执送京师，拘禁多日，以无状获免。及庄帝崩，尔朱世隆等以元晔疏远，又非人望所推，以王潜默晦身，有过人之量，将谋废立。恐实不语，乃令王所亲申其意，且兼迫胁。王遂答曰：“天何言哉！”世隆等大悦。

春二月己巳，晔进至邙南，世隆等奉王东郭之外，行禅让之礼。群臣上表曰：“否泰沿时，殷忧启圣，故六飞在御，三石兴符。伏惟陛下运属千龄，智周万物，独昭系象，妙极天人。宝历有归，光宅攸属，而将安独善，不务兼济，灵命徘徊，幽明载伫。伏愿时顺讴谣，念兹宗祏，用舍劳疾，允答人神。”

王答曰：“自量眇身，是以让执。然王公勤至，不可拒违。今敬承所陈，惟愧弗堪负荷耳。”太尉公尔朱度律奉进玺绶哀冕之服。乃就辂车，百官侍卫，入自建春、云龙门，升太极前殿，群臣拜贺。礼毕，登闾阖门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抚临万邦，思与亿兆同兹庆泰，可大赦天下，以魏为大魏，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。其税市及税盐之官，可悉废之。百杂之户，贷赐民名，官任仍旧。天下调绢，四百一匹。内外文武，普泛四阶；合叙未定第者，亦沾级。除名免官者，特复本资，品封依旧。颍川王尔朱兆，彭城王尔朱仲远，陇西王尔朱天光，乐平王尔朱世隆，常山王尔朱度律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齐献武王，都督斛斯椿下军士，普泛六级。”庚午，诏曰：“朕以眇身，临王公之上，夕惕祗怀，若履冰谷。赖七庙之灵，百辟忠诚之举，庶免坠歿。夫三皇称皇，五帝云帝，三代称王，迭冲挹也。自秦之末，竟为皇帝。忘负乘之深殃，垂贪鄙于万叶。予今称帝，已为褻矣！可普告令知。”是月，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众十余万人围东阳。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于蓟。抚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兼侍中、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敖曹，率众夜袭冀州，执刺史元疑，杀监军孙白鹞，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。

三月癸酉，封长广王暉为东海王。诏太师、骠骑大将军、青州刺史、鲁郡王肃还为太师；特进、车骑大将军、沛郡王欣为太傅、司州牧，改封淮阳王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、彭城王尔朱仲远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、陇西王尔朱天光，并为大将军；柱国大将军、并州刺史、颍川王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卫将军、大都督、晋州刺史、平阳郡开国公齐献武王封勃海王，增邑五百户；特进、车骑大将军、清河王亶为仪同三司；侍中、

太傅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太保；开府、前司徒公长孙稚为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赵郡王谌为司空公。稚固辞，寻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子，帝引见尚书右仆射元罗及皇宗于显阳殿，劳勉之。丁丑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北华州刺史公孙略仪同三司。己卯，诏右卫将军贺拔胜并尚书一人募伎作及杂户从征者，正入出身，皆授实官，私马者优一大阶。庚辰，以侍中、卫将军、咸阳王坦，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南阳王宝炬，侍中、征东将军、平阳王脩，并仪同三司。乙酉，诏简北来及在京二官员外剩置者。己丑，以持节、骠骑将军、泾州刺史贺拔岳为仪同三司、岐州刺史，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庚寅，诏天下有德孝仁贤忠义志信者，可以礼召赴阙，不应召者以不敬论。丙申，刘灵助率众次于安国城，定州刺史侯渊破斩之，传首京师。戊戌，以使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大将军斛斯椿，侍中、卫将军元受，并特进仪同三司。诏曰：“顷官方失序，仍令沙汰，定员简剩，已有判决。退下之徒，微亦可愍。诸在简下，可特优一级，皆授将军，豫参选限，随能补用。”是春，冠军将军、南青州刺史茹怀朗使其部将何宝率步骑三千击萧衍守将于琅邪，擒其尚书左仆射、仪同三司、云麾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刘相如。

夏四月癸卯，幸华林都亭燕射，班锡有差。太乐奏伎有倡优为愚痴者，帝以非雅戏，诏罢之。壬子，有事于太庙。癸丑，诏以齐献武王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东道大行台、冀州刺史，骠骑大将军、安定王尔朱智虎为开府仪同三司、肆州刺史。乙卯，以右卫将军贺拔胜、武卫将军大野拔并为仪同三司。己未，帝于显阳殿简试通直散骑常侍、散骑侍郎、通直郎，剩员非才他转之。癸

亥，陇西王尔朱天光大破宿勤明达，擒送京师，斩之。丙寅，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公。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，罢细作之条，无禁邻国往还。诏员外谏议大夫、步兵校尉、奉车都尉、羽林监、给事中、积射将军、奉朝请、殿中将军、宫门仆射、殿中司马督、治礼郎十一官，得俸而不给力，老合外选者，依常格，其未老欲外选者，听解。其七品以上，朔望入朝，若正员有阙，随才进补。前员外简退优阶者追之，称事简下者，仍优一级。先是，南阳太守赵修延执刺史李琰之；五月丙子，荆州城民斩修延，送首，还推琰之为刺史。尔朱仲远使其都督魏僧勣等讨崔祖螭于东阳，擒斩之。六月庚申，齐献武王以尔朱逆乱，始兴义兵于信都。西定殷州，斩其刺史尔朱羽生，命南赵郡太守李元忠为刺史，镇广阿。癸亥，帝临显阳殿，亲理冤讼。戊辰，以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尔朱弼为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壬申，尔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杨椿、前司空公杨津及其家。丙戌，司徒公尔朱彦伯以旱逊位。戊子，除彦伯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寅，以侍中、太保、开府、尚书令、乐平王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，位次上公。八月庚子，诏陇西王尔朱天光下文武讨宿勤明达者，泛三级。颍川王尔朱兆度步骑二万出井陘，趋殷州，李元忠弃城还信都。丙午，常山王尔朱度律、彭城王尔朱仲远等率众出抗义旗。九月丁丑，以侍中、骠骑将军卢同，骠骑大将军杜德，车骑大将军桥宁并为仪同三司。己卯，以使持节、都督东道诸军事、兼尚书令、东道大行台、彭城王尔朱仲远为太宰。庚辰，加使持节、大将军、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兼尚书令、西道大行台、陇西王尔朱天光为大司马。骠骑大将军、青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穆绍薨。癸巳，追尊皇考为先帝，皇妣王氏为先太妃；封皇弟永业为高密王，皇子子恕

为勃海王。

冬十月壬寅，齐献武王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于信都。

二年春三月，齐献武王败尔朱天光等于韩陵。

夏四月辛巳，齐献武王与废帝至邙山，使魏兰根尉谕洛邑，且观帝之为人。兰根忌帝雅德，还致毁谤，竟从崔暕、袁彖议，废帝于崇训佛寺，而立平阳王修为帝。帝既失位，乃赋诗曰：“朱门久可患，紫极非情玩。颠覆立可待，一年三易换。时运正如此，唯有修真观。”

太昌初，帝殁于门下外省，时年三十五。出帝诏百司赴会，大鸿胪监护丧事，葬用王礼，加以九旒、銮辂、黄屋、左纛，班剑百二十人，二卫、羽林备仪卫。后废帝，讳朗，字仲哲，章武王融第三子也。母曰程氏。少称明悟。永安二年，为肆州鲁郡王后军府录事参军、仪同开府司马。元暉之建明二年正月戊子，为冀州勃海太守。及齐献武王起义兵，将诛暴逆，乃推戴之。

冬十月壬寅，即皇帝位于信都城西。升坛焚燎，大赦，称中兴元年。文武百官普泛四级。以齐献武王为侍中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增邑三万户；以兼侍中、抚军将军、河北大使高乾邕为侍中、司空公；前平北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以终其身；以前刺史元疑为仪同三司。己酉，尔朱度律、尔朱仲远、斛斯椿、贺拔胜、贾显智次于阳平，将抗义师。齐献武王纵反间构之，遂与尔朱兆相疑，败散而还。辛亥，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兆于广阿，虏其卒五千余人。诏将士泛五级，留守者二级。诏征东将军、吏部尚书封隆之为使持节、北道大使，随方处分。十有一月己巳，诏曰：“王度创开，彝伦方始，所班官秩，不改旧章。而无识之徒，因兹侥幸，谬增军级，虚名

显位，皆言前朝所授，理难推抑。自非严为条制，无以防其伪窃。诸有虚增官号，为人发纠，罪从军法。若入格检核无名者，退为平民，终身禁锢。”庚辰，齐献武王率师攻鄴城。是年，南兖城民王乞德逼前刺史刘世明以州降萧衍，衍使其将元树入据谯城。

二年春正月壬午，拔鄴，擒刺史刘诞。诏诸将士泛四级。封侯、增邑九十七人，各有差等。癸未，诏曰：“自中兴草昧，典制权舆，郡县之官，率多行、督。假有正者，风化未均。眷彼周余，专为渔猎。朕所以夙兴夜寐，有惕于怀。有司明加纠罚，称朕意焉。”二月辛亥，上孝庄皇帝谥曰武怀皇帝。甲子，以齐献武王为大丞相、柱国大将军、太师，增封三万户，并前为六万户。

三月丙寅，以齐文襄王起家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丙子，以待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孙腾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丁丑，车驾幸鄴。乙酉，诏文武家属自信都赴鄴城。闰月乙未，以安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博野县开国伯尉景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丙申，以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库狄干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壬寅，尔朱天光、兆、度律、仲远等屯于洹水之南。癸丑，齐献武王出顿紫陌。庚申，尔朱兆率轻骑三千夜袭鄴城，叩西门，不克，退走。壬戌，齐献武王大破尔朱天光等四胡于韩陵，前废帝镇国将军贺拔胜、徐州刺史杜德于陈降。尔朱兆走趣并州，仲远奔东郡，天光、度律将赴洛阳。大都督斛斯椿、贾显智倍道先还。

夏四月甲子朔，椿等据河桥，惧罪自劾。寻擒天光、度律于河桥。西北大行台长孙稚、都督贾显智等率骑入京师，执尔朱世隆、彦伯，斩于都街；囚送天光、度律于齐献武王。辛未，前废帝骠骑大将军、行济州事侯景据城降，仍除仪同三司、兼

尚书仆射、南道大行台、济州刺史。甲戌，以车骑将军、尚书右仆射魏兰根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乙亥，以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中军大都督高盛兼尚书仆射、北道行台，随机处分。尔朱仲远奔萧衍。青州刺史尔朱弼为其部下冯绍隆所杀，传首京师。丙子，前废帝安东将军辛永，右将军、建州大都督张悦举城降。

辛巳，车驾至河阳，逊位于别邸。太昌元年五月，封安定郡王，邑一万户。后以罪殁于门下外省，时年二十。永熙二年葬于鄴西南野马冈。出帝，讳修，字孝则，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也。母李氏。性沉厚少言，好武事。始封汝阳县开国公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转中书侍郎。建义初，除散骑常侍，寻迁平东将军、兼太常卿，又为镇东将军、宗正卿。永安三年，封平阳县王。普泰初，转侍中、镇东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兼尚书右仆射，又加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

中兴二年夏四月，安定王自以疏远，未允四海之心，请逊大位。齐献武王与百僚会议，佥谓高祖不可无后，乃共奉王。戊子，即帝位于东郭之外，入自东阳、云龙门，御太极前殿，群臣朝贺。礼毕，升闾阖门，诏曰：“否泰相沿，废兴互有，玄天无所隐，精灵弗能谕。大魏统乾，德渐区宇，牢笼九服，旁礴三光。而上天降祸，运踵多难，礼乐崩沦，宪章漂没。赫赫宗周，翦为戎寇；肃肃清庙，将成茂草。胡羯乘机，肆其昏虐，杀君害王，剗剔海内。竟其吞噬之意，不识醉饱之心。自书契以来，未有若斯者已！大丞相勃海王忠存本朝，精贯白日，爰举义旗，志雪国耻。故广阿之军，貔虎夺气；鄴下之师，金汤失险。近者四胡相率，实繁有徒，驱天下之兵，尽华戎之锐。桴鼓暂交，一朝荡灭，元凶授首，大憝斯擒。扬旆济河、扫清伊洛，士民安堵，不失旧章。社稷危而复安，洪基毁而还构。

朕以托体宸极，猥当乐推，祇握宝图，承兹大业。得以眇身，托于王公之上，若涉渊水，罔识攸津。思与兆民同兹嘉庆，可大赦天下。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。”诏前御史中尉樊子鹄起复本官，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大行台，都督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杜德讨元树。齐献武王上言，建义之家枉为尔朱氏籍没者，悉皆蠲免。帝以世易，复除齐献武王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，世袭定州刺史，增封九万，并前十五万户。庚寅，加齐文襄王侍中、开府仪同，余如故。壬辰，齐献武王还鄴，车驾饯别于乾脯山。

五月丙申，前废帝广陵王殂。以太傅、淮阳王欣为太师，封沛郡王；司徒公、赵郡王谌为太保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清河王亶仪同三司；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州牧、南阳王宝炬为太尉公；侍中、太保、录尚书事长孙稚为太傅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元罗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；骠骑大将军、吏部尚书元世俊仪同三司。戊戌，以齐献武王固让，听解天柱大将军，灭封五万户，余悉如故。幸丑，以前司空高乾邕复为司空公。乙巳，帝幸华林都亭，宴群臣，班赉有差。羽林队主唐猛突入称庆，帝以猛犯警卫，杖之。猛辞色有忤，斩之阶下。丁未，诏曰：“无侮茕独，事炳前经；惠此鰥寡，声留往册。朕以薄德，作民父母，乃眷元元，寤言增叹。今理运惟新，哀矜伊始，如有孤老、疾病、无所依归者，有司明加隐括，依格赈贍。”又诏曰：“理有一准，则民无覬觐；法启二门，则吏多威福。前主为律，后主为令，历世永久，实用滋章。非所以准的庶品，提防万物。可令执事之官四品以上，集于都省，取诸条格，议定一途。其不可施用者，当局停记。新定之格，勿与旧制相连。务在约通，无致冗滞。”己酉，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清河王亶

为司徒公。庚戌，诏曰：“顷西土年饥，百姓流徙，或身倚沟渠，或命悬道路，皆见弃草土，取厌乌鸢。言念于此，有警夜寐。掩骼之礼，诚所庶几；行瑾之义，冀亦可勉。其诸有露尸，令所在埋覆。可宣告天下。”乙卯，诏外内解严。六月癸亥朔，帝于华林园纳讼。丙寅，蠕蠕、嚙哒、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国并遣使朝贡。丁卯，太尉公、司州牧、南阳王宝炬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王如故，归第，令羽林卫守。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。癸酉，蠕蠕、嚙哒国遣使朝贡。戊寅，诏内外百司普泛六级。在京百僚加中兴四级，义师将士并加军泛六级，在鄴百官三级，河北同义之州两级，河桥建义者加五级，关西二级。诸受建明、普泰封爵、泛级、优特之阶，悉追。己卯，帝临显阳殿纳讼。乙酉，高丽、契丹、库莫奚国遣使朝贡。丙戌，以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斛斯椿还为前官。诏曰：“间者，凶权诞恣，法令变常；遂立夷貊轻赋，冀收天下之意；随以箕敛之重，终纳十倍之征。掩目捕雀，何能过此？朕属念蒸黎，无忘寝食。加田桑始事，生业未滋，若顿依常格，或不周展。今岁租调，且两收一丐，来年复旧。”辛卯，以使持节、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贾显度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乙未，诏曰：“顷永安馭运，载育皇储，遂锡泛阶，以申国庆。近经普泰，便尔中追。今罪人既殄，旧章斯复。宜述往旨，用卒前恩。皇子泛二级，悉可还授。文穆庙泛，故宜停寝，若已受者，依例追之。”庚子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南阳王宝炬为太尉公。壬寅，齐献武王率众入自滏口，大都督库狄干入自井陘，讨尔朱兆。乙巳，齐献武王以尔朱天光、尔朱度律送之京师，斩于都市。己酉，以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为仪同三司。庚戌，诏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左光禄

大夫高隆之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兼尚书左仆射、北道行台，率步骑十万趋太行，会齐献武王。隆之解行台，仍为大丞相军司。齐献武王次于武乡。尔朱兆大掠晋阳，北走秀容。并州平。乙卯，帝临显阳殿，亲理冤狱。丙辰，以宗师、东莱王贵平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是月，夏州徙民郭迁据宥州反，刺史元寔弃城走。诏行台侯景率齐州刺史尉景、济州刺史祭俊等攻讨之。城陷，迁奔萧衍。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大破萧衍军于谯城，擒其鄴王元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。八月壬戌朔，齐文襄王来朝，燕射，班赉部下各有差。丁卯，以西中郎将元宁为高平王。甲戌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李琰之为仪同三司。庚寅，以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崔秉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辛卯，以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高岳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九月癸未，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封津为仪同三司。庚子，帝幸华林都亭，引见元树及公卿百僚蕃使督将等，宴射，班赉各有差。癸卯，燕郡开国公贺拔允进爵为王。乙巳，帝幸都水，南过洛汭，遂至瀍涧。己酉，复田于北原。癸丑，以太师、沛王欣为广陵王，前废帝子勃海王子恕改封沛郡王。甲寅，以侍中、骠骑大将军封隆之、任祥并为仪同三司。以车骑大将军、河南尹元仲景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乙卯，车驾谒山陵。丙辰，蠕蠕、高昌国遣使朝贡。庚申，以卫将军、前吏部尚书李神隼，抚军将军、右卫将军娄昭并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甲子，以使持节、卫将军、光州刺史高仲密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丁卯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潘蛮为仪同三司。己卯，以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高琛为特进、骠骑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寅，以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、肆州刺史刘贵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十有一月甲午，以车骑将军、扬

州刺史斛斯敦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丁酉，日南至，车驾有事于圆丘。戊戌，朝会百官于太极前殿。甲辰，安定王朗及东海王晔坐事死。乙巳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己酉，以前太尉公、汝南王悦为侍中、大司马、开府。葬灵太后胡氏。十有二月丙寅，以骠骑大将军、领御史中尉綦缵为仪同三司。乙亥，以侍中、广平王赞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丁亥，杀大司马、汝南王悦。大赦天下，改太昌为永兴，以太宗号，寻改为永熙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庚寅朔，朝飨群臣于太极前殿。甲午，齐献武王自晋阳出讨尔朱兆。丁酉，大破之于赤洪岭。兆遁走，自杀。己亥，车驾幸岭高石窟灵岩寺。庚子，又幸，散施各有差。庚戌，仪同三司李琰之薨。丁巳，追尊皇考为武穆帝，皇太妃冯氏为武穆后，皇妣李氏为皇太妃。以骠骑将军、前沧州刺史高聿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萧衍劳州刺史曹凤、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内属。

二月庚申，以使持节、镇东将军、行汾州事张琼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辛酉，以司空公高乾邕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咸阳王坦为司空公。三月己丑朔，加骠骑大将军、沧州刺史贾显智开府仪同三司。辛卯，诏以前普解诸行台，今阿至罗相度降款，复以齐献武王为大行台，随机裁处。甲午，以车骑将军、蔚州刺史奚泰为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相州刺史。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高乾邕坐事赐死。太师、鲁郡王肃薨。戊申，以使持节、都督河渭部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世袭河州刺史梁景睿为仪同三司。丁巳，以侍中、太保、司州牧、赵郡王湛为太尉公，加羽葆鼓吹；侍中、太尉公、南阳王宝炬为太尉、开府、尚书令。

夏四月戊辰，诏诸参佐自三府以下爰及外州，皆不得复加常侍及兼两员，虽已授者亦悉追之。是月，青州人耿翔袭据胶州，杀刺史裴粲，通于萧衍。五月庚寅，诏诸幽枉未申，事经一周已上，悉集华林，将亲览察；脱事已经年，有司不列者，听其人各自陈诉；若事连州郡、由缘淹岁者，亦仰尚书总集以闻。壬寅，以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侯渊复为开府仪同三司。乙巳，诏曰：“大夫之职，位秩贵显；员外之官，亦为匪贱。而下及胥吏，带领非一，高卑浑杂，有损彝章。自今已后，京官乐为称事小职者，直加散号将军，愿罢卑官者听为大夫及员外之职，不宜仍前散实参领。其中旨特加者，不在此例。”东徐州城民王早、简实等杀刺史崔庠，据州入萧衍。六月壬申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樊子鹄为青胶大使，督济州刺史、大都督察俊讨耿翔。丁丑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前行南兖州事念贤为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辛卯，以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大都督、秦州刺史万俟普拔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壬辰，以太师、司州牧、广陵王欣为大司马、侍中，以太尉公、赵郡王谌为太师，并开府。庚戌，以前司徒公、燕郡王贺拔允为太尉公。八月乙丑，齐文襄王来朝，帝燕于华林都亭，班赆部下各有差。以骠骑大将军、前南岐州刺史司马子如为仪同三司。戊辰，车驾饯文襄王于河梁，仍济河而返。癸酉，齐献武王上表固让王爵，不许；请分邑十万户，节降为品，回授勋义，从之。九月壬子，以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崔孝芬为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癸未，以卫将军、瓜州刺史、泰临县开国伯、高昌王鞠子坚为仪同三司，进爵郡王。十有一月癸巳，持节、征北将军、殷州刺史邸珍为徐州大都督、东道行台仆射，率将讨东徐州。十有二月丁巳，车驾狩于嵩阳。己巳，遂幸温汤。丁丑，

车驾还宫。

三年春正月壬辰，齐献武王讨费也头于河西苦洩河，大破之，获其帅纥豆陵伊利，迁其部落于内地。

二月，东梁州为夷民侵逼，诏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行东雍州事泉企为东梁州行台、都督以讨之。己未，萧衍假节、豫州刺史、南昌王毛香举城内附，授以持节、安南将军、信州刺史、义昌王。壬戌，大赦天下。丙子，帝亲释奠礼先师。辛巳，幸洪池陂，遂游田。壬午，以卫将军、前徐州刺史元祐为卫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以骠骑将军、左卫将军元斌之为颍川王。三月壬寅，以前侍中、车骑大将军李彧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夏四月戊午，契丹国遣使朝贡。辛未，高平王宁坐事降爵为公。丙子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五月丙戌，增置勋府庶子，厢别六百人；又增骑官，厢别二百人，依第出身，骑官秩比直斋。辛卯，诏曰：“大魏得一居宸，乘六馭宇。考风云之所会，宅日月之所中。自北而南，东征西怨，后来其苏，无思不偃。而句吴负险，久遗度外。世祖太武皇帝，握金镜以照耀，击玉鼓以铿锵，神武之所牢笼，威风之所兰辘，莫不云彻雾卷，瓦解冰消。长江已北，尽为魏土。顷天步中圯，国纲时屯，凶竖因机，互窥上国，疆场侵噬，州郡沦胥。乃眷东顾，无忘寢食。自非五牛警旆，七萃按部，何以复文武之旧业，拯涂炭于遗黎？朕将亲总六军，径临彭、汴。一劳永逸，庶保无疆。内外百僚，便可严备。出顿之期，更听后敕。”时帝为斛斯椿、元毗、王思政、魏光等谄佞间阻，贰于齐献武王，托讨萧衍，盛暑征发河南诸州之兵，天下怪恶之。语在《斛斯椿传》。丙申，以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司马、开府、司州牧、广陵王欣为左军大都督，太傅、录尚书事长孙稚为中军四面大都督。丁酉，帝幸华林都亭，集京畿都督及军士三千余人，慰勉之。庚子，又幸华

林都亭纳讼。壬寅，又以长孙稚为后军大都督。六月丁卯，大都督源子恭镇胡阳，汝阳王暹守石济，仪同三司贾显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寿东趋济州。庚午，吐谷浑国遣使朝贡。丙子，诏曰：“顷年以来，天步时阻，干戈不戢，荆棘斯生。或徇节感恩，奋不顾命；或临戎对敌，赴难如归。身首横分，骸骨不敛。勋诚靡录，荣赠莫加。寤寐矜之，良有嗟悼。可普告内外，所在言列。若无亲近，听故友陈之。尚书检实，随状科赠。庶粗慰冤魂，少申恻隐。”庚辰，以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中军大都督斛律沙门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辛巳朔，以镇东将军、前大鸿胪卿、太原王昶特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己丑，帝亲总六军十余万众次于河桥。以斛斯椿为前军大都督，寻诏椿镇虎牢。又诏荆州刺史贺拔胜赴于行所。胜率所部次于汝水。庚子，以使持节、征西将军、岐州刺史越肱特为仪同三司。丁未，帝为椿等迫胁，遂出于长安。己酉，齐献武王入洛，贺拔胜走还荆州。

八月甲寅，推司徒公、清河王亶为大司马，承制总万几，居尚书省。辛酉，齐献武王西迎车驾。戊辰，制曰：“晦为明始，乱实治基，爰著天道，又符人事。故姬祚中微，践土有勤王之役；刘氏将倾，北军致左袒之举。用能隆此远年，克兹卜世。永熙之季，权佞擅朝，群小是崇，勋贤见害。官缘价以贵贱，狱因货而死生。宗祏飘若缀旒，民命弃如草莽。大丞相位居晋郑，任属桓文，兴甲汾川，问罪伊洛。群奸畏威，拥迫人主，以自蔽卫，远出秦方。虽车驾流移，未即返御，然权佞将除，天下延颈。魏邦虽旧，其化惟新，思与兆民，同兹更始。可大赦天下。”行台侯景讨荆州，贺拔胜战败，走奔萧衍。

九月癸巳，以卫大将军、河南尹元子思为使持节、行台仆射，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领军将军娄昭为西

道大都督，并率左右侍官西迎车驾。己酉，椿党毛鸿宾守潼关，齐献武王破擒之。是日，齐献武王东还于洛。是月，东清河人傅晶杀太守韩子捷，据郡反。会赦，乃降。

冬十月戊辰，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青州事侯渊克东阳，斩刺史东莱王贵平，传首京师。

闰十二月癸巳，帝为宇文黑獭所害，时年二十五。

史臣曰：广陵废于前，中兴废于后，平阳猜惑，自绝宗庙。普泰雅道居多，永熙悖德为甚。是俱亡灭，天下所弃欤！

## 帝纪第十二

### 孝静纪

孝静皇帝，讳善见，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。母曰胡妃。永熙三年，拜通直散骑侍郎。八月，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出帝既入关，齐献武王奉迎不克，乃与百僚会议，推帝以奉肃宗之后，时年十一。

冬十月丙寅，即位于城东北，大赦天下，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。庚午，以太师、赵郡王谧为大司马，以司空、咸阳王坦为太尉，以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，以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。壬申，有事于太庙。诏曰：“安安能迁，自古之明典；所居靡定，往昔之成规。是以殷迁八城，周卜三地。吉凶有数，隆替无恆。事由于变通，理出于不得已故也。高祖孝文皇帝式观乾象，俯协人谋，发自武州，来幸嵩县。魏虽旧国，其命惟新。及正光之季，国步孔棘，丧乱不已，寇贼交侵，俾我生民，无所措手。今远遵古式，深验时事，考龟袭吉，迁宅漳滏。庶克隆洪基，再昌宝历。主者明为条格，及时发迈。”丙子，车驾北迁于鄴。诏齐献武王留后部分。改司州为洛州，以卫大将军、尚书令元弼为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洛州刺史，镇洛阳。诏从迁之户，百官给复三年，安居人五年。十有一月，兖州刺史樊子鹄、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据瑕丘反。庚寅，车驾至鄴，居北城相州之廨。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，魏郡太守为魏尹，徙鄴

旧人西径百里，以居新迁之人。分鄴置临漳县，以魏郡、林虑、广平、阳丘、汲郡、黎阳、东濮阳、清河、广宗等郡为皇畿。十有二月丁卯，燕郡王贺拔允薨。庚午，诏内外解严，百司悉依旧章，从容雅服，不得以矛钗从事。丙子，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为大使，巡谕天下。丁丑，赦畿内。闰月，萧衍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、魏王，入据平瀨乡。宇文黑獭既害出帝，乃以南阳王宝炬僭尊号。初置四中郎将，于僵石桥置东中，蒲泉置西中，济北置南中，洛水置北中。

二年春正月，宝炬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拥部来降，齐献武王迎纳之，赈其廩食。己巳，诏以齐献武王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余悉如故。王固让不受。乙亥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，破走之。二月壬午，以太尉、咸阳王坦为太傅，以司州牧、西河王怵为太尉。己丑，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樊子鹄以降，兖州平。戊戌，萧衍司州刺史陈庆之寇豫州，刺史尧雄击走之。三月辛酉，以司徒高盛为太尉，以司空高昂为司徒，济阴王晖业为司空。齐献武王讨平山胡刘蠡升，斩之。其子南海王复僭帝号，献武王进击，破擒之，及其弟西海王、皇后、夫人已下四百人，并逋逃之人二万余户。辛未，以旱故，诏京邑及诸州郡县收瘞骸骨。是春，高丽、契丹并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，前青州刺史侯渊反，攻掠青齐。癸未，济州刺史蔡俊讨平之。壬辰，降京师见囚。

五月，大旱，勒城门、殿门及省、府、寺、署、坊门浇人，不简王公，无限日，得雨乃止。六月，元庆和寇南豫州，刺史尧雄大破之。

秋七月甲戌，封汝南王悦孙绰为琅邪王。八月辛卯，司空、济阴王晖业坐事免。甲午，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。九月，齐

献武王以治民之官多不奉法，请选朝士清正者，州别遣一人，问疾苦。丁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襄城王旭为司空。冬十有一月丁未，萧衍将柳仲礼寇荆州，刺史王元击破之。癸丑，祀圜丘。甲寅，闾阖门灾，龙见并州人家井中。丙寅，诏齐文襄王起家为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太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十有二月壬午，车驾狩于鄴东。甲午，文武百官，量事各给禄。

三年春正月癸卯朔，飨群臣于前殿。戊申，诏百官举士，举不称才者两免之。齐献武王袭宝炬西夏州，克之。诏加齐献武王九锡之礼，侍中元子思敦谕，固让乃止。二月丁未，萧衍光州刺史郝树以州内附。丁酉，诏加齐文襄王使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大都督，以鲜卑、高车酋庶皆隶之。三月甲寅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山王鸞为大司马。丁卯，阳夏太守卢公纂据郡南叛，大都督元整破之。

夏四月丁酉，昌乐王诞薨。五月癸卯，赐鳏寡孤独贫穷者衣物各有差。丙辰，以录尚书事、西河王怵为司州牧。戊辰，大尉高盛薨。六月辛巳，赵郡王湛薨。

秋七月庚子，大赦天下。萧衍夏州刺史田独鞞、颍川防城都督刘鸾庆并以州内附。八月，并、肆、汾、建四州陨霜，大饥。九月壬寅，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、南道行台，节度诸军南讨。丙辰，阳平人路季礼聚众反。辛酉，御史中尉窦泰讨平之。冬十有一月戊申，诏尚书可遣使巡检河北流移饥人，邢、滏、滏口所经之处，若有死尸，即为藏掩。勿使灵台枯骨，有感于通梦；广汉露骸，时闻于夜哭。侯景攻克萧衍楚州，获刺史桓和。十有二月，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。辛未，遣使者板假老人官，百岁已下各有差。壬申大司马、清河王亶薨。丁丑，齐献武王自晋阳西讨，次于蒲津，司徒公、大都督高敖曹

趋上洛，车骑大将军窦泰入自潼关。癸未，以太傅、咸阳王坦为太师。乙酉，勿吉国遣使朝贡。是岁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，禁十五日相偷戏。窦泰失利自杀。丁巳，高敖曹攻上洛，克之，擒宝炬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泉企。以汝阳王暹为录尚书事。

夏四月辛未，迁七帝神主入新庙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普进一阶。先是，荥阳人张俭等聚众反于大騊山，通宝炬。壬辰，卫卫将军高元盛讨破之。

六月己巳，幸华林园理讼。辛未，诏尚书掩骼埋骸，推录囚徒。壬午，闾阖门灾。先是，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。秋七月甲辰，遣兼散骑常侍李谐、兼吏部郎中卢元明、兼通直散骑常侍李鄴使于萧衍。八月，宝炬、宇文黑獭寇陕州，城陷，刺史李徽伯为黑獭所杀。九月，侍中元子思与其弟子华谋西入，并赐死。闰月乙丑，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，伏诛。禁京师酤酒。

冬十月，以咸阳王坦为录尚书事。壬辰，齐献武王西讨，至沙苑，不克而还。己酉，宝炬行台宫景寿、都督杨白驹寇洛州，大都督韩延大破之。宝炬又遣其子大行台元季海、大都督独孤如愿逼洛州，刺史广阳王湛弃城退还。季海、如愿遂据金墉。颍州长史贺若微执刺史田迅西叛，引宝炬都督梁回据城。宝炬又遣其都督赵继宗、右丞韦孝宽等攻陷豫州。十有一月丙子，以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。十有二月甲寅，萧衍遣使朝贡。河间人邢摩纳、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聚众反。是岁，高丽、蠕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元象元年春正月，有巨象自至 易郡陂中，南兖州获送于鄴。丁卯，大赦，改元。大都督贺拔仁攻宝炬南汾州。己卯，拔之，擒其刺史韦子粲。行台任祥率豫州刺史尧雄等与大行台

侯景、司徒高敖曹、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于北豫相会，俱讨颍州。梁回等弃城遁走。颍州平。二月，豫州刺史尧雄攻扬州，拔之，擒宝炬义州刺史韩显、扬州长史丘岳，送京师。丙辰，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使于萧衍。三月，齐献武王固请解大丞相，诏从之。

夏四月庚寅，曲赦畿内。壬辰，齐献武王还晋阳，请开酒禁。六月壬辰，帝幸华林都堂听讼。是夏，山东大水，虾蟆鸣于树上。

秋七月乙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行台侯景、司徒公高敖曹围宝炬将独孤如愿于金墉，宝炬、宇文黑獭并来赴救。大都督库狄于率诸将前驱，齐献武王总众继进。八月辛卯，战于河阴，大破之。斩其大都督、仪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余人，俘获数万。司徒公高敖曹、大都督李猛、宋显并战没。宝炬留其将长孙子彦守金墉。壬辰，齐献武王济河，子彦弃城走。九月，大都督贺拔仁击邢摩纳、卢仲礼等，破平之。

冬十月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十有一月庚寅，遣陆操使于萧衍。齐献武王来朝。十有二月甲辰，还晋阳。

兴和元年春正月辛酉，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。三月甲寅朔，封常山郡王劼第二子曜为陈郡王。夏五月，齐文襄王来朝。甲戌，立皇后高氏。乙亥，大赦天下。是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六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黜陟大使，寻为东北道大行台，差选勇士。庚寅，前颍州刺史奚思业为河南大使，简发勇士。丁酉，萧衍遣使朝贡。戊申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汝阳王暹薨。

秋七月丁丑，诏以齐献武王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。固辞相国。八月壬辰，兼散骑常侍王元景、兼通直散骑常侍魏收使于萧衍。九月甲子，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鄴城，四十日罢。

辛未，曲赦畿内死罪以下各有差。冬十有一月癸亥，以新宫成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八十以上赐绫帽及杖，七十以上赐帛，及有疾废者赐粟帛。筑城之夫，给复一年。

二年春正月壬申，以太保尉景为太傅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库狄于为太保。丁丑，徙御新宫，大赦，内外百官普进一阶，营构主将别优一阶。三月己卯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夏五月己酉，西魏行台宫延和、陕州刺史宫元庆率户内属，置之河北。新附赈廩各有差。壬子，遣兼散骑常侍李象使于萧衍。闰月己丑，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，皇弟威为清河王，谦为颍川王。六月壬子，大司马华山王鸷薨。

冬十月丁未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十有二月乙卯，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使于萧衍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勿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二月甲辰，阿至罗出吐拔那浑大率部来降。三月己酉，梁州人公孙贵宾聚众反，自号大王。阳夏镇将讨擒之。

夏四月戊申，阿至罗国主融伏罗越居子去宾来降，封为高车王。六月乙丑，萧衍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，齐文襄王如晋阳。己卯，宜阳王景植薨。八月甲子，遣兼散骑常侍李骞使于萧衍。

冬十月癸卯，齐文襄王自晋阳来朝。先是，诏文襄王与群臣于麟趾阁议定新制，甲寅，班于天下。己巳，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，三十五日罢。癸亥，车驾狩于西山。十有一月戊寅，还宫。丙戌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彭城王韶为太尉，以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勿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春正月丙辰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夏四月丙寅，遣兼散骑常侍李绘使于萧衍。乙酉，以侍中、广阳王湛为太尉，以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，以太尉、彭城王韶为录尚书事。丁亥，太傅尉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辛卯，以太保

库狄于为太傅，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，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。

五月辛巳，齐献武王来朝，请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，明扬仄陋，纳谏屏邪，亲理狱讼，褒黜勤怠；牧守有愆，节级相坐；椒掖之内，进御以序；后园鹰犬，悉皆放弃。六月，还晋阳。丙申，复前侍中、乐浪王忠爵。丁酉，复陈留王景皓、常山王绍宗、高密王永业爵。秋八月庚戌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、河南行台，随机讨防。

冬十月甲寅，萧衍遣使朝贡。齐献武王围宝炬玉壁。十有一月壬午，班师。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西河王怵薨。十有二月辛亥，遣兼散骑常侍阳斐使于萧衍。是岁，蠕蠕、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

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己巳，车驾搜于邯郸之西山；癸酉，还宫。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西叛。三月，宝炬遣其子突与宇文黑獭率众来援仲密。庚子，围河桥南城。丙午，帝亲纳谏。戊申，齐献武王讨黑獭，战于邙山，大破之，擒宝炬兄子临洮王森，蜀郡王荣宗，江夏王升，钜鹿王阐，谯郡王亮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太子詹事赵善，督将参僚等四百余人，俘斩六万余，甲仗牛马不可胜数。豫洛二州平。齐献武王追奔至恆农而还。

夏四月，封彭城王韶弟袭为武安王。五月壬辰，以克复虎牢，降天下死罪以下囚。乙未，以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。六月乙亥，萧衍遣使朝贡。戊寅，封前员外散骑侍郎元长春为南郡王。秋八月乙未，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。壬午，遣兼散骑常侍李浑使于萧衍。是月，齐献武王召夫五万于肆州北山筑城，西自马陵戍，东至土陞。四十日罢。冬十有一月甲午，车驾狩于西山。乙巳，还宫。是岁，吐谷浑、高丽、蠕蠕国并遣

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，地豆于国遣使朝贡。二月丁卯，徐州人刘乌黑聚众反。遣行台慕容绍宗讨平之。三月，萧衍遣使朝贡。以旱故，宥死罪以下囚。丙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。壬子，以齐文襄王为大将军，领侍中，其文武职事、赏罚众典，询禀之。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，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，以今上为右仆射。

夏四月，室韦国遣使朝贡。五月甲午，遣散骑常侍御季景使于萧衍。丁酉，太尉、广阳王湛薨。秋八月癸酉，尚书令司马子如坐事免。九月甲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济阴王晖业为太尉。太师、咸阳王坦坐事免，以王还第。

冬十月丁巳，太保孙腾、大司马高隆之各为括户大使，凡获逃户六十余万。十有一月，西河地陷，有火出。甲申，以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，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。齐文襄王如晋阳。庚子，车驾有事于圜丘。辛丑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壬寅，齐文襄王从献武王讨山胡，破之，俘获一万余户，分配诸州。是岁，吐谷浑、高丽、蠕蠕、勿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，遣兼散骑常侍李奖使于萧衍。丁未，齐献武王请于并州置晋阳宫，以处配没之口。二月庚申，吐谷浑国奉其从妹以备后庭，纳为容华嫔。夏五月甲辰，大赦天下。

秋七月庚子，萧衍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，遣中书舍人尉瑾使于萧衍。乙未，齐献武王请邙山之俘，释其桎梏，配以人间寡妇。十有二月，以司空侯景为司徒，以中书令韩轨为司空。戊子，以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。是岁，高丽、吐谷浑、蠕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四年夏五月壬寅，萧衍遣使朝贡。六月庚子，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行台，应机讨防。

秋七月壬寅，遣兼散骑常侍元廓使于萧衍。八月，移洛阳汉魏《石经》于鄴。齐献武王自鄴帅众西伐，文襄王会于晋州。九月，围玉壁以挑之，宝炬、黑獭不敢应。冬十有一月，齐献武王有疾，班师。文襄王如晋阳。是岁，室韦、勿吉、地豆于、高丽、蠕蠕国，并遣使朝贡。

五年春正月丙午，齐献武王薨于晋阳，秘不发丧。辛亥，司徒侯景反，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。景入据颍城，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暴显等。遣司空韩轨，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贺拔胜、可朱浑道元，左卫将军刘丰等帅众讨之。景乃遣使降于宝炬，请师救援。宝炬遣其将李景和、王思政帅骑赴之。思政等入据颍川，景乃出走豫州。乙丑，萧衍遣使朝贡。二月，侯景复背宝炬，归于萧衍。衍署景河南大将军，承制。

夏四月壬申，大将军齐文襄王来朝。甲午，遣兼散骑常侍李纬使于萧衍。五月丁酉朔，大赦天下。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、襄城王旭为太尉。甲辰，以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，领中书监，余如故，询以政事。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庾于为太师，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，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，以司空韩轨为司徒，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，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，以除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斌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大司马尉景薨。六月，司徒韩轨、司空可朱浑道元等自颍州班师。乙酉，帝为齐献武王举哀于东堂，服缙纆。诏尚书右仆射、高阳王斌兼大鸿胪卿，赴晋阳监护丧事；太尉、襄城王旭兼尚书令，奉诏宣慰。

秋七月戊戌，诏赠王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绂，辇辂车、黄屋、左纛、前后羽葆、鼓吹、轻车介士，兼备九锡之礼，谥曰献武王。以齐文襄王为使持节、

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勃海王。壬寅，诏王摄理军国，遣中使敦谕。八月，齐文襄王入朝，固辞丞相，诏复授大将军，余如故。甲申，葬齐献武王于鄴城西北，车驾祖于漳滨。九月，齐文襄王还晋阳。辛酉，萧衍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帅众寇徐州，堰泗水于寒山，灌彭城，以应侯景。

冬十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，与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高岳，潘相乐讨渊明。十有一月，大破之，擒渊明及其二子瑀、道，将帅二百余人，俘斩五万级，冻乏赴水死者不可胜数。十有二月乙亥，萧渊明至阙，帝御阖闾门让而宥之。岳等回师讨侯景。是岁，高丽、勿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六年春正月己亥，大都督高岳等于涡阳大破侯景，俘斩五万余人，其余溺死于涡水，水为之不流。景走淮南。己未，齐文襄王来朝，请以寒山获士赐百官及督将等，各有差。二月己卯，萧衍遣使款阙乞和，并修书吊齐文襄王。文襄王还晋阳。三月癸巳，以太尉、襄城王旭为大司马，以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。辛亥，以冬春亢旱，赦罪人各有差。

夏四月甲子，吏部令史张永和、青州人崔阔等伪假人官，事觉，纠检，首者六万余人。秋八月甲戌，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大行台，与太尉高岳、司徒韩轨、大都督刘丰等讨王思政于颍川，引洧水灌其城。九月乙酉，萧衍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戊申，侯景济江，推萧衍弟子临贺王正德为主，以攻建业。是岁，高丽、室韦、蠕蠕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正月戊辰，萧衍弟子北徐州刺史、封山侯萧正表以钟离内属，封兰陵郡开国公、吴郡王。三月丁卯，侯景克建业，还以萧衍为主。衍弟子北兖州刺史、定襄侯萧祗，相谭侯萧退来降。衍江北郡国皆内属。

夏四月，大行台慕容绍宗、大都督刘丰遇暴风，溺水死。甲辰，诏以齐文襄王为相国、齐王，绿綬绶，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食冀州之勃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，瀛州之河间五郡，邑十五万户，余如故。王固让。是月，侯景杀萧衍，立子纲为主。五月，齐文襄王师众自鄴赴颍川。六月丙申，克颍州，擒宝炬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东道大行台、太原郡开国公王思政，颍州刺史皇甫僧显等，及战士万余人，男女数万口。齐文襄王遂如洛州。

秋七月，齐文襄王至自南讨，请宥思政之罪。八月辛卯，诏立皇子长仁为皇太子。齐文襄王薨于第，秘不发丧。癸巳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并加二级。甲午，齐王如晋阳。

冬十月癸未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咸阳王坦为太傅。甲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。十有二月甲辰，吴郡王萧正表薨。己酉，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。是岁，蠕蠕、地豆于、室韦、高丽、吐谷浑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八年春正月辛酉，帝为齐文襄王举哀于东堂。丁卯，诏赠齐文襄王假黄钺、使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玺绶，辎辘车、黄屋、左纛、前后部羽葆、鼓吹、轻车介士，备九锡之礼，谥曰文襄王。戊辰，诏齐王为使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甲戌，地豆于、契丹国并遣使朝贡。二月甲申，葬齐文襄王，车驾祖于漳滨。庚寅，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。三月庚申，进齐郡王爵为齐王。

夏四月乙巳，蠕蠕遣使朝贡。五月甲寅，诏齐王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冀州之勃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，瀛州之河间、高阳、章武，定州之中山、常山、博陵十郡，二十万户，备九锡之礼；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，王妃为王后。丙辰，诏归帝位于

齐国，即日逊于别宫。

齐天保元年五月己未，封帝为中山王，邑一万户；上书不称臣，答不称诏，载天子旌旗，行魏正朔，乘五时副车；封王诸子为县公，邑各一千户；奉绢三万匹，钱一千万，粟二万石，奴婢三百人，水碾一具，田百顷，园一所；于中山国立魏宗庙。二年十二月己酉，中山王殂，时年二十八。三年二月，奉谥曰孝静皇帝，葬于漳西山岗。其后发之，陵崩，死者六十人。

帝好文学，美容仪。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，射无不中。嘉辰宴会，多命郡臣赋诗，从容沉雅，有孝文风。齐文襄王嗣事，甚忌焉，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，令监察动静，小大皆令季舒知。文襄与季舒书曰：“痴人复何似？痴势小差未？”帝尝与猎于鄴东，驰逐如飞。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：“天子莫走马，大将军怒。”文襄尝侍饮，大举觞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帝不悦，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活！”文襄怒曰：“朕！朕！狗脚朕！”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，奋衣而出。明日，文襄使季舒劳帝，帝亦谢焉。赐绢，季舒未敢受，以启文襄，文襄使取一段。帝束百匹以与之，曰：“亦一段耳！”帝不堪忧辱，咏谢灵运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”常侍侍讲荀济知帝意，乃与华山王大器、元瑾密谋，于宫内为山，而作地道向北城。至千秋门，门者觉地下响动，以告文襄。文襄勒兵入宫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邪！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邪！”将杀诸妃嫔。帝正色曰：“王自欲反，何关于我？我尚不惜身，何况妃嫔！”文襄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于是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幽帝于含章堂，大器、瑾等皆见烹于市。及将禅位于文宣，襄城王旭及司徒潘相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琛等求入奏事。帝在昭阳殿见之。旭曰：“五行递运，有始

有终。齐王圣德钦明，万姓归仰。臣等昧死闻奏，愿陛下则尧禅舜。”帝便敛容答曰：“此事推挹已久，谨当逊避。”又云：“若尔，须作诏书。”侍郎崔劭、裴让之奏云：“诏已作讫。即付杨愔，进于帝，凡十条。书讫，帝曰：“将安朕何所？复若为而去？”杨愔对曰：“在北城别有馆宇，还备法驾，依常仗卫而去。”帝乃下御座，步就东廊，口咏范蔚宗《后汉书赞》云：“献生不辰，身播国屯。终我四百，永作虞宾。”所司奏请发，帝曰：“古人念遗簪弊履，欲与六宫别，可乎？”高隆之曰：“今天下犹陛下之天下，况在后宫。”乃与夫人妃嫔已下诀，莫不欷歔掩涕。嫔赵国李氏诵陈思王诗云：“王其爱玉体，俱享黄发期。”皇后已下皆哭。直长赵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上阁。帝上车，德超上车持帝。帝肘之曰：“朕畏天顺人，授位相国，何物奴，敢逼人！”赵德尚不下。及出云龙门，王公百僚衣冠拜辞。帝曰：“今日不减常道乡公、汉献帝。众皆悲怆，高隆之泣洒。遂入北城下司马子如南宅。及文宣行幸，常以帝自随。帝后封太原公主，常为帝尝食以护视焉。竟遇酖而崩。